

青城十九俠

墨珠樓主著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集四

天津勵力出版社發行

◀ 俠 九 十 城 青 ▶

— 次 目 集 四 第 —

青 城 十 九 俠 第 四 集 目 次

第 一 回

瘴雨蠻烟雙侶無心遭惡壘
紅桃綠柳一行有命遇神醫

第 二 回

產神嬰古洞誅惡蟒
警異獸絕壁採朱蘭

第 三 回

續命無方二仙憐孝子
返魂有術九載待靈芝

第 四 回

入古穴遇怪墨蜂坪
悟前因洩機青竹簡

第 五 回

兩探妖窟雷雨竄荒山
載訪仙娃願言申宿契

第 六 回

銀燕盤空幽壑森森逢禁侶
鐵鏈曳地清琴冷冷喜知音

青城十九俠 第四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瘴雨蠻煙雙侶無心遭惡壘

紅桃綠柳一行有命遇神醫

南綺如不用火窮追。原可無事。一則不知谷中究竟。二則恨他入骨。見火雲中。三娥忽化一道黑烟。往地下鑽去。如他衝不出火層。想用地行遁法脫生。罵一聲不知死的賤婢。還待逃向那裏。將手一指。那團火雲。得縫便入。也跟着三娥的黑影。往地下鑽去。還算南綺。雖然追敵情切。在這危機一髮之際。仍然兩方兼顧。一面指火去燒三娥。一面早飛向元兒被困之所。也想不出什麼破法。先用飛劍去破那包圍元兒的五色氛層。却衝不進去。一着急。想起適才敵人放出來的黑烟。一遇火。便化成淡烟消散。何不試他一試。便將手一指。前面將追敵的火雲。分出一股。飛向五色氛層之中。果然見效。火一到。便聞見一股奇腥之氣。嘶的一聲。燃燒起來。接着一道光華閃過。元兒連人帶劍。飛將出來。二人見面。驚喜交集。還未說話。南綺因三娥已是萬無生理。適才下來時。還見有一個敵人的同黨。不知躲向何處。斬草須要除根。這般淫孽。留他則甚。正在四下觀望。忽聽地底隆隆之聲。

四起。四外山巖地面。都似有點搖動。元兒道。南姊這地要震了。莫又是那鬼了頭。鬧什玄虛吧。南綺側耳。微一靜聽。這時地下轟隆之聲越大。這才想起所放真火。有許多顧忌。不宜在峽谷深處發放。如將地火勾動。一發不可收拾。不由大吃一驚。再環顧四外形勢。忙喊元弟快先逃上去。待我來收那火。元兒剛在張皇欲起。南綺已聽出地下有了炸音。喊聲不好。忙把葫蘆口朝下。手摺收訣準備將火收回。誰知這峽谷底下。本是千萬年前。一座火山的出口。地下潛蓄的火勢。甚是強烈。那葫蘆中的太陽真火。並非南綺親手煉成。祇不過承着先人傳授。尋常用來。尙是能發能收。這次追敵心切。深入地底。敵人雖難免死。可是那太陽真火。已將地火勾動。連成一片。本在地下磅礴排盪。就要噴擁而出。如果見機。即時遁走。發還稍緩。偏又不捨丟棄。這一收不大緊。一股火雲。剛從地面上升起。還未出淨。緊接着紅雲後面。又夾着一股青烟。粗約數尺。冒將起來。南綺一見那烟。益發知道不妙。忙駕遁光。往上飛起。往巖窗上面穿去。就在這瞬息之間。身剛飛近巖窗。還未出口。猛聽轟隆聲中。震天價一聲巨響。同時砰訇叭噠之聲。相次大作。山鳴谷嘯。震耳欲聾。昏眩中。剛覺着身上奇熱。手上似被什麼東西扯住。連身下墜。猛的虎口一痛。手中葫蘆。再也把握不住。直往下面墜去。這才

身子一輕，急不暇擇，往上飛去，身剛出口，那座巖窗四圍的危巖，已自震塌下來，且喜元兒在先，聞警早已逃出，在空中相候，低頭一看，下面巖石紛紛崩炸，陷成許多穴口，數十股烈焰，大小不一，從穴中騰騰勃勃，冲霄直上，山石爆裂之音，響成一片，山石經着烈火，都被燒成溶液，往低處滾流下去，頃刻之間，數十個大穴，經強烈火勢震燒之後，紛紛坍塌爆裂之後，漸漸由多而少，聚集到了一處，化成一股粗約數十丈，高齊天半的冲天火柱，滿天空都是紅雲彌漫，黑烟飛揚，火勢越發強大，地底更轟隆不休，全山都有震動之勢，猛想起大人阿莽兄妹，倘在蛇王廟中，倘若地震延蔓，如何是好，再加火勢太大，二人雖駕遁光，飛身空中，往下尋視，離火早遠在十里之外，已覺灼體炙膚，奇熱難耐，明知憑自己能力，無法消滅，錯已鑄成，悔之無及，祇得回轉，彼此一打招呼，便往蛇王廟飛去，行至中途，南綺偶然回望，彌天紅焰中，似見有兩三道黃光從斜刺裏，往惡鬼峽火地裏飛去，因為忙着回廟去，救護阿莽兄妹，那黃光轉眼沒入火雲之中，也未來及喊元兒去看，卽至快要到達蛇王廟，相隔不過二十來里，眼看下面，近山田處，似在波動，知是地震，越發耽心，忙催劍光前進，忽聽頭上，隱隱有破空之聲，抬頭一看，一道青光，其長經天，高出二人頭上，約於數十百丈，帶着彗星

般的芒尾。星飛電駛。正從空中橫越過去。甚是迅速。二人俱以爲是本山隱居的異人。因爲火山炸裂。存不住身。不是趕去救援。便是覓地遷居。一路尋思。不覺到達廟前。果然地已有些震動。飛身後殿一看。石榻依然。那裏還有阿莽兄妹踪跡。心中驚訝。四外細尋。並無絲毫可疑之兆。大鐵鍋中。還煮着大半鍋米飯。蒸有醃臘。殿中絲毫不現零亂痕跡。連適才阿莽的便溺。都收拾乾淨。先以爲是勝男。見火起地震。恐怕波及。扶了阿莽。覓地藏躲。他兄妹對自己感恩依戀。又會答應阿莽。未愈以前。決不他去。看那灶火猶溫。分明離此不久。斷定他必要回來。四處飛身尋找不見。祇得回到殿中。石榻上坐定等候。二人互談經過。才知元兒。果是把阿莽之言。記在心裏。因南綺心愛那玉。想去尋見那怪叟。問個究竟。誰知照阿莽所說的方向路徑。並未尋到。正要改道尋覓。忽見遠遠飛來一道粉紅色的光華。直向身側里許的山坳之中落下。一時動了好奇之想。飛身過去一看。粉紅光華。已是不見。細看山坳裏。還隱着一條交縫。藤蔓整糾。從空隙裏望下去。綠森森望不到底。正暗忖這兩面危巖。上仄下寬。中通一線。頗與阿莽所說。谷徑相似。莫非下面。便是怪叟所居不成。正在遲徊欲下。鼻端中聞見一股異香吹來。接着便聽身後有人。嗤的笑了一聲。回頭一看。面前站定一個女子。

容色甚是妖豔媚眼流波。含笑說道。這裏慣出豺狼虎豹。毒蛇怪蟒。你一個小人。年紀青青的。跑到這裏來作甚麼。元兒見那女子。神情舉止。蕩逸飛揚。穿着又那般華麗。估量不是個好人家女子。便正色答道。我在此閒遊。關你何事。快些住嘴。免得自討無趣。那女子聞言。微嗔道。我好心好意問你。你却出口傷人。什麼叫不關我事。我名胡三娥。這底下惡鬼峽。便是我家。你賊頭賊腦。在此窺探。意欲何為。說完。抿口微笑。似喜還嗔的。又遞了一個媚眼。元兒見歷本淺。先並未想到別的。及聞女子。道出惡鬼峽三字。不由心中一動。暗想下面如此險巖陰森。好人怎會居住在此。這女子形跡詭異。說不定便是山精狐鬼一派。豈可輕易放過。想到這裏。猛喝道。你到底是什麼妖邪。快快說出實話。饒你不死。否則小爺飛劍。定要取你狗命了。三娥勃然大怒道。瞎眼小賊。你姑娘見你。長得伶俐。才和你說話。竟敢放肆。口出不遜。快快跪下。隨我一同下去。有你好處。不然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說罷。手一揚。便有一道黃光。隨手飛起。直取元兒。元兒疑心一動。早有防備。一見女子劍光飛來。也將鑄雪聚螢雙劍。先後放出手去。這兩口仙劍。三娥如何能敵得住。才一交接。便覺不支。轉瞬之間。黃光被元兒一青一白兩道光華繞住。祇一絞。便成粉碎。化成萬點黃星。映着日光。紛紛墜落如雨。三娥先

元兒飛劍利害。忙往回撒。已是不能。便知不妙。打了退身誘敵之策。黃光剛一絞碎。早慌不迭的。化成粉紅色光華。直往峽谷底下遁去。元兒初生犢子不怕虎。見三娥逃走。以爲伎倆已窮。既看出是妖邪一流。如何肯捨。便緊跟時追蹤下去。三娥見他追來。心中大喜。他那種遁法。本極迅速。却故意使元兒可望而不可及。以便引他入阱。元兒追了一陣。見前面粉紅光華。飛至盡頭。忽然不見。到了一看。危巖四合。僅有一個畝許大小的巖罅。度下比起上面峽谷。還要深廣得多。知是妖邪的巢穴。略一端詳。便飛身而下。見到處都是繁花異卉。水不清華。景物甚是幽麗。正在四處尋覓妖踪。忽聽前面花林中。有男女笑語之聲。飛進林中一看。適才所見妖女。業已換了裝束。週身衣履。全行卸盡。身上祇裹着一領薄如蟬翼的粉紅紗片。坐在花叢中。一塊平整圓滑的大石上面。一個赤身精壯男子。正捧他一隻脚。在那裏捏弄。粉灣雪股。柔乳豐肌。宛然如現。再觀着石旁的落英繽紛。花光人面。相映生輝。嬌滴滴越顯妖豔。見元兒飛進林來。絲毫也沒做理會。笑嘻嘻的。對那少男說道。我說的難兒。便是他。你看好麼。元兒少不更事。見了這般形狀。一些也沒有戒備。大喝一聲。便將劍光飛出手去。眼看飛到。三娥忽從石上縱起。週身仍是粉紅光華圍繞。往花林深處進走。元兒不知是

誘敵之計。祇管追逐不捨。轉眼功夫。追到一片櫻花林內。正行之間。三娥猛回轉身。朝着元兒一指。立時便有數千百道彩絲。從那櫻林上面。飛將起來。將元兒渾身罩住。元兒忙揮飛劍去斬時。竟斬不斷。時聞一股異香透鼻。便覺心迷意蕩。知道中了埋伏。情勢危急。祇得運用玄功。將身劍合而爲一身。雖護住。未被彩絲纏繞。可是四面俱被絲彩。密密層層包圍。用盡心力。休想衝突得出。耳聽敵人不住口勸他降順。末後又喚來兩個壯男。做出許多淫蕩之態。元兒祇管按定心神。勉力支持。不去理睬。過了好一會。惹得三娥性起。正要運用邪法。將彩絲收聚。取元兒性命。恰值南綺尋來。方得脫險。談了一陣。南綺埋怨元兒道。我那太陽真火葫蘆。當年母親費了多少心力。才得煉成。今日爲尋你。才遇見那妖婢。勾動地底真火。將他毀去。自從奉命下山。寸功未立。反闖了這樣大禍。不知要傷害多少生靈。都是你亂跑。才惹出來的亂子。元兒正要答言。猛一眼望到窗格外。蒼宇澄鮮。星稀月朗。風景如畫。僅遙天空際。有一兩朵雲。暗霞微映。迥不似先前火雲亂飛。滿天都赤神氣。不禁嘆了一聲。南綺便問何事驚訝。元兒道。你看這天。先時那般烏烟瘴氣。如今却這樣皎潔。地也不震了。莫非火熄了罷。南綺聞言。也覺奇怪。暗忖惡鬼峽谷底。明明是一個地火的窟穴。不發動則已。這

一發動。又有太陽真火。助他威勢。正不知何年何月。那火才得宣洩完盡。怎熄得這般快法。當下同了元兒。走出殿外。飛身上空。往適才來路上一看。惡鬼峽火山方面。休說不見烈焰飛揚。連一點火星俱無。如非月光底下。速望過去。還看得出。適才崩陷的火穴。和震倒燒殘的山巖林木時。幾疑適才火發地震。是在夢中。越想越覺那火熄得古怪。依了元兒。便要前去看。南綺因回廟時節。中途會見兩三道黃光。往惡鬼峽飛去。隨後又有一道極長的青光。當頂飛逝。這兩起事兒。如與火熄有關。那人既有滅火之能。本領必出己上。看路數。又非一家。如是妖人一黨。豈非送入虎口。又惦記着阿莽兄妹回來。止住元兒。不可輕往。這一夜二人祇顧閒談等人。竟會忘了谷中怪叟之託。直到天明。二人連番在廟前廟後。週圍數十里。把隱僻之所。全都搜遍。始終沒見阿莽兄妹影子。漸漸絕望。互一商議。阿莽吃了許多靈丹。性命業已保住。日久自會痊愈。現在並沒發覺他兄妹被害痕跡。如是另有藏處。地震止後。必要回廟探看。一夜不歸。說不定被別的能人救走。也未可知。且喜火山已熄。禍變不致越鬧越大。自己前途有事。留此無益。決計先行啓程。異日如有機緣。再行繞道來此一探。主意打定。二人略進飲食。準備起身。這此晴日麗空。水田平蕪。風景依然如昨。人已不知何往。元

兒還不怎樣。南綺却想起勝男。天性純厚。對於自己。更是感恩依戀。大有相從之意。不料一日夜功夫。遭此鉅變。存亡莫卜。好生惋惜。祇管懸念不置。并未想起別的。行時也沒和元兒說話。便即飛行前進。直到飛出山境。將近有人烟之處。才行落下。仍用步行。往前面鄉村之中走去。尋人一間。乃黔蜀交界。一個極隱僻的所在。地名叫做榴花砦。居民多半熟苗。漢人甚少。砦在山麓之半。一面臨着大江。風景甚是雄秀。雖是個不知名的小地方。因為泉甘土肥。到處鷄犬桑麻。看上去頗有富饒之象。二人覺着沒事可做。打算少待卽行。略問了問前往貴陽省城的途徑。見沿途野景甚好。便在江邊擇了一家乾淨茶棚落坐。隨意要了兩碗酒。一碗炒豆渣。一碟臘肉。一碟椒麻豆。對着前面大江。且說且飲。南綺嫌那酒味太濃。又滴了些萬花涼露在內。飲食了一陣。元兒總覺這次下山。是奉命積修外功。理應扶弱鋤強。多行善舉才是。雖和南綺飲酒談笑。却不住留神四外觀查。巴不得有什麼不平之事發生。好上前下手。那江邊茶棚。共有四五家。俱是江邊居住人家的副業。帶買酒和熟菜。每家都有一些茶客。祇二人飲酒這家。沒有一個客人。雖是鄉村野舖。地方却極清潔。不但白木几桌上。沒有絲毫油膩污穢。棚中石地。都似洗過一般。淨無纖塵。棚內祇有一個垂髫幼女。相貌醜到

無以復加。往來執役到甚勤謹。衣着也是舊而整潔。有時添酒。便往屋中去取。始終不見一個大人出來。二人除覺出這裏人民愛乾淨外。並未在意。元兒偶一眼。望到隔鄰茶棚內。那些本地茶座。都朝自己這面指點談說。一見元兒側臉去看。便即止住。神態頗為可疑。還以為自己和南綺。雖換了鄉間裝束。到底乍到眼生。語言行動。總有不類。難免有遭人談說之處。也未理睬。正當這時。忽聽南綺說道。你祇管呆看些什麼。還不早些吃喝完了走路。元兒聞言。便回過臉來。猛一眼。又看到茶棚外。江邊半截斷石欄上。坐定一個老頭。身旁放着一個三尺來長。二尺來高的雜貨箱子。正在朝着自己呆看。頗似走苗寨的漢客。忽然心裏一動。正想喚他進來。同喝一杯。那賣茶的垂髫醜女。已飛也似跑將出去罵道。你這老不死的東西。去年坐在我家門前歇汗。我姊姊見你年老。喇給你一碗茶吃。你却賣弄玄虛。將我們的人引走。一去不來。害得我姊姊。常時想起就哭。後來才知道是你老鬼做的濫事。依我性子。怕不把你打死。才稱心喜。你却一口賴了不認帳。又說祇要我姊姊心堅。那人自會回來。姊姊見你漏出口風。可憐他那麼性情高的人。竟跪下來求你。也不知你亂說些什麼。從此我姊姊氣得連門都不出一步。今天好容易來了一個客。你又鬧見鬼一樣。到我家門口裝瘋。

快些給我滾開便罷。如若不走。我便把你丟在江裏去。那老頭聞言。並不動怒。於笑嘻嘻的說道。二姑娘。你莫生氣。我歇一歇。自會走的。醜女還要怒罵。元兒已走了出來。止住他道。你小小年紀。怎麼欺侮老人。快休如此說罷。又朝那老頭道。老人家。想是走得累了。莫與年青人嘔氣。隨我到茶棚裏去。吃兩杯酒。解解乏吧。醜女一聽元兒要邀他爲入座之賓。不禁慌道。客人萬要不得。這老鬼。專破人事。便是你給錢。我們也不賣給他的。元兒見那老頭。生得慈眉善目。又是漢人。醜女之言。決不可靠。便發話道。你做的是賣茶酒生意。祇給你錢。管我請誰飲食。我也不與你計較。你不賣。我們向別家吃去。說時。南綺見兩下爭執。也走了出來。元兒一面說。早從懷中。取了兩許散碎銀子。交與醜女。醜女不接道。要走。祇管走。看你到得了家才怪。誰還希罕你的錢。元兒祇當氣話。也不理他。將銀子扔在地上。便去提老頭的貨箱。老頭先本打算道謝攔阻。及見兩下口角。事已鬧僵。略一低頭。尋思。也不作客氣。跟了元兒便走。走到隔鄰那家茶棚門首。元兒南綺。便揖客入內。老頭剛說了句。前邊有好地方。莫在這裏。言還未了。茶棚主人。早跑出來。攔道。你們上別處去。我們這裏。不賣給你。一面攔住元兒。一面却朝着老頭行禮。悄悄說了聲。四么公夜裏小心些。神氣非常古怪。元兒南綺。見

茶棚主人既與老頭相熟。見面又那等恭敬親熱。爲何不讓人進去。想張口動問。見老頭連使眼色。祇得賭氣前走。到第三家茶棚。未及上前。老頭已搶上一步。說他這裏也不賣外人。我們別處吃去。果然話剛說完。棚主是一個半老婦人。已跑了出來。先朝老頭行禮。口裏直說。公真體恤人。過天我給你老人家賠禮去。南綺見兩家茶棚阻客情形。已看出是適才和醜女拌嘴的原故。暗忖這裏的人。到真愛羣惱了一個。衆人都不理你。不過兩家棚主。既那等熟識親密。爲何也不接待。臉上又帶着憂愁之色。其中必有原故。不由動了好奇之想。元兒先本打算少待一會即走。經這一來。一則已說出請那老頭一頓。又漸漸覺出別家不納。是怕得罪那醜女。再想起適才衆人交頭接耳。和醜女行時詞色。諸多可疑。也想問個水落石出。走到第末一家。也和前兩家一般神氣。幾次想問。俱被老頭攔住。當下由老頭指路。往山環中走去。元兒細看那老頭。年紀有六七十歲的人。脚底下却甚輕健。又見當地的人見了他。俱都紛紛行禮。知道不是常人。暗忖打他身上。也許問出點事來。便息了起身之想。跟着走有十來里路。漸漸斷了人烟。到處都是深林密菁。路更難走。忍不住正想問時。老頭已引了二人。從深林中穿出。林外是一片廣約數十頃的湖蕩。湖當中有一個三五畝方圓的。

沙洲瀾水漣漪。因風浴浴。清澈可以見。那沙洲孤峙湖心。其平如砥。上面種着許多樹木花果。一片濃陰翠幕中。隱現着一所竹籬茅舍。幽靜中另有一種麗清之趣。令人見了。塵慮都蠲。元兒剛對南綺說。你看苗山裏。竟有這般好所在。真想不到。一言未了。業已行進湖邊。那老頭忽然噉口一聲長嘯。聲音並不洪大。却是又亮又長。頗爲悅耳。嘯聲甫住。便看洲上綠陰中。飛起一大羣白鳥。雪羽翻翻。綽綽是翔。約有三五百個。一會功夫。飛到老頭面前。老頭便伸手去接。有的翔集老頭的兩肩。有的落在老頭的手上。不住飛鳴歡翔。音聲清脆。與老頭嘯聲相似。那鳥與鷹差不多大小。都生就雪也似白的毛羽。紅眼碧眼。鐵爪鋼喙。神駿非常。元兒南綺。互相贊有趣。忽又聽遠遠傳來打槳之聲。抬頭往前面一看。洲旁濱水的一片疎林產石後面。一個赤着半身的小孩。駕着一隻扁舟。手持雙槳。正往岸前駛來。二人目力原異尋常。見那小孩。年紀雖輕。身上毛茸茸。長得那般怪眉怪目。身手却是矯捷非常。兩條臂膀。揮槳如飛。一起一落之間。那小舟便像箭射一般。瀉出老遠。轉眼擺岸。跳將上來。向老頭叫了聲外公。老頭忙指元兒和南綺道。這兩位尊客。俱是好人。快上前見過。那小孩朝二人看了看。拱了拱手。侍立在旁。不發一言。二人見那小孩。周身黃毛。凹鼻突眼。又瘦又乾。甚是

醜陋。那兩片漿。却是鐵的。看去少說也有百十斤重。方向他言語。老頭道。前面小洲。便是寒舍。此子乃老漢外孫。幼遭孤露。與老漢在此販賣些零星藥物。相依爲命。不想今日一時多事。在聶家門前小憩。惹出這場是非。憑着老漢目力。知道二位不是常人。一則想請二位到此。盤桓一二日。就便查看重毒也未。二則略貢芻蕘。以爲預防之計。想不致推辭的了。元兒方要答言。老頭已揖客登舟。元兒南綺。見了這等好所在。本打算一遊。再一聽老頭之言。越知內中有了文章。互相點頭示意。便相隨登舟。那木箱已由小孩接了過去。放在船頭。拿起雙漿。便要往前行去。南綺見那小孩。屢拿眼看元兒。好似意存藐視。一時興起。便笑道。這沉重的鐵漿。你划來划去。不嫌累嗎。我幫你一下好麼。那小孩開言。看了南綺一眼。也不作聲。把鐵漿往船頭上一放。逕自站起。老頭早看出小孩。有些看不起來人文弱。正要呵斥。南綺已笑道。我却用不慣這破銅爛鐵呢。說罷。將身朝着船尾。一口氣噴將出去。然後默運玄功。將手一招。立時便有一股極強勁的風。向船尾吹來。那船不搖自動。衝波前進。疾如奔馬。祇聽船頭汨汨打浪之聲。不消頃刻。便到了沙洲前面。那些隨舟飛翔的白鳥。反到落後。那老頭原本精於風鑑。因爲幼年。也是個成了名的武師。起初見二人。小小年紀。漫遊苗疆。雖然

改了鄉農子弟裝束。氣宇終非凡品。再一細看二人舉止。不但丰神超秀。英姿颯爽。是生平從未見過的骨相。而且二人的那雙眼睛。俱是寒光炯炯。芒彩射人。祇以爲二人受過高人傳授。內外武功。俱臻極頂。恐怕二人中了聶氏姊妹的道兒。又因以前有過嫌隙。自己雖有本地兩個有力量的苗。曾相助。畢竟聶氏姊妹。也非易與。還是不宜把仇結得太深。當時不便進去。正想主意警告元兒已走了出來。同時他心事也被那醜女看出。一不做。二不休。便把二人帶了回來。察明受害與否。再行看事行事。此時心中雖然贊羨。仍未免以識途老馬自命。一任元兒代他提着木箱。連客套話都沒一句。及見南綺呼風吹舟。才知來人。乃是劍仙一流。自己還是看走了眼。好生內愧不已。又不便改倨爲恭。祇得倚老賣老到底。見他外孫失聲驚詫。忙用眼色止住。仍如無覺。到是元兒南綺。俱都敬老憐貧。南綺更是一時高興。逗小孩玩。并非意在炫露。又看出老頭是個隱士高人。始終神色謙敬。老頭心才略安。登岸不遠。穿過兩行垂柳。便是老頭居處。竹舍三間。環以短籬。籬外柳陰中。闢地畝許。一半種花。一半種菜。環着竹舍。俱是古柳高槐。石榴桃李紅杏之類。雜花生樹。紅紫相間。一片綠陰翠幕中。點綴着數百隻雪羽靈禽。飛鳴跳擲。愈覺娛耳賞心。樂事無窮。再進屋一看。三間兩明一

暗。紙窗木几。淨無纖塵。茗棋琴書。位置整然。當壁一個大石榻。略陳枕席。另外還有一個藥灶。大才徑尺。可是灶上那口熬藥的鍋。却大出好幾倍。大家落坐之後。老頭首先要元兒伸出手去。讓他診脈。又看了看元兒的舌頭。末了對南綺。也是如此。當時問他。却又不說。祇管凝神注視。約有頓飯光景。忽把眉頭一皺。說道。二位三兩天內。如果走出此峇。性命休矣。二人聞言。不由大吃一驚。

第二回 產神嬰古洞誅惡蟒 警異獸絕壁採朱蘭

元兒南綺聽老頭說。他二人如離榴花峇境。性命難保。驚問何故。老頭道。這裏苗人。祇有會毒兩姓。會姓族人最多。老漢曾經救過他們會長會河的性命。加上老漢以醫藥雜貨爲業。俱合他們的用處。連沙洲前這點小產業。也是衆苗人合力送贈的。本來極爲相安。那毒家族衆。雖然極少。却很有幾個利害的人物。并且都是女子。最利害的。便是適才茶棚中醜女的兩個姊妹。一名杏仙。一名榴仙。不但武藝出衆。而且邪術驚人。這裏人大半養着一種惡毒。專害路過漢客。杏仙姊妹。又是神月山沒羅峒。天靈仙娘的義女。他那毒放出來。又勝過別人十倍。起初對於老漢。無恩無怨。見了

面也和衆人一樣行禮。叫我一聲公公。祇爲前年這地方來了一個漢客。乃先明忠臣從福王在廣西殉節。瞿式耜的幼子瞿商。因避網羅。逃隱苗疆。也和老漢一樣。以販賣雜貨爲生。與老漢在石阡縣城內。曾有一面之緣。這日來此採辦藥材。歇脚在聶氏姊妹茶棚之內。他久走苗疆。原也看得出。凡是門庭潔整。沒有絲毫塵土的人家。主人一定養有惡蠱。也是他一時少年氣盛。仗着自己武藝高強。又學會許多破解之法。見茶棚中裏兩個女子。公然與過客挑戲。在茶棚上。斜插着兩股對尖銀釵。便走進去討茶吃。不料聶家姊妹。所放的蠱。受過天蠶娘傳授。非比尋常。所以別人養蠱。俱都掩掩藏藏。惟獨他們。不但毫無隱諱。而且棚插銀釵。耳戴藤環。便是蠱王的標記。休說久走苗疆的人。一望而知。便是本地苗民。也不敢走進去一步。這等狂傲。本地苗民。也個個恨他。祇是怕他如虎。奈何他不得罷了。可是玉花姊妹雖然養着許多惡蠱。學會許多邪法。却是情有可原。一則他們爲了父母雙亡。人單勢薄。自己眼又高。不願嫁與同類。有此便可防身。先則他的本心。祇爲擇婚。門口明擺着有蠱王的標記。卽有上門的人。也是願者上鈞。並不勉強。再若是來人不中他的意。祇不將他惹翻。也從不輕易加害。因此算起來。受陷的人。并沒幾個。瞿商一進去。先就說了幾句行話。聶氏

姊妹。當他是明知故犯。愛慕自己的姿色本領。有爲而來。見他人既英武。相貌又好。當時便中了意。益發殷勤款待。正打算探他口氣。姊妹當中。要那一個。誰知瞿商。本是去和他們開玩笑。並無室家之想。祇管得理不讓人。和他姊妹。一再取厭。玉花愛他最甚。還不怎樣作惱。榴花却早惹翻。不但飲食之中。給下了蠱。還用一種邪法禁治他。他如不歸順。定遭慘死。可笑瞿商。少不更事。仗着自己。帶有解藥。學會破法。以爲白賺了一陣皮。不會怎樣。吃完給了些酒茶錢。又說了幾句便宜話。才行揚長走去。這時除那個名叫叉兒的醜女。還在忍怒伺應外。玉花榴花。業已發怒。進了屋子。因爲後來瞿商的話。太刻毒。行時榴花已轉愛爲仇。惡氣難消。連起初想他歸順玉花之心。全都收起。準備他一離開砦子百里之外。便將禁法和惡蠱。一齊發動。使他發狂慘死。還算玉花情重。再三和妹子說好話。追到棚外。給了他一道符籙。說道。論你行爲。死不足惜。不過你究竟是漢人。不知我們苗人的忌諱。稍爲學了兩句三字經。便在人前賣弄。死了也真冤枉。這符和酒茶錢。你都拿去。一出榴花砦。你如過見凶險。可將此符燒了。和水吞下。急奔回來。還可活命。瞿商那知利害好歹。不但把那道保命神符扔在地下。還辱罵了幾句才走。我此時正在他棚外石欄上歇脚。他們這些事。早看在眼裏。不

過老漢深知苗人忌諱。不便進去招恨結怨。正等他出來。再背了聶氏姊妹。趕上前去。指點明路。一見瞿商出來時。背上現了蠱影。才知中毒太深。縱有解救能人。也是遠水不救近火。心中雖代他焦急。因為殺身之禍。由於他本人自取。難怪別人。既是無從爲力。何必去犯這渾水。徒樹強敵。於事無補。正打算避開他。省得見面招呼。忽又見玉花追出棚來。贈他靈符。方以爲他有了一線生機。他偏恃強任性。辱罵不要。氣得玉花。將脚一頓。撥轉身便走了回去。這時休說他的對頭敵人。便連老漢也恨他少年輕薄狂妄。無心再去救他。也是他命不該絕。那符被他扔在地下。玉花氣極回身。沒有去揀。被老漢拾起。知道那符可以脫難。終念他是忠臣之後。雖然一時無知。誤蹈危機。平時尙沒聽人說過他有什麼錯處。見天已黃昏。左近無人。便追上前去。將他喚住。說明利害。又給他指了徵驗。他歷試破法解藥。俱都無效。才着了慌。求我相助。我便問他。如要二女爲妻。事極容易。祇須將那神符火化。服了以後。掉頭便走。急速回去。跪在二女面前。再三苦求。說什麼。聽什麼。無不惟命是從。以後祇不肯叛他們。另行改娶。不但你身可以無恙。你便有時看他們不順心。再打他罵他。俱都非常恭順。不會反抗。傷你半根毫髮。他却執意不願屈膝醜女之前。除回去登門跪求外。別的如有生路。

皆可依充。否則寧死不辱。我見他頗有志節。便給他出了主意。引他去求一位異人。這人是竹龍山中一位隱居的漁父。名叫無名釣叟。我先祇知他專破惡蠱。醫道如神。會從他學過幾年醫。他對老漢。並不以師長自居。相待甚厚。極爲莫逆。並不知他尙會別的驚人本領。這時瞿商情勢。甚是危急。不但身背後。已隱現着惡蠱的影子。連頭上也隱隱蟠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金蠶。他自己往溪澗中一照。便看得清清楚楚。況且聶氏姊妹的邪法。又甚厲害。吞符之後。如往回路走。還可。若改道另往別處求救。不過當夜子時。百里之內。尙可苟延殘喘。否則簡直有些萬一之想。救人須要救澈。老漢已是捨命陪他前去。那竹龍山。離此恰有二百多里程途。他照老漢所說。先取了碗涼水。將符焚化。吞向腹內。立時隨了老漢起身。往竹龍山跑去。起初不見有什響動。剛走出百里之外。便聽身後呼風起。惡蠱怪叫之聲。吱吱大作。總算未交子時。腹中惡蠱。同所施禁法。還未發作。在這存亡頃刻之間。我二人嚇得連頭也不敢回。忘命一般。在前飛逃。脚步後面風聲和怪叫越來越近。天又昏黑。路更崎嶇。時辰也快到遠。活的望想越少。正逃之間。瞿商猛覺頭背。俱都被許多鋼爪抓住。心裏一害怕。脚底被石頭一絆。便即跌倒在地。已經過了限定的地界時候。性命呼吸之間。那再經這麼一

來。老漢跑在他前面。聞聲回視。料他必無生理。正待想法。先保住自己。日後再去爲他報仇。眼看千鈞危機。繫於一髮。忽然來了救星。也沒看出他怎生爬起。祇見幾條比火還紅的長線。比電還疾。射向我二人身後。便有兩條三尺多長。金碧光亂閃的金蠶惡蟲。彷彿吞鈞釣魚一般。吃那紅線勾起。直往紅線來路上飛去。接着一片紅光一閃。那無名鈞叟。已出現在我二人的面前。將瞿商扶了起來。我二人隨無名鈞叟。到了他的家中。問他怎會來得這般巧法。才知他不但醫道通神。還會法術。煉有三口飛劍。能取人首級。於百里之外。這日本也不知我們遭難之事。因爲新從都勻去看望一個故人之子。還在那裏耽擱了些日。也是我二人五行有救。不前不後。偏趕那一晚回來。不想無心中救了我們。那苗疆七十二種惡蟲中。以金蠶惡蟲最爲厲害。飛起來。帶着風雨之聲。有時養蠶人家。放他出來。在野外遇見。望過去。好似一串金星。甚是好。看。知道的人。須要趕緊禁聲藏躲。否則被他迎頭追來。腦子和雙眼。便被他吸了去。不過這東西。養的人。如非與人尋仇。和一年一度。惡蠶降生之日。須放他出來打野覓食外。愈是惡毒的蠶。愈不肯輕易放他出來。這晚無名鈞叟所擒的三條金蠶惡蟲。俱長有三尺外。通體金黃色。透明如晶。蠶頭百足。形如蜈蚣。胸前兩隻金鉗。鋒利已極。那

時我二人如被他抓上。焉有命在。事後想起。還是不寒而慄。老漢便勸他這樣害人的惡蠱。既擒到手。還不快揮飛劍。將他殺死。爲世除害。那無名釣叟。先是不置可否。等到問明結仇經過。才說聶氏姊妹爲人。他所深知。又是天蠶娘的義女。這事起因。原怪瞿商不好。不過他做得太狠毒些。一則異日有用天蠶娘之處。此時須留一點香火情面。二則苗疆少女。多煉惡蠱。本意多屬防身自衛。聶氏姊妹所煉之蠱。共是七條。俱用本人心血祭煉過。與身命相連。這三條金蠶。如果當時殺死。說不定便要了他姊妹二人性命。他們平日并未妄害無辜。未免太爲己甚。三則瞿商腹內。所中蠱毒已深。此非法力可解。縱有靈藥。不是一日半日。可以除根。如今他姊妹禁法一破。惡蠱遭擒。必已知道遇見。剋星。驚惶萬狀。如將惡蠱制死。他姊妹七個化身。才傷三個。內中祇有一人活着。祇心一狠。豁出性命報仇。仍可制瞿商的死命。樂得借此要挾。他知惡蠱未死。必不敢妄動取禍。且先把瞿商的性命保住。我纔可以運用靈藥。緩緩收功。方爲兩全等語。那瞿商禍變餘生。忽然福至心靈。謝完救命之恩。定要拜在無名釣叟門下爲徒。我初遇無名釣叟時。也會有拜師之想。他却執意不允。瞿商想是和他有緣。祇一說。便即答應。拜完師後。才把他真實姓名說出。他本名叫作邱揚。乃峨嵋派小一

聳劍仙神眼邱林的叔父。當時叔姪二人。一同出外。訪師學劍。先投在苗疆有名異派劍仙麻老僧門下。後來麻老僧兵解。邱林改投峨嵋。他因承襲着乃師衣鉢真傳。不忍改投他人。立誓要爲本門發揚光大。爲異派中人。放一異彩。偏偏所學。終是旁門。除他一人正派外。餘人乃是爲非作歹。沒有多年。許多同門。大都作了惡事。不是惡劫。便是伏辜。祇剩了他一個。枉自氣惱。也無用處。所以他從前每遇見好根器的子弟。總是給他指引明路。往別處投師。自己從不收徒。收瞿商的原因。乃是他自己近來鑒於這多年。潔身自好。內外功行。俱將圓滿。超劫出世之期將近。才想給師門。留一條根脈。選一個好的門人。將本門所有邪法異術。足以貽禍將來的一概收起。祇傳吐納功夫。本門的劍術和安身立命之學。以備承授自己衣鉢。瞿商雖然年紀已有二十五六。但是宿根深厚。人也義俠正直。又是忠臣之後。所以一見就看中了意。老漢自代他師徒喜歡。在竹龍山。住了三五日。便卽回家。以爲人不知鬼不覺。聶氏姊妹。不會怪到我頭上。誰知那玉花心愛瞿商。到了極點。以爲中途必被追回。婚姻定然有望。及至等到子正過去。不但瞿商沒有被迫逃回。忽然心神一動。蠱神壇上的七根本命燈。有三盞滅而復燃。光焰銳減。猜是出了變故。不由心裏害了怕。榴花忙又強着一收禁

法竟無響應。再一收那放出去的三條金蠶。不收還可。一收那滅而復燃的三盞蠱神本命燈。越發光焰搖搖欲滅。這才知道不但遇見能手。將所有的邪法破去。連那三條金蠶也都作了籠鳥網魚。生死在人掌握。因爲那三條金蠶的生死。關係二女自身安危。那裏還敢作害人之想。欲待登門去求人家寬放。一則不輸那口氣。二則對方法力甚大。簡直無從踪跡。祇是提心弔胆。焦急如焚。偏偏玉花又甚情痴。到了這般地步。仍是戀着瞿商。暗忖瞿商並非慣家。行時明明見他將符扔去。自己當時氣急。忘了收回。再出去尋。却未尋見。這符並非平常紙片。如無人取。不會被風吹起。前半夜沒有動作。明明仍仗那符出的境。否則惡蠱中途必然發動。那有這等平安。先還痴心。以爲他走出不遠。又害了怕。回來將符拾去。在放心等他逃歸。屈就一交子正。便闖了大禍。現在方想起瞿商行時。決絕神氣。那有自行回來之理。必另有人看出破綻。拾了符前去相救。然後再遇見能人。破了法術。擒去惡蠱。始合情理。否則瞿商一出門。便遇能人。禍事早就發作。不會等到半夜。才有驚光。思來想去。放蠱行法之時。茶棚中並無外人。祇自己追着送符出去。會看見一個老頭影子。在石欄前。閃了一下。素常特驗。料定外人不敢來管閒事。也沒在意。看清那人面目。是否相熟。及至喊來醜女叉兒。

一問。他却早已看清是老漢。第二日一早天還未亮透。便帶了醜女叉兒。前來尋我。威嚇利誘。無所不至。末後竟跪下。哭求起來。老漢見他雖是苗女。却甚貞烈。相貌操持。無一不好。娶了他。也不爲辱沒。便答應代他勉爲其難。他才歡然走去。第三日我又到竹龍山。先向無名釣叟一談。才知他當初不弄死金蠱。也是有此心意。反是瞿商。却另有私意。執意不肯。原來瞿商的父親瞿式耜。是錢牧齋的門生。牧齋妾柳如是。自牧齋死去。便卽殉夫。遺有一個孤女。名喚琴言。才祇三齡。寄養在他表叔家中。那表叔姓翁。宦遊四川。琴言自然隨往任所。瞿商自父死後。當道追尋式耜遺族。比時年尙幼弱。全仗一個義僕瞿忠。帶了小主人。展轉逃亡了好幾年。來到四川。因爲世交至好。望門投止。比時琴言已有十三歲。比瞿商小不了兩歲。那姓翁的。先還不錯。改了姓名。留他住在後衙。對人說是他表姪。因恐走漏風聲。長年不許出門。又與琴言在一處讀書。日常見面。兩小無猜。兩三年間。便定了終身之約。便是老翁。也有爲表姪女相收之意。後來忽然斷絃。有一寵妾扶了正。不但對琴言日加欺慢。對瞿商更是包藏禍心。屢次慫恿。乃夫出首。琴言知道老翁雖然不肯。日久恐瞿商遭了毒手。私將多年積下的花粉錢。和首飾。贈他逃走。誰知瞿商還未起身。這一晚正值中秋月明。琴言供完

瓜果獨自對月沉吟。使用了頭。連催他睡不應。第二日早起。後門未開。竟會失了踪跡。祇庭心供桌上。留着一個紙條。說已爲雲南碧鷄山未生大師。渡去修道。那妾却咬定是與瞿商有私。被他藏起。每日吵鬧不休。老翁無法。既懼內寵。又恐鬧將出去惹禍。去喚瞿商進來。用銀子打發他走時。業因琴言不知去向。當日憂急成病。臥牀不起。老翁便給了些銀子。命原來義僕瞿忠。扶了他。另覓存身之處。瞿忠含淚。領了小主人出走。瞿商行時。得知未生大師留字。定要他雇了舟轎。往雲南碧鷄山去尋琴言下落。否則寧甘投水而死。可憐瞿忠。一路服侍。到處延醫。剛將瞿商病調理好。便因年老不堪久勞。中了傷寒之症。死在途中。瞿商慟哭了一場。將他覓地埋葬以後。獨自仍往雲南進發。到了雲南。除碧鷄山不說。所有五百里滇池。周圍的山峯巖洞。全都搜遍。那有絲毫蹤兆。盤川逐漸用盡。眼看落在乞討之中。多蒙雲南一位姓潘的俠士。收留回去。學武三年。有了一身本領。心中終是苦想琴言。便辭師出來尋訪。偏巧又遇見一個精於星算的道人。算出未生大師。現在雲南苗疆之中行道。他年必可重逢。他也和我一樣。改作販物售藥的漢客。一半尋人。一半爲謀衣食。直尋了好些年。始終沒有影子。可是仍不灰心。他既如此堅定。怎肯悔了前約。去娶苗女。當無名釣叟。和他一

說。他便跪下。哭訴所苦。無名釣叟。本和未生大師。有些淵源。當時並未說破。祇誇講了他兩句。便命我轉告玉花。三條全蠶。再隔些日。一定放回。婚事已然無望。老漢回來。和玉花一說。當時祇見他臉上顏色慘變。忽然吐了一口鮮血。我勸他天下美男子甚多。何故如此相戀。他說瞿商同他取鬧。無心中碰了他的乳房。雖然看出無心。可是照苗疆習俗。就非嫁此人不可。否則這人。便是生死仇敵。如果瞿商。要他做妾。他所心甘。否則早晚狹路相逢。必與他同歸於盡等語。過了月餘。三條金蠶。果然給他放回。玉花本不願傷瞿商性命。我救了他。並不怎樣怪我。榴花先雖對我仇視。因那金蠶。是由我給說開放回。又經玉花一勸。也就罷了。惟獨那醜女。又兒。自幼父母雙亡。全仗玉花恩養。玉花自從婚事不諧。便跑到天蠶娘那裏。哭求爲他設法。天蠶娘一聽。是無名釣叟所爲。不敢招惹。並未答應。玉花回家。一氣成疾。病了一年。雖然痊愈。由此傷心閉門不出。他見玉花如此。便遷怒在老漢的身上。見了總是怒目相視。老漢已有好久沒打他門前經過。今日無心中。又在那裏歇脚。忽見有人在內飲食。他那裏雖然鎖年開着茶棚。飲食俱備自用。除誠心相訪外。從無人敢公然爲入座之賓。未免心中詫異。及至一看二位品貌根骨。迥非常人。先疑是有爲而來。正在觀察。又兒便出來和

我爭執。我聽他行時之言可疑。他們近年的壘煉的越發利害。說不定已遭了毒手。才將二位引到老漢家中。適才據老漢診看。二位身旁。必然藏有避邪奇珍。所以惡壘不敢近身。但脈象那等急促。祇恐在飲食之中。下了蠱毒。因二位精通道法。暫時縱然發作不快。至多三日。也必病倒。不知此時。可覺得有點心煩嗎。一句話把二人提醒。果然覺着微微有一些心慌煩惡。南綺首先大怒道。我們露客。與他素無仇怨。爲何暗中害人。我們一時失察。中了蠱毒。如非攜有仙師靈丹。要是真個發作。死得豈不冤枉。不將賤婢殺死。不獨此恨難消。但後更不知要害死多少人的性命。老頭忙問尊師何人。元兒便將矮叟朱梅說出。老頭拍手笑道。如此說來。更不是外人了。老漢紀光。朱真人門下大弟子。長人紀登。便是老漢之姪。自從幼年分手。多年不通音信。直到七年前。在貴陽和他路遇。老漢已然衰邁。他還是少年的神氣。一問他。才知已拜在朱真人門下。二位有此仙人爲師。雖不致危害生命。不過玉花近來。死守瞿商。不會再戀旁人。此事必是榴花所爲。聽無名釣叟說。他們這蠱毒。甚是利害。縱有仙家靈丹。僅能保住性命。如不用解藥。將他打下。頗難除根。常時仍是要在腹中作怪。疼痛不寧。既然靈丹現成。何不趁他未發作時。服了下去。早些見功。豈不甚好。元兒南綺。這時腹中

僅祇微有煩惡。並不甚重。本未在意。因紀光是紀登之叔。算是長輩。再三相勸。便取出靈丹。各自服了一粒。雙方重行敘禮落坐之後。依了南綺。當時便要尋榴花醜女算賬。紀光道。聶氏毒蟲。能解破者甚少。便是此地苗人酋長。也都沒奈何他。他平時雖不生事。早已目中無人。瞿商那一回事。榴花並未受到切身苦痛。今日他對二位下毒。不是蹈乃姊覆轍。看中了裘道友。便是二位身旁。帶有寶物。被他識破。起了貪心。行此毒計。醜女叉兒。眼見二位與老漢同行。必疑到老漢。又引二位繞道去往竹龍山求救。這裏去竹龍山。祇有一條極險巖的仄徑。名喚桐鳳嶺。烏牛峽。乃是必由之路。我們行了半日。不見榴花追來。他的心意。祇老漢不往竹龍山求救。無論躲向何方。可無足慮。必先往那要口上攔堵。暗用邪法。下了埋伏。我等插翅也難飛過。然後再候過今日晚子時。如不見老漢與二位經過。再跟踪到此。與我們爲難。老漢早料到他們有此一着。明知闖不過去。仗着無名鈞叟。因防他姊妹尋仇。贈有信香。祇在相隔八百里之內。將香點起。他即前來救援。率性領了二位。來到寒舍。問明一切詳情。再行相機處置。據老漢推測。今晚一過子時。他如不見動靜。必定背了當初他父母與會長會河的盟約。潛入此山。暗算我們。老漢雖然不能飛行絕跡。却也略知奇門遁甲。生尅妙

用。目前祇近黃昏。我們一見如故。又是自家人。正可盤桓些時。以逸待勞。等晚飯後。老漢按陰陽生死。略佈陣法。等他前來。看是如何。如陣法爲他所破。二位上前動手不遲。事也不濟。再將無名釣叟信香焚起。自信必無敗理。二位乃朱真人高足。飛劍道法。定非尋常。老漢並非意存輕視。故加攔阻。實緣此女。不但慣使邪法。鬼計多端。這裏苗人素極愛羣。頗重信義。見二位未曾中毒。尋上門去。彷彿覺自我開。老漢日後。便難在此立足。他父母在日。原與當地會長解過盟約。不得擅入適才來的山口。不如由他自來。既可層履防衛。更可遭必勝之權。擒到手後。儘可隨意處置。豈不是好。元兒南綺。投鼠忌器。祇得允許。談了一會。紀光便命那小孩。捧出晚飯。山肴野蔬。到也豐盛。飲食中間。方談起那小孩的來歷。原來紀光自從明亡以後。便獨身攜了一個年才十三歲的女兒。隱居苗疆之中。仗着父女二人俱會武功。懂得醫道。體健身輕。不以跋涉爲苦。不時往來川湘滇黔一帶。販些貨物藥材。附帶與苗人治病。以供衣食之需。當時意思因爲自己頗得苗人信仰。祇打算積些銀錢。等女兒長大。物色一個好女婿。那湖心沙洲地勢隱僻。也未被他發現。每來多半寄居在酋長會河家裏。到第二年上半年。因爲當地苗人感他治病之德。便給他在山口裏。蓋了一所倚崖而居的竹屋。於是

此爲家。一住年餘。父女出入總在一起。到也相安無事。偏巧這一年。紀光接着湘南一個至友。的急促函邀。說有要事相商。起身時節。偏巧瘟疫盛行。苗人留他醫治。不讓他父女起身。同時邀他的那。個湘南至友。又是他生死患難之交。事情重大。關係着身家性命。不容不去。衆苗人又那般環哭跪求。沒奈何。祇得把女兒紀淑均留在那裏。獨自一人前往。及至事畢回家。疫勢已止。淑均却不知去向。會河正帶了許多苗人。到處山中尋找踪跡。這一急非同小可。忙問原因。才知自己走後。沒有幾天。淑均會帶了兩個苗人。往山深處採藥。一去不回。會河派人一尋。祇尋到那兩個同去苗人的屍首。傷處全在頭上。似被一種不常見野獸的利爪裂腦而死。接連搜尋了多少天。都沒發現一絲跡兆等語。紀光生平僅此一個相依爲命的愛女。自然不肯罷手。活着要人。死了也要尋着他的尸骨。好查出爲什麼東西所害。與他報仇。便挑了數十名。力大身輕。長於縱躍的苗人。帶了刀槍毒箭。親自又往山中搜尋。那山面積甚大。紀光窮搜亂找了兩天。無意中尋到離湖約有兩里多路。忽然發現淑均入山時。所用的暗器。再找到湖畔。又尋到淑均所用的一根長矛和一口苗刀。所有暗器。也零落遺散在地上。血跡屍身。仍然不見。才知淑均。被那野獸追逼。一路抗拒。將所有兵刃暗器。全都

用完。始行遇害。後一想那野獸。雖連傷兩個同去的苗人。身上並無咬噬之痕。如果遇害。屍骨和野獸的窟穴。定在近處。因那東西厲害。不敢大意。便命衆苗人加緊準備毒箭。搭在弦上。隨時備發。圍着那湖尋了一日。除了湖心沙洲。因河水太深。先沒有去外。所於附近一帶。全都尋到。人獸都不見影子。到了傍晚時分。紀光正準備將四面散開的苗人。招集起來。進些飲食。連夜搜尋。忽聽林樾響動。音聲疾驟。由遠而近。覺出有異。不顧得再喊衆人。忙將身往一塊危石後面一縮。看看來的。是什麼東西。身剛藏好。祇瞬息功夫。那東西已到了面前。紀光一看。乃是一個渾身黃毛。龍眼金睛。爪若鋼鈎。似猿非猿的怪物。兩臂夾着許多野生果實。一路穿枝跳葉。帶起呼呼風聲。眨眨眼。已從危石下面。一閃過去。紀光一看。便看出淑均和兩個苗人。定是爲這東西所害。無奈那東西穿越起來。疾如電射。未容紀光動手。已被他縱到湖旁。一聲極淒厲的長嘯過處。已離岸百尺。縱向波心。身子依舊人立。並不沉下去。泅泳。恰似點水蜻蜓一般。在水皮上。連縱幾縱。便到了沙洲之上。沒入密林深處。那些散開的苗人。有幾個站在遠處看見的。俱都害怕起來。跑了來告知紀光。紀光知道苗人素畏神鬼。見了這種怪異之物。定要疑神疑鬼。恐怕惑亂人心。未會動手先自心驚。自己益發勢孤力

弱。連忙喚齊衆人。造了一番言語。說那東西。是個猴類。祇是力大身輕。并無足慮。祇要衆人心齊。自有除他之法。否則日久天長。被他跑向山外。所有的人。全得被他抓死。衆苗人一則畏懼。會河的規條。私自丟了紀光回去。必受刑罰。二則想起紀光平時。許多好處。當時雖然異口同聲。願効死力。心中兀自提心弔胆。紀光看出衆人。有些內怯。知道不足仗恃。反正自己愛女一死。痛心已極。決計捨了命。與怪物拚個死活。便命衆苗人。怪物來時。無須上前。祇往四下埋伏。用毒箭射他致命所在。分配好後。各自匆匆進了些飲食。重又散開。尋覓適當地方藏好。算計那危石。居高臨下。好似那怪物常經之路。便命苗人。在石下掘了一個陷阱。上面用藤草蓋好。鋪上浮土。又撥四個苗人。準備乾柴火種。備用。自己仍藏身石後。等怪物出來。相機行事。這一等直等到半夜。仍未見怪物出來。這時月明如晝。湖中波平若鏡。空山寂寂。呼吸可聞。有時湖心裏的遊魚。在水皮微一騰躍。撲洞一聲。旋起一個大水圈。銀光閃閃。往四下大了開去。聽在耳裏。越顯幽靜。紀光此時忖這般好地方。却被怪物盤據。即使今晚。邀天之幸。將怪物除去。愛女已然玉碎珠沉。祇剩自己一人。形影相弔。有何生趣。正在愁恨交集。忽然一陣狂風吹過。頃刻之間。四山雲起。瀰漫大空。一會風止。雲却未收。月光全被遮住。

四外黑沉沉。祇剩湖中一片水光的白影。紀光身側一個苗人。因候久無聊。逕將身旁火石取出。擊火吸烟。紀光看見。忙將他止住。話還沒說幾句。便聽前面湖中水面上。有了響動。定睛一看。一條黑影。和兩點似紅似綠的星光。正從水面上飛來。祇是天色陰黑。看不甚清。正在暗中叫苦。那黑影已飛上湖岸。因為身臨切近。紀光又有內外武功根底。目力本強。黑影一立定。便看出是日裏所說的怪物。尤其那一雙怪眼。黑暗中比起日裏。還要光亮。看去更為清晰。先以為自己伏處。是怪物必經之地。祇一近前。便可下手。誰知怪物一到岸上。便停了脚步。睜着那雙時紅時綠的轉幻不定的怪眼。在湖岸邊。往來盤桓。不住東張西望。有時又把前爪放下行走。好似尋找什麼東西一般。祇不住危石下面走來。似這樣走跳了一會。紀光猛想起。適才苗人才一取火吸烟。怪物便即出現。定是那點火光將他引來。湖岸離紀光和衆苗人存身埋伏之處。相隔尚有四五十丈。一個打草驚蛇。一擊不中。說不定便有多少人。要遭他毒手。再拿火去引他入阱。又恐有了響動。將他驚覺。這時那些埋伏的苗人。也都看見怪物。縱躍如飛。行動矯捷之狀。個個胆寒。手中弓箭。雖然上好了弦。誰也不敢首先發難。紀光正自委決不下。離紀光不遠。有一個埋伏的苗人。不知怎的。看出了神。手一鬆。一枝

毒箭。早朝怪物身側飛去。并未射中怪物。恰巧正射在怪物身側的石上。射得火星飛濺。同時那枝毒箭。也因反激之勢。墜落湖中。說也真巧。箭射出時。恰值怪物轉身向湖之際。剛一觸擊回首。山石上火星濺處。箭已落水。怪物見石上冒火。便飛撲過去。一看沒有東西。又在附近尋找。并未被他發覺。箭從何處發來。否則紀光等人。至少都得死傷幾個。紀光見苗人失手。發了空箭。好生提心弔胆。及見怪物圍着山石尋找。越猜是在那點火光。又相持了一會。怪物好似尋得有些煩燥。不特朝着湖心河洲。昂首怪嘯。紀光暗忖。怪物不入埋伏。終難下手。事非行險不可。便乘怪物回向湖心長嘯。輕輕從身畔取出火石。打了火。點燃一袋。裝得極滿的旱烟。解了一根帶子繫住。從危石上面。縫了下去。那怪物嘯聲淒厲而長。紀光一切動作。均爲怪聲所掩。一絲也沒覺察。容到縫好了火。怪物見沙洲上面。沒有回應。又回身四外尋找。這次神態。益發暴怒。正在亂進亂跳。忽然一眼見到危石上面的火光。長嘯一聲。一兩縱。便到危石之下。怪物身長力大。來勢又猛。一下縱到浮土上面。撲的一聲。便墜下阱去。那陷阱原是衆苗人。懸着心。倉卒掘成。祇有丈許方圓。兩丈高下。原定計策。祇想略援怪物之勢。以便下手。並不一定打算將他困住。紀光早說屏氣凝神等待。見怪物一落陷阱。口裏

一聲暗號。滿想衆苗人。亂箭齊發。加上火攻。不愁怪物不死。誰知怪物縱跳咆哮了許多時候。衆苗人個個心驚胆寒。又在黑暗之中。箭雖發將出去。却少了準頭。一箭也未傷着怪物要害。那怪物何等精靈。身已落阱。又聽有人吶喊。便知中了道兒。狂吼一聲。從阱中直縱起來。紀光身旁準備放火的四個苗人。嚇得手忙脚亂。連火也未點燃。將整束成抱的枯藤亂草。往危石下面一拋。撥轉身。忘命一般。四散奔逃。那浮土下面。原是一些藤蔓草枝之類。怪物落勢本疾。中心雖被他踏穿了一個大洞。四外浮土藤草。全被激盪起來。再加縱上來的勢子更疾。那些浮土藤草。正照定怪物迎頭落下。怪物驟不及防。反因上下過於輕捷。吃了大虧。口張處。先闖了一嘴的土。同時滿頭滿臉。俱被藤草浮土。瀰漫糾纏。急得他暴怒如雪。啞着怪聲。連連吼叫。正要順勢往危石上面縱去。尋找敵人。紀光見怪物落阱。就在衆苗人零亂發箭之際。還未容自己下手。怪物已帶着阱中藤土。像半截黑塔也似。從阱中往上縱起。知道這東西。如從阱中逃出。自己性命。一定難保。事已至此。除了與他拚個你死我活。決難逃免。就在這端着弩弓毒鏢待放的當兒。忽地眼前一亮。空中一道電閃。同時那怪物身子。也縱起七八丈高下。剛剛與紀光存身的危石平頭。電光影裏。照見怪物滿頭滿身。藤蔓交纏。

一面上縱兩隻前爪。正向石上亂抓亂扯。怪口開張。不住亂吐。一眼看見石上站得有人。吼一聲。便要抓將過來。紀光知道危機瞬息。千鈞性命。繫於一髮。那敢絲毫怠慢。左手連珠毒藥弩。右手毒藥梭標。早分向怪物口眼一個要穴打去。那怪物捷如飛鳥。力能生裂虎豹。而且目光尖銳。性又通靈。週身除口眼等處要害外。刀槍不入。若在平時。就是萬弩齊發。也休想傷他一根毫毛。這時一則天時人事。般般湊巧。二則自從出世以來。不會吃過苦頭。一日連遭失利。身上又中了苗人數十箭。雖未傷着皮肉。苗人足勁力猛。多少總覺着有些疼痛。本就急怒攻心。再加上鬧了一口的土。急於噴出。不住張口亂吐。頭上又糾纏了許多藤蔓。雖然力大。應手而折。可是藕斷絲連。一時撕扯不清。越氣急。越手忙足亂。驟見敵人。更是急欲得而甘心。鬧了個手忙足亂。顧此失彼。在在授人以隙。紀光弩箭先發。怪物剛用前爪一擋。口裏已中了一毒藥梭標。一着急。紀光第二枝連珠毒弩。又射中了一隻右眼。立時痛徹心肺。狂吼一聲。舉起前爪。正往紀光抓去。倏地一個震天價大的霹靂。從天空中。打將下來。怪物重傷之下。猛的吃了一驚。加上縱得過高。勢子已成強弩之末。紀光終是腳踏實地。易於閃躲。一見怪物抓來。也不知究竟打中他的要害沒有。存亡頃刻。到底有些惜命。不敢再發。

手中暗器。忙將身往後一縱。大雷業已打下。怪物一把。抓了個空。人未抓著。正抓在危石巔上。身負奇痛。又被雷一震。立時神智昏亂。忘了身子。尚在懸空。不就勢攀石而上。反用力抓住危石。往懷中一扳。噫的一聲。一塊二尺來寬。三尺多長短的危石尖端。竟被怪物用力。半腰扳折。連身掛石。墜落下去。這時四外苗人。全都逃散淨盡。雷聲過處。大雨傾盆而下。紀光難定怪物死活。不敢憑石下看。又知逃起來。決沒怪物追得迅速。一脫利爪。見怪物落下阱去。首先照着相反方向。擲了一個適當地點藏躲。準備萬一怪物跟踪尋來。憑着手中兵刃暗器。與他拚個你死我活。待了一會。祇見電光閃閃。雨勢越大。雷雨聲中。隱隱聽得。怪物在危石下面狂吼怪叫。騰撲不休。響聲一片。始終未見上來。已估量出怪物不死。至少總受了一兩處重傷。所用弩鏢。俱是苗疆秘製。百草毒藥煉成。祇一見血。任是多麼性長的野獸。也不出一個時辰之內必死。驚魂乍定。想起愛女慘死之苦。正在悲喜交集。又過有半個時辰左右。雨勢漸止。不聽怪物聲息。這類猛惡之物。如非身死。或傷勢過重。縱不尋來。決沒這般平靜。這才輕腳輕手。走向危石前面一探。下面陷阱。祇剩一些雜亂的藤草。用盡目力觀看。也不見怪物踪跡。試拿一塊石頭。丟了一下。冬的一聲。彷彿積了許少雨水。却不見有什反應。

這時雨勢忽止。一輪明月漸漸從密雲層裏湧現出來。重浴清波。新雨之後。照得四外林泉竹石。宛如初沐。新瀑流泉。遍處都是。月光下。幻成無數大小銀蛇。由高往下。蜿蜒着。直往湖中駛去。真是風景如繪。清絕人間。直到這月光現後。才看見湖岸邊上。搭伏着一個毛茸茸的東西。試探着近前一看。果是怪物屍首。業已死去些時。上半截屍首。浸落湖中。猜似受傷之後。想逃回巢穴。到了湖岸。才毒發力竭而死。紀光恨到極處。把怪物屍首。拖上岸來。拔出身畔苗刀。便砍。誰知那怪物雖然死去。身子仍和精鐵一般。那麼快的苗刀。竟會砍他不動。再一查看他那致命之處。一隻眼睛。還光閃閃的瞪着。另一隻眼。却剩了一個茶杯大小血淋淋的深洞。裏面插着小半枝毒弩。想是受傷之後。痛極一拔。將弩箭折斷。連着眼睛。拔出扔掉。又找到怪物口裏。還插着一枝毒藥梭鏢。那鏢根長。鏢尖業已深插喉際。那粗有寸許的鏢頭。竟被怪物的牙咬缺。怪物如此猛惡。渾身刀箭不入。自己微倖成功。居然未遭毒手。鏢箭俱都打中他。唯一二的致命所在。真是幸事。事後迴憶。猶有餘怖。望着怪物。呆立了一陣。因為提心弔胆。悲恨交集。忙了一夜。未免腹飢力乏。左右苗人。已不知逃往何方。欲待過湖。尋找女兒屍首。恐怪物還有同類。在沙洲上潛伏。湖水甚深。也沒法飛越。祇得等到天明。再

作計較。正打算將身上濕衣脫下吹乾。取些濕乾糧果腹。忽聽瀾心沙洲上有女子的叫喊。仔細留神一聽。竟是乃女。在那裏叫喊。不禁喜出望外。連忙高喊了幾句女兒。竟有回應。夜靜空山。聽得分外清晰。祇是相隔過遠。沒法問答。這一喜把饑渴憂勞。全都忘却。知道非將衆苗人找回設法。不能過去。忙卽向回路上。連喊帶尋。幸而那些苗人。並未逃遠。俱在附近十里以內的隱僻巖洞之中潛伏。一會功夫。便相率找到。紀光把怪物已爲自己射死。女兒現在瀾心沙洲之上。等語。說苗人本是打勝不打敗。聞言個個欣喜欲狂。隨着紀光。一窩蜂似跑向湖邊。人多手衆。苗人又多會水。一會功夫。便砍倒一株樹木。各用苗刀。削去枝葉。做成獨木舟。推入湖中。請紀光站在上面。衆苗人紛紛跳下水去。泅泳着推木前進。頃刻到了沙洲上面。再一循聲尋找。在一個傍着丈許高土崖的深穴以內。將紀光女兒找着。身上衣服。俱已撕破。兩臂被一種極堅硬的荊條。細綁了個結實。怪物還恐他逃走。又在土穴外面。堵了一塊數千斤重的大石。紀光和衆苗人費了多的氣力。才將他救了出來。父女相見。自免不了抱頭大哭一場。紀光見他赤着半身。忙把濕衣脫下一件。與他披上。仍由衆苗人用獨木舟渡過湖去。紀光見女兒形容憔悴。委頓不堪。好生痛惜。便命衆苗人砍了些樹枝藤

蔓將各人身畔帶的繩索取出。做成網兜。將他抬起。又命幾個苗人。將怪物屍身也抬了回去。到家以後。全山苗人俱都轟動。見紀光單人除了這等巨害。益發敬畏不置。父女二人到家。等人走後。一談遇怪經過。才知那日紀女。因配治瘟疫的藥草不敷應用。特地帶了隨身兵刃暗器。往深山谷中採取。那種藥草原產在一個山崖絕壁上面。路程相隔。約有百餘里路。路又極其險峻。當日不能回轉。爲防萬一。還帶了兩個素有勇名。極其矯捷精悍的苗人。相隨同往。以防遇見成羣野獸。一人應付不了。清晨入山。傍午在半途上歇了一會脚。始終也沒看見一個野獸。方笑對同去的苗人笑說。此行順遂。正要起行。猛看身後風聲呼呼。回頭往坡下面一看。離身數十丈外的茂林間草中。起伏如潮。塵沙滾滾。樹折枝斷之聲。響成一片。紀女和苗人久住苗山。知有大批野獸過山。仗着本領。雖不敢遽攬其鋒。却也沒有害怕。祇打算避開正面來勢。擇一隱僻地方藏起。等這羣野獸過完再走。恰巧三人存身的所在。是一個形勢險峭的孤峯下面。當時也未及細看地形。一縱身便上峯去。各將身藏在危石後面。探頭注視下面動靜。身剛站好。風勢越大。那些獸羣已從叢草密菁中竄到坡前。紛紛從腳底下經過。亡命一般往坡上跑去。盡是些聲鹿狼兔習見之物。一個個跑起來。都是比

箭射還疾。祇管各不相顧。搶前飛駛。雜杳崩騰之聲。震得山谷皆應。却沒聽出有一個吼叫。三人暗付。往時野獸過山。都是各自爲羣。是鹿便都是鹿。是狼便都是狼。從不混合一起。而且此吼彼嘯。互相應和。跑起來也沒這般迅疾。如是羣獸後面有打獵的苗人追逐。一則來時沒聽說起。二則逃的方向。祇是一面。情景又覺不像。正自互相猜疑。忽見羣獸來路上。似有一條黃影跳躍。時隱時現。因爲草樹茂密。非跑到近坡一帶。無草之處。看不清楚。因爲下面若干羣獸奔馳。還在騷亂。耳目應接不暇。也未在意。一晃眼功夫。坡前叢草中。先竄出兩隻又高大又肥的駭鹿。一出草際。朝着土坡一躍。便是十餘丈遠近。正要朝三人腳底下穿過。內中一個苗人看見這麼高大的肥鹿。忽然起了貪心。想用毒箭射死。剝了皮帶回去。賣與漢客。念頭一轉。弩弓隨手發出一箭。正中那駭鹿股際。心中大喜。知他數百步內。毒發必死。少時便可下去尋覓。就在這發箭之際。倏地眼前一道黃影。一閃而過。那中箭和未中箭的逃鹿。本是比肩疾馳。忽然停步躍起。啣的一聲悲鳴。便自倒在地上。三人定睛往下一看。一個似猴非猴。比人還要高大。長臂利爪。通體黃毛的怪物。不知何時躍到坡上。已將那兩個駭鹿。一爪一個抓住。扔在地上。那怪物弄死二鹿。長嘯一聲。又從地上將鹿抱起。舉爪朝鹿

腦上一抓。一個鹿的腦蓋。連着五六尺長枝柯也似的大角。竟自被他揭起。接着張開怪嘴。對準鹿腦一呼。一團帶着鮮血的鹿腦髓。忽突一聲。被怪物吸進嘴去。咀嚼有聲。第二隻鹿。也被他如法泡製。彷彿吃得甚是鮮美。吃完放下。并不吃肉。這時羣獸業已逃淨。祇剩怪物一個在坡上。紀女和兩個苗人。俱都看出那怪物目光如電。疾逾飛鳥。兩隻前爪。比刀劍還要鋒利。俱都噤聲不敢妄動。滿以為再待一會。怪物必要前去追那一羣獸。與自己所行方向相背。不足不患。誰知苗人先將那箭。却惹出殺身之禍。苗人弓勁如深射着肉之處。本不易於墜落。但是這一箭祇射在那鹿的胯骨上面。箭頭沒入祇有三四寸深。經怪物神力擒鹿之時。一扔一放。業已活動欲墜。因為隱在胯骨之間。先時怪物並未覺察。偏巧怪物吃完兩個鹿腦。意猶未足。又將兩鹿抓起。吮吸餘瀝。不知怎的一甩。那隻毒箭自行鬆落。鏗得一聲墜在山石上面。怪物尋聲拾起。看了一看。又拿在鼻孔間聞了又聞。便昂起頭來。四外亂看亂嗅。紀女便知情勢危急。一面手持兵刃暗器。暗中準備。一面尋找逃脫之路。這時才看出那座孤峯上。豐下銳。祇離地兩三丈高。有這麼一塊丈許方圓石筍。森列的危石。突出在外。做了三人存身之所。初上來時。太已匆忙。祇道便於藏身。不料却是一個不能上下繞越的。

死地。不由心慌起來。怪物行動如飛。下去必爲發覺。除了照舊潛伏。候他身去外。更無善策。祇得朝二苗人打了個手式。不許妄動。以免一擊不中。反無退步。各自緊持兵刃。暗器。伏在石筍後面。連大氣也不敢出。待了好一會。忽然怪物怪嘯了一聲。以後便沒了聲息。試一探着。祇見怪物來路上有一點黃影閃動。轉眼失蹤。死鹿和那隻毒箭俱在地上。估量怪物行遠。放箭苗人便將箭檢起。紀女因爲那一箭幾乎弄出大亂子。便再三誥誡。山中既有了這般凶狠東西。以後不可再去惹事。誰知苗人天生愚蠢。才得免禍。貪念復熾。二人俱執意要將那兩張鹿皮剝走。紀女勸說不聽。也是年幼心粗。以爲怪物剛去。不見得就會回轉。又想這般凶惡的東西。如不除去。終是本山大患。先特因見怪物爪利若刃。身輕力大。自己藏處形勢太惡。誠恐一個弄他不死。弄巧成拙。反受其害。如今身在坡上。可以隨意所如。苗人毒箭見血必死。萬一怪物再來。祇要自己機驚一些。三人分開用毒箭射他要害之處。縱被他乘着餘力。弄死個把苗人。給大衆除害也值。想到這裏。反悔適才爲怪物凶威所懾。沒有下手。任他從容自去。太已失策。便任二苗人自去開剝那鹿皮。不再阻止。吩咐如怪物回來。不可驚亂。應該如何處置。用毒箭去射他的要害等語。這時忽覺內急。便在附近擇了一個隱僻

之處便解事完。剛將衣衫整好。忽然聽苗人驚叫之聲。情知有變。忙即飛步跑到前面一看。一個苗人業已死在山坡脚下。血流滿地。另一個苗人手持着斷了半截的刀把。正從坡上面忘命一般飛縱下來。後面追的。便是先前所見的那個怪物。兩下相隔。僅止四五丈左右。眼看兩個同伴。一個慘死。一個危急萬分。當時激於義忿。也不暇顧及怪物凶狠。一手擎刀。一手按定毒藥弩箭。一聲嬌叱。照着怪物兩隻怪眼。接連就是好幾箭。誰知那怪物行動迅速。疾如飄風。目力又極尖銳。紀女的箭發出去時。那跑的苗人已吃他從後飛縱過來一爪抓向後腦。立時腦漿迸裂。死於非命。正要落地。吮吸腦髓。一見箭到。另一隻長爪。往上一伸。那箭竟被他擋落在地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紀女弩筒內。一排十二支連珠毒藥弩。照准怪物身上要害。已一齊發出。除打怪物雙眼的幾枝。俱都被他撥落外。餘下七八枝。雖然枝枝打中在咽喉等要害之處。可是怪物通還絲毫覺察。也未來撲。站在坡前。先朝紀女滋着獠牙。怪笑了一聲。一面用爪護住面目。一爪抓起苗人尸首。張開大口。對着腦門。祇一呼。突的一響。和先前那兩隻駭鹿一般。苗人一團腦髓。帶着鮮血。全被他吸到口中。咀嚼了兩下。便自嚥入腹內。然後舉爪一扔。那重有百多斤的苗人尸首。像拋球一般。被他扔出去十餘丈高遠。墜

入山溝之內。接着又是一聲怪笑。兩臂一伸。搖着兩隻利爪。向紀女慢慢走來。紀女先見他生吞人腦。這等慘惡之狀。嚇得神智昏亂。反到忘了轉身逃走。還想再裝第二排毒藥弩箭。箭剛裝好。未及發放。忽見怪物走來。狂的心裏一驚。這才想起逃走。連忙回身便跑。論起紀女的武功。雖比兩個苗人。要強得多。但是穿山越嶺。縱高跳遠。却與二苗不相上下。怎的能脫怪物爪牙。本可死得清清白白。無奈孽冤註定。怪物見紀女。生得美麗。竟動了淫心。不肯傷他性命。祇管追逐不捨。他快也快。他慢也慢。不時一縱二三十丈高下。攔向紀女前面。容到紀女驚急亡魂。回身逃跑。他又緊緊追迫。口中不時發出極難聽的怪笑。兩爪連比帶舞。紀女先也不知怪物是何用意。追逐了一陣。漸漸逃離那潮不遠。紀女見怪物三面攔堵。祇有一面不攔。猜出前面。定有怪物巢穴。今日人腦。必已吃飽。想將自己逼了回去。留待明日享用。暗忖左就是死。沒有活路。這一路追逐。所帶兩排毒藥弩箭。俱都發完。現在武器。祇剩手中一把苗刀。背上斜插着的一枝毒矛。和家傳的三枝梭標。自己已是逃得身疲力竭。那怪物大概除口鼻耳眼等處外。週身刀箭不入。何不緩了步法。容他追近。先用三標。打他口眼。若再不中。率性迎上前去。朝他口鼻等處。用虛中透實的手法。制他一下。萬一刺中。似這樣

飽喂毒藥的兵刃暗器。祇些微透皮見血。無論性子多長的東西。不過一個時辰。定要毒發身死。那時能逃脫更妙。縱身因臨切近。怪物行動矯捷。被他抓住。同歸於盡。也算爲同伴報仇。爲世除害。總比白死要強十倍。事已至此。不由死中求活。更無生理。想到這裏。把心一橫。胆力便壯了幾分。忙把左手空弩筒丟了。將右手兵刃。交給左手。探囊取出三枝梭標。脚步由快而慢。一面跑。不時回望。見怪物噙着一張獠牙。外露的血嘴。一路歡進而來。離身約有三四丈左右。知道危機已迫。怪物祇輕一撲。便可臨頭抓倒。不敢再爲遲延。跑着跑着。覺着腳底下踏着一根軟東西。當時也未細看。一面跑。把週身力量全運在右手指上。猛的一回身。仍用連珠手法。兩標打怪物雙眼。一標打怪物張開的怪口。同時發將出去。紀女擎弓。學自苗人不久。雖也是百發百中。還不如家傳救命連環三標的神奇。以爲這次按定心神。死生已置度外。不比先時射箭。是情急逃命。心悸神昏。忽迫之中。差了一準頭。自信縱沒十成把握。也有八九。那怪物雖然身上堅韌。不怕刀箭。到底中到身上。不無痛癢。起初也恐兩眼爲人射中。被時甚是留神。及見紀女。棄了弩筒。知道射他的東西。是從筒中發出。原以爲敵人暗器發完。疎了防範。這三隻梭標。本難一一躲脫。但祇中上一標。便可了賬。誰知冤不逢時。

紀女先時所踏的軟東西。乃是一條橫越山徑有茶杯粗細。兩丈長短的大紅蛇。身子已差不多過完。祇剩一點尾巴。被紀女脚踏上去。一負痛。立時盤身掉頭。回轉來咬。偏生那蛇身子太長。大前半截。已鑽入道旁密菁之中。迴旋不易。比平時要遲緩些。紀女回身發標。正值怪物跑近蛇前。那蛇也剛剛昂頭穿起。一見怪物。以為是他仇敵。張開毒口。紅信焰焰。朝怪物頭間。便要咬去。三方面俱是不前不後。同時發動。那蛇恰好做了怪物的擋箭牌。怪物此時。已是情動美色。專心致志。注在前面。迷人猛的看見這麼長大的毒蛇。驟不及防。也自心驚。連忙將頭一偏。伸爪便去抓時。噫。瑤瑤連聲響亮。紀女頭一標。竟將太蛇後腦蓋打碎。第二第三兩標。俱擦着蛇身滑過。墜落在山石上面。一標也未將怪物打中。那蛇也真性長凶惡。頭雖被毒標打碎。頸子又被怪物利爪抓住。那身子却還似轉風車一般。接連幾繞。便將怪物上半身。連一條左臂纏起。纏到末了。那尾巴叭的一聲。打在怪物背上。上面這一下。何止數十百斤重的力量。直打得怪物野性大發。連聲怪嘯。又將那條未被蛇纏的右爪。抓住蛇的七寸。祇一用力扭扯之間。竟活生生的。被他扭斷。那蛇才正經死去。勢子一鬆。怪物從蛇環中。縱了出來。想是恨怒到了極處。身子脫困。就地下抓起死蛇尾巴。連抖幾下。沒有抖直。

又用兩隻利爪亂抓。往山石上亂甩。激的腥血四濺。約有頓飯光景。才行住手。那蛇竟被他蹂躪成了個稀軟膿包。方行止住。仍和先前弄死人畜一般。朝空中一甩。陽光之下。活似吸水赤虹。箭一般往澗那邊瀉去。紀女這三標。祇要晚發一步。那毒蛇不中。那致命的藥標穿起時。恰巧怪物趕到。兩下必要拚個死活。誰也是猛惡非常。不落下止。結果非到兩敗俱傷不可。豈不可以坐收漁人之利。不然。便將標稍爲早發些時。打中怪物固妙。即使不中。或者是傷雖重。而未卽死。也有那條毒蛇。去向他糾纏不休。何至把一個文武全才的好女子。弄到那末悲慘的終局。可見冤孽註定。無可避免。閉言少敘。紀女見三標同時發出。怪物好似並未警覺。心正暗喜。倏地瞥見怪物身前。竄起一條紅東西。恰好擋住怪物頭前。代怪物挨了一標。接着便聽鋼鏢激落石上之聲。那紅東西。竟是一條朱鱗長蛇。已將怪物上身絞住。初意還以爲蛇挨的一鏢。未中要害。這種不常見的紅蛇。其毒無比。祇要把怪物咬上一口。自己便可脫難。及至仔細一看。那蛇雖將怪物纏住。不但沒咬着怪物。蛇的七寸。反吃怪物抓緊。祇管兩爪亂抓亂扭。連身往山石上磨擦撞擊。血肉紛飛。知道蛇必無倖。怪物一脫身。仍然要尋自己晦氣。剛想就此逃走。猛又想到。怪物行動如飛。自己脚程。萬跑他不過。何況又

累了這大半日。仍抱着適才拚死之心。把牙一挫。鼓起全身勇氣。右手持矛。左手橫刀。翻身朝怪物跟前跑去。準備趁怪物與蛇廝併之際。對準怪物要害。刺他一下。祇一失刺。立刻橫刀自刎。主意打好。剛一起步。怪物已從蛇圈中。脫身縱出。前爪抓住蛇尾。掄將起來。一路亂抖亂舞。整塊山石。挨着便碎。人如被他打上。怕不成爲肉泥。不由胆怯氣餒。那個還敢上前。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。那怪物條地將蛇一扔。便朝自己奔來。知難脫死。便也不再作逃走之想。暗將氣力。運在右臂之上。等怪物近前。拚個死活。那怪物又是新勝之餘。獸性發作。一見紀女。立而不退。正合心意。長嘯一聲。身子一縱。便到了紀女面前。相隔數步。遠近落下。仍和先前一樣。噙着一張怪嘴。垂着長及可地的一雙前爪。緩緩走近。紀女見怪物快要到。更不怠慢。猛的一聲嬌叱。雙足一點勁。端着右手毒矛。對着怪物口中刺去。原以爲怪物老是張着大嘴。祇要稍爲刺破點皮。便可成功。却未想到。怪物前爪連臂。長約丈許。那根短矛。不過五六尺左右。身剛縱起。矛還未刺到怪物口邊。吃怪物兩臂一抬。兩隻前爪伸處。一爪輕俏俏的將矛接住。一爪已向紀女抓到。紀女見勢不佳。心中一害怕。昏亂中也忘了用刀自刎。反一刀朝怪物來爪砍去。刀剛砍怪物爪背上面。耳聽吶吶一聲。矛已折斷。怪物雖中了一

刀並未怎樣。自己祇覺眼前一花。膀臂間一陣奇痛。怪物猙獰凶惡的面目。相隔自己頭臉。僅祇尺許。不由嚇了個胆落魂飛。連驚帶痛。立時暈死過去。過了一會。覺着身子凌空。臂間似被什麼東西抓緊。耳邊又聽水響。睜眼一看。身子已被怪物擒住。凌空擡起。經行之地。乃是一片瀾蕩。怪物就在那湖面上。踏波飛行。並不往下沉溺。脚打得水皮直響。紀女知難活命。暗用氣力。想往湖中掙去。讓水淹死。也許能落一全尸。偏那怪物。十分把細。剛一挺身。便被怪物抓緊雙臂。勒骨也似疼痛起來。掙了兩次。沒掙脫。祇得聽其自然。明知必死。漸漸心定胆大起來。定眼看那怪物。除身長力大。爪利如勾。遍身黃毛。生相猶惡外。最奇的是那一雙怪眼。眸子一半突出。精光閃爍。時紅時綠。滴溜溜亂轉。變幻不定。還有那兩條臂膀。也長得駭人。乍看去頗似那通臂猿猴的一類東西。細看胸臂毛淺生處。竟隱隱生着一片細密的逆鱗。無怪乎刀箭都不能傷他分毫。正想不出是什麼山精野怪。水聲歇處。業已抵岸。怪物竟輕輕將紀女放下。嘻得大嘴怪笑不止。紀女四外一看。存身所在。乃是湖中心一座沙洲。四面俱被水圍。與陸地隔斷。暗忖此時不速速尋一死法。等待何時。想到這裏。見怪物相隔自己。約有丈許。立足處正在湖邊。一個冷不防。雙足一頓。便往湖中躍去。怪物好似早已防

到他要尋死。身行縱起。還未落入湖中。便被怪物一爪抓住。依舊捧起。走向沙洲中心。離水較遠的一片樹林之內。輕輕放下。紀女以前目覩怪物生裂人獸頭腦慘狀。以爲這次擒回。必將怪物惹惱去死愈近。便將雙目一閉等死。誰知半晌沒有動靜。再睜開眼一看。怪物仍站在身前。怪笑嘻嘻。目不轉睛。注定自己。幾次欲前又却。看去歡喜非常。大有小兒得餅之樂。怪物何等猛惡。這半日功夫。無論人獸毒蛇。都是遇上便死。何以單不傷害自己。正自猜疑。猛一眼看到怪物肚腹底下。一物翹然。忽然靈機一動。再證以怪物欲笑神氣。想到難堪之處。真個比死還要難過。不由急得渾身是汗。兩淚奪眶而出。正自失魂喪胆。張皇四顧。忽見身側不遠。豎着一塊峻嶒石笋。高約丈許。還恐怪物察覺。強提着心。緩步移近前去。容到距石。祇有四五尺之隔。倏有將頭一低。雙足一頓。直往那石上撞去。眼看頭離那石。僅祇尺許。隨將雙眼一閉。自分這一下。必定腦漿迸裂。死於就地。就在死生瞬息之際。忽聽叭的一聲。臂間一陣極痛。接着又是叭的一聲巨響。身子又被抓住。驚亂中回頭一看。怪物已將自己抱住。一張毛臉。正向兩腮上挨來。連怕帶急。狂叫一聲。便自暈死過去。紀女這大半日功夫。本已飽受辛勞驚恐。又當亡命奔馳之餘。心力交做。那還經得這麼一來。由此便不知人事。

過了。好一會。才漸漸醒轉。覺着渾身上下。都在作痛。鼻間還聞着一股羶氣。睜眼一看。怪物正扒伏在自己身上。手臂全被壓住。彈動不得。怪物的一顆頭。還祇管在臉上聞嗅不休。立時急怒攻心。狂叫一聲。二次又暈死過去。等到再醒轉來一看。怪物已不知去向。四外黑沉沉的。用盡目力。祇依稀辨出一些景物。那地方彷彿是一個洞穴以內。睡的所在是一塊大石條上面。還舖有獸皮。全洞大有三四丈。并無門戶。想將身掙起。尋找出口。昏惘中猛一使勁。才知兩手已被怪物用東西纏住。腳跟上面亦纏着一根山藤。藤的一端。用一塊大山石壓住。休說掙下石來。連起坐都十分費事。身已被污。先是急憤求一速死。幾次用力想將手足的綁掙斷。以便起身。尋一自盡。偏偏那種苗疆中出產的山藤。異常柔韌堅實。怪物事完之後。防他尋死。連纏了好幾捆。紀女雖會武功。當時力已用盡。那裏掙得他斷。祇急得兩淚交流。心如刀割。正在情急無計。猛又想起老父年邁。隱身苗疆。祇自己這麼一個相依爲命的女兒。平日愛如性命。如果歸時。知道自己失蹤之事。怕不急死。勢必詢明入山根由。前來尋找。怪物那般厲害。遇上豈能免禍。想到這裏。不禁汗流浹背。心胆俱裂。後來勉強鎮定心神。沈着氣仔細想了。想自己反正是死。何不稍緩須臾。如果怪物不遽下毒手。裂腦生吃。率性

假意順從。由他擺佈。哄他鬆了綁索。祇能夠過湖。尋着一兩隻毒箭毒鏢。便可乘他熟睡之際。拚着他被紛紛碎骨。照準兩隻怪眼。刺將下去。與他同歸於盡。既可報仇。又免老父回山尋來遇禍。越想越覺有理。便靜靜盤算。耐心等候。過有個把時辰。忽聽洞壁外面有大石挪動之聲。一會日光透入。現出一面洞口。跟着便是怪物走了進來。兩臂上好似捧有許多帶着枝葉的東西。才知道洞門戶就在面前。洞并不深。祇怪物出去時。用大石堵死。黑暗中看他不出。正自尋思。那怪物已直往身前行來。一到先把兩爪所捧之物。放在石上。睜着一雙怪眼。仔細朝紀女一看。見他已醒。好似高興非常。歡笑了一聲。將一顆頭低將下去。兩爪按定紀女。渾身上下一陣亂嗅亂啄。紀女被他啄到癢處。再也忍耐不住。不禁笑出聲來。怪物見紀女發笑。沒有像初擒到手時那般死命亂掙。越發心喜。先將紀女脚上纏的山藤除去。那麼堅韌的山藤。被怪物的利爪一抓一捏。立時寸斷。却又未傷着皮膚。紀女見了好生駭然。愈知用力不行。因為却被細麻。祇微伸了幾伸。稍爲活動點血脈。便即止住。怪物捧起兩脚。嗅了一陣。又看了看紀女面色。連手上綁藤。也給去掉。紀女也不理他。祇將兩手連搓帶搖。少解麻癢。怪物見他始終沒有動。喜歡得亂進亂叫。不時仍伸下頭來亂聞亂啄。似這樣騷

擾了一陣。忽伸怪爪從捧來那一堆枝葉中取了一枝。遞給紀女。紀女接過一看。乃是十幾個枇杷。被怪物連枝採來。看見食物。猛想起自己正在飢渴萬分。便摘下來。連吃了七八個。將要吃完。怪物又遞過一枝除枇杷外。還有桃杏。和許多不知名的山果。紀女才知怪物頗通人性。適才出洞。竟是自己去找食物。飽餐了一頓。才吃了十分之二。怪物似嫌他吃得太少。又強着他吃。紀女連連搖頭方止。吃完之後。以爲怪物必然又要上身蹂躪。誰知怪物除了不是滿身聞囂外。并不似先時那般狂暴。後來竟將紀女抱出洞外。放在石上。口中怪叫。兩爪上下四面亂指。意思好似說那裏就是他的巢穴。紀女見那洞穴。位置在一所不甚高泥石混合的短巖以下。地勢極爲隱僻。這時皓月當空。碧霧澄霧。趁着四外清波浩浩。明平如鏡。花木扶疏。因風零亂。真個是清景如繪。幽絕人間。若換平日與老父同此登臨。豈非快事。不想爲了救治苗人。力行善事。深入荒山。遭此慘禍。與自己并肩把臂的。却是一個猶惡無比的山精野怪。蒼昊無知。恨天夢夢。一陣酸心。不由淚流滿面。怪物到也情重。見他如此。也着起慌來。不住口叫爪比。意在勸解。紀女恐露破綻。以後難於破解。祇得勉仰悲苦。強作笑容。怪物時刻留心。見他不再尋死。說不出的心喜欲狂。想盡方法。作諸醜態。以博紀女的

假笑臉。紀女不示意進洞。他也在身側陪着。寸步不離。直到月落參橫。東方漸曉。紀女先是怕他又動淫邪。樂的挨過一刻是一刻。後來委實體儼難支。便在石上倒下。怪物見他臥倒。便輕輕將他抱起。走入洞去。紀女情知難免。強又強不過。祇率由他。誰知怪物竟老實起來。將紀女放倒石上。自己便伏臥在紀女的腳頭。動也未動。紀女困極。一切均聽其自然。倒頭便自睡着。及至一覺醒來。覺着手腳。依然作痛。睜眼一看。洞口漆黑。怪物已走。祇洞口石縫裏。有幾點漏進來的日光。手覺仍和昨日一般。被怪物用山藤。綁了個結實。知道怪物雖不傷害自己。可是防逃防死之心。決非一二日內所能解免。欲速不達。祇得過些日再說。不過心中奇怪。自己怎會睡得這般死法。被怪物綁得這緊。竟一絲也沒覺察。好生不解。不一會。便又聽洞口移石之聲。怪物走進。除和昨日一般。攜來許多山果外。還夾着一條生鹿腿。到了紀女身前。彷彿比昨日。又略鬆些。一到先解去手脚的細藤。然後聞唵了一陣。取了帶來的東西。抱着紀女。去至洞外。一面遞過山果。又指了指那條鹿腿。紀女暗想。日以山果爲食。也難充饑。見那鹿腿生劈下來未久。十分新鮮。便取向湖邊。用水洗剝乾淨。一摸身上。衣服雖然被怪物昨日裂成條片。幸而兜囊完好。剩有一點火種。也未失去。祇是這麼大一條鹿腿。

沒有刀不能整個吃。明知刀矛等物俱遺在對岸。祇是無法取用。無奈何祇得拾了些乾柴。把火點燃。持着鹿脚。往火上去烤。那肉太厚。外面已焦。內裏未熟。又不能再烤下去。祇得停了手。打算冷一會。再試撕着吃。那怪物先見紀女烤肉。祇在一旁歡躍。也不擾他。及見他肉烤好後。對肉發呆。竟識得他的心意。走向前來。抓起那條鹿腿。兩爪一陣亂扯。俱都撕成一二寸粗細的面條。紀女見他能解人意。便和他比手式。要那遺路的刀矛鏢箭。怪物祇是駭笑。意思未置可否。紀女以爲他不懂。比了一陣。也就罷了。因爲一日一夜功夫。祇昨晚吃了些果子。腹內空虛。挑了兩條熟而不焦的鹿肉。一嚐。竟是香美異常。便比手勢。叫怪物吃。怪物却搖了搖頭。祇吞吃了幾十個山果。紀女吃鹿肉。口渴。也跟着吃了些。又將餘剩沒有燒熟的肉條。在火上烤透。準備晚間餓了食用。由此那怪物便歡歡喜喜的。陪伴着他。寸步不離。除不時捧起身子聞唻外。並沒有別種淫邪舉動。直到天近黃昏。紀女將存烤的鹿肉。又吃了一飽。怪物忽要紀女進洞。紀女想連鹿肉帶回洞去。怪物又將頭連搖。紀女恐早。未必有這鹿腿帶來。仍然拿了。怪物也未強加阻止。祇笑了笑。就進洞。先把紀女聞唻了一陣。忽然連聲怪叫。用手朝石旁抓起一把山籐。便去綰紀女的手脚。紀女自是不願。忙連說帶

比哀聲央求。心想一次免細。日後便可乘機下手。誰知怪物並不理睬。紀女看出怪物不願傷他。舉動甚是留心。便和他強掙。正自手舞足動。猛聞一股子奇香透腦。面上似有枝葉拂過。立時便不省人事。醒來一看。黑洞洞的。手脚已被細好。知道怪物一時決不肯放鬆自己。在被誣辱。看怪物如此靈機。要是報仇不得。豈不更冤。如就此尋一自盡。又恐老父尋來。遭了毒手。不得不含垢忍苦。以待良機。傷心悲哭了一陣。怪物又從外面回來。照上兩次一樣。把紀女抱出看月。到了洞外一看。不特火已升起。火旁還堆着兩條肥鹿腿。和日前日遇見怪物失去的一把苗刀。才知怪物竟以明自己的心意。怪不得適才不叫取那殘肉。照此下去。不難有機可乘。不禁悲喜交集。便用刀割了些鹿肉烤吃。乘着怪物歡躍高興之際。又比手式。要那失去的鏢矛。怪物搖了搖頭。及至連比了幾次。怪物竟怒嘯起來。紀女見不是路。忙即止了手式。暗忖這東西如此性靈。看他每次出門。那麼防備嚴密。說不定用心業已被他看破。不禁又愁急起來。當晚怪物雖無別的不利舉動。却沒有昨日對待紀女親暱。紀女對月閒坐了一會。示意回洞。怪物仍將他抱了進去。紀女心雖憂急。且喜那怪物好似生有特性。自從被擒第一晚。受了奸污外。一直沒再受過蹂躪。每日都是刻板生活。怪物臥在紀女

脚頭總在天未明前出去。交午回來。中西之交又走入夜方回。每次出去必將紀女用山藤細綁。回來又帶了許多的山菓獸肉之類。與紀女爲糧。似這樣過了好些天。紀女枉自焦急。無隙可乘。幸而怪物心靈。言語雖然不通。手式比上兩次就懂。紀女漸漸也聽得出嘯聲用意。因和他一要鏢矛。怪物便即怒吼。不敢造次。又恐老父尋來遇上。祇得和他比手式。勸怪物遇見生人。不可傷害。怪物這個到似解得。將頭連點。方略放心。因每次怪物回洞解綁時。山藤全被掐斷。沙洲上花樹雖多。那種山藤。却不見有。用時怪物往石旁一撈就是。而且綁時總是聞着一股子異香。卽行昏迷。不知人事。想查個究竟。這一日又值下午。怪物出去之時。一個乖乖任怪物細綁。暗中留神。將氣屏住細看。那土穴不封閉時。本來透光。又值斜陽反射之際。看得甚是清楚。果見怪物捆身之際。忽然石後。取出一根長才數寸。生得極繁密的五色小花。朝着自己鼻間掃了一下。猜是那花作怪。忙卽裝作昏迷。把眼一閉。耳聽怪物轉身。才迷縫着眼。偷偷一看。怪物已往洞外走去。洞口也未用大石封閉。約有頓飯光景。正想脫身之際。怪物忽又轉來。一爪仍拈着那枝小花。一爪却抓着一大把去了枝葉的山藤。忽忽塞向長石之後。又朝自己周身聞嗅了一陣。然後縱出洞外。將大石移來堵好洞口。長嘯

一聲而去。想起那種五色異花。沙洲後面東生有一大叢。那日自己無心中。想採一枝聞香。被怪物搶去。扔入湖內。原來有迷人的功效。如能在暗中藏起一兩枝。乘怪物和自己親熱一個冷不防。給他聞上。至少必有個把時辰昏迷。豈不可以下手。盤算了一陣。怪物便自回轉。同時紀光也領了苗人。尋到湖邊。紀女想採那花。特地強爲歡笑。要怪物伴着。往沙洲後面深林之中閒走。紀女所攜火種。本來不多。到了晚間。因怪物寸步不離。剛一走到花的前面。便遭攔阻。恐惹怪物疑心。越不好辦。祇得暫且歇心。遇機再行設法。這時天已昏黑。便取些獸肉。飽餐了一頓。紀女終是急於報仇脫難。趁着月色。仍邀怪物。陪往沙洲後遊散。到了半夜。花未偷採到手。忽然刮起風來。拔木揚塵。勢甚迅烈。紀女身旁遺留的火種。本來不多。二日前業已用完。每次烤完鹿肉。總將餘火留着備用。連較晴明。這時更是一心專注在花上。通未在意。不想狂風驟至。容到想起跑向藏火之處。一些餘燼。全被大風刮滅吹散。一點火星俱無。不由着起急來。正和怪物在比手式。怪物忽朝對湖連指。紀女定睛從藏身的密林中。往隔湖岸上一看。竟有一點火星。明滅了兩下。當時還疑是螢光木火之類。正想和怪物比說。怪物已將他抱起。回到洞中。匆匆用山藤。將紀女手脚綁好。放在石條上面。出洞用石

堵好而去。回洞時節。紀女偶一計算。被困時日。猛想起適才所見。頗似苗人吸烟。發出來的火光。莫非老父回家。聞得凶信。帶了苗人尋來。被怪物發覺。闖去。倘真遇上。怎生得了。剛想到這裏。怪物業已動手。將他網好。走出洞去。紀女越想越覺所料不差。祇急得通體汗流。無計可施。身子在石條上。一路亂掙。滾下地來。滾到洞口。就着石隙。往外一看。外面黑洞洞的。那洞又在叢林深處。有草樹阻隔。月光。祇聽大風呼號。恍如潮湧。與湖中浪擊石打岸之聲。響成一片。湖對岸的情景。除有時發現怪物那一雙放光的怪眼。一閃而過。和間或從狂風中傳來的一兩聲怪嘯外。別的什麼。都難聞見。提心弔胆。在黑暗中。過了。好一會。忽然雷雨交作。對面景物。更難窺悉。又是好些時候才止。因怪物這次出洞。不在預定時間以內。對岸如果是老父帶人尋來。兩下決不會不遇上。如為怪物所傷。必早回洞。一去許久未歸。再加適才所見怪物。一雙怪眼。閃爍往來之狀。必與來人。在那裏爭鬥。馳逐。這半夜功夫。雷雨全住。反聽不見一絲聲息。難道老父業已見出自己和所帶苗人。俱為怪物所傷。特地往竹龍山桐鳳嶺。請了無名釣叟之類的能人前來。除害報仇不成。又想起自己失蹤。業經多日。老父先見同行苗人尸首。必當自己。也為怪物裂腦而死。倘如斬了怪物。逕行回去。自己即使將

被綁山藤磨斷。洞口大石也推移不開。豈不活困死洞內。臨死也不能見老父一面。心裏一著急。便哭喊起來。夜深山靜。容易及遠。果然不久。便有了回應。竟聽出老父口音。這時又恐怪物他去。並未伏誅。又是悲喜。又是憂惶。不知怎樣才好。直到紀光將他尋見。抬回家內。方哭訴經過。當時紀女便要尋死。紀光因祇愛此女。自是不捨。再四溫言哭勸。說我年將入暮。祇你一女承歡。雖然禍生不測。爲怪物所污。至多不嫁人。也就是了。你縱不念自己。難道也不念及爲父麼。紀女聞言。才去輕身之想。拚以了角終老。忍辱偷生。苗人們經此一來。愈發感戴。都把他父女當作親長看待。紀光除偶然出門行醫。代苗人販買應用東西外。到也相安。誰知三兩個月過去。紀女肚子漸漸大起來。起初天癸逾期不至。還祇當是上次涉險。受驚受寒所致。又羞於出口。後來紀光看出有異。一診脈。竟是孕徵。才知紀女與怪物雖祇春風一度。已然成胎。一則因是怪種。二則當地苗人對於少女貞操。雖然不著重。到底心中慚愧。父女商量。決計用藥將胎打落。紀光醫道原好。打胎却是初次。自己女兒總是格外細心從事。誰知那胎竟非常結實。紀光連用重藥。想盡許多方法。一絲也沒效果。反令女兒白受了許多苦處。萬般無奈。才想起往桐鳳嶺去求當初傳授醫道與自己。誼兼師友的無名釣電。

醫治到了那裏。把所有遇難之事經過一說。無名釣叟細問了怪物的聲音形相。大驚說。此乃深山木客一類。名爲葛魍。目如閃電。爪若利鈎。行動捷於飛鳥。力能生裂獅象。爪捉鷹隼。專食生物腦髓。和松柏黃精山果之類。因他行動舉止像人。喜把人當作同黨。并不輕易傷害。一生祇交合一次。雖然凶狠異常。對於配偶最是情重。而求偶之期。每年祇有一日。在此春情發動。前後十餘月中。暴烈無比。人獸遇上。均無倖理。祇過去那前後十幾天。或者將配偶得到。人如遇上。不將他激怒。至多受些囉哩。不致送了性命。以前莽蒼山玉靈岩左近。曾出過一隻。被武當派一位名宿收去。看守洞府。甚是得用。我有制他之法。並能用藥化去他先天中遺下的那一點僅有的淫根。使其歸入玄門。得歸正果。可惜事先不會知道。被你弄死。此物固性最靈異多疑。滿身逆鱗。除七竅要穴外。刀箭不入。這也是他犯了淫孽。活該死在你的手內。天時人事。般般湊巧。否則除了仙人飛劍法寶。休說你傷不了他。一經讓他發覺。來者是他仇敵。當時你和同去的人。任是逃避得快。也休想活命。令愛所懷異胎。休說藥力難施。就是我能將他打落。於心也是不忍。此子有此異稟。除形貌稍醜外。一切俱勝似常人十倍。依我之見。令愛元氣大傷。生子之後。恐難永年。你膝下無子。正可留下此子。以娛晚年。

將他害死。豈不可惜。你且回去。臨產之前。必定難產。到時我自來解救。紀光聞言。祇得帶了女兒回去。紀女依然恐爲人知。哭泣欲死。紀光心憐愛女。祇有遷到無人之處隱避。到了生養之後。再作計較。想了想。昔日怪物盤踞的沙洲。不但地勢隱秘。而且四面環水。湖光山色。水木清華。端的似仙靈窟宅。人間福地。遷到那裏去住。豈非一個絕妙所在。便去和苗酋說。湖心沙洲。容易藏妖。打算移往坐鎮。就便清除餘孽。請他派人相助。建兩間房舍。苗酋聞言大喜。便派了數十名苗人。帶了用具。隨同前往。祇一二日功夫。就蓋了一所房舍。紙窗竹屋。淨几明窗。加上四圍的嘉木繁陰。湖光嵐影。越顯得景物清幽。勝似畫圖。父女二人。督率苗人。建了一隻小舟。才行遣散回去。閒來無事。便去湖心打漿。洲邊垂釣。養鳥蒔花。讀書習武。到也怡然自得。因爲那裏以前是怪物窟宅。遷去未久。惟恐還有別的異物前來侵害。除偶然日裏盪舟過湖。到苗酋營中去與苗人治病外。從不容易遠離。一直無事可紀。那孕竟懷了一年多。才行臨蓐。生時甚是爲難。生前三天。無名釣叟到來。紀光延接進去。紀女腹痛如割。正在掙命。無名釣叟一按脈象。說還有三日。才得降生。便給了一粒止痛丹藥。吩咐紀光。速將預先招來的幾名苗婦。擇出兩名強健聰明的。授了方略。將產婦房中。打掃乾淨。除產榻

外。所有什物。一齊挪走。等後日嬰孩一降生。便將產婦抱往隔壁一間靜室之內。大家迅速退出室外。將門窗緊閉。等嬰兒縱躍力竭。無名釣叟。才行入室。去他先天中帶來的野性。一切準備。吩咐停妥。紀女服藥之後。疼痛漸止。紀光才放了心。陪着無名釣叟。出來觀賞沙洲風景。無名釣叟看了說道。你以前可聽人說起過。這裏有此湖蕩麼。紀光道。起初因為採藥。這一帶苗疆的山水形勝。差不多足跡殆遍。以前除妖時。忙於救人報仇。還不甚覺察。自從移居到此。越看湖那面的一片山巖泉石。都似曾經來過。依稀還記得起。這沙洲四外。祇是一片微凹的草坪。花樹叢生。左側巖上。還有一道大瀑布。並非湖蕩。後又尋到那巖上。雖然巖石大半崩墜。瀑痕猶在。越更猜是前數年。採藥入山舊遊之地。看這湖面。其圓如鏡。湖底坦平。沙洲恰在湖的中心。頗似有心開濬。心中奇怪。便問那晚除怪同來的許多苗人。竟有好幾個。說這裏以前數年。確曾來過。所見瀑布林巒。均極相同。並無湖蕩。如是人爲。何人有此妙法。至今疑團未解。道長動問。敢是看出有異麼。無名釣叟笑道。此物真個神奇。可惜淫孽殺孽太重。落到這般結果。紀光道。聽道長之言。莫非這湖。也是怪物葛魍所濬麼。無名釣叟道。誰說不是。此物身輕如葉。長於踏波飛行。性尤靈異。極喜修治山林。開闢泉石。最愛瀆水。

而居。他必見這裏羣山環拱。曠宇中開。景物幽麗。仗着識得水土之性。和天生的靈心利爪。把這草坪上。蕪雜草樹之類。全行拔去。將凸出地方的餘土。堆在中央。積成一座沙洲。然後推倒巖石。引那條瀑布。由源頭下注。從地底灌入草坪。成此潮蕩。又在沙洲上面。種了許多奇花異草。嘉木繁蔭。以爲他的窟穴。不想枉費許多心機。白白送你享受了。說道這裏。正行經沙洲後面。無名釣叟一眼看到那一叢備具五色的繁花。便問紀光道。此花也是原有的麼。紀光移居之後。才聽紀女說過。那花聞了。令人昏迷不醒。並不知道那花的來歷和用處。本想請教。聞言便將花的作用說了。無名釣叟道。此花乃人間異寶。名爲夜明草。又名雪桃。在川滇黔一帶的嵩山絕頂。積雪之中。花形如梅。分九片。一枝八十一朵。貼莖而生。雖然聞了使人昏迷。却專治毒靈。靈效無比。因爲產自雪山高寒。人跡不到之區。休說是人。產花之處。必有冰崖雪屏。鳥獸也難攀援立足。而且極爲希見。連我到處留心。也祇得到過一本。業已用完。還有一樣功效。服了輕身明目益智。祇是服時。須要掩鼻屏氣。方不爲花香迷醉。除了像怪物這種身輕力健。能踏雪飛行的異獸。便是仙人也還得預先查出產處。才能得到。你休要輕視了他。不過這種靈藥。移植在此。恐難生長。這裏奇花異草雖多。獨此最爲難得。又

是這般多法。怪物移來。必有用意。日久自會發現。等令愛產後。可將此花。交我帶回山去。此物非極寒之區。不能久植。我也沒有保養之法。祇好把他製成解蠱毒的靈藥。用來救人罷了。紀光近日。正因此花。原是終年常開。不知怎的。這一年多功夫。竟會無故減少。遠不似初來時。那般繁茂。先并不甚看重。祇當作玩賞的花草而已。一聽無名釣叟。說得這麼珍奇。是解蠱聖藥。好生心喜。連忙應了。二人在沙洲上遊觀談笑了一陣。又回屋去。看了會產婦。談到夜深。才行安處。兩日無話。到了第三日夜晚。亥子之交。產婦忽然發動。腹痛如割。紀光因無名釣叟說道。此時藥力難施。好在一切均已準備停當。安排就緒。祇得任那幾名健壯苗婦。扶持紀女。在室中掙命。可憐紀女。疼得通體抖戰。面目鐵青。所出急汗。都如豆大。似這樣疼到快交子正。無名釣叟。知是時候。忙命紀光傳語。室中苗婦。千萬小心。迅速行事。話剛說完。嬰兒已從紀女產門中。掙將出來。緊接着紀女身側扶持的兩個苗婦。便將紀女捧起。走往隔室。那按着嬰兒兩個苗婦。祇覺嬰兒異樣。也未看清面目手脚。正斷了臍帶。大家慌亂之際。那嬰兒一出娘胎。天生神力。隨着增長。那裏還捺得住。苗婦手剛一鬆。便被他身子一挺。縱將起來。滿屋飛躍。苗人婦女。原極怕鬼怕怪。雖然事先再三交代。因知紀女。不夫而孕。所

懷乃是神胎。動手時節。俱都是提心弔胆。那裏還經得起這麼一來。嚇得紛紛奪門而逃。嬰兒見逃走。莫名其妙。秉着先天野性。長嘯一聲。便即躍追上去。剛到門口。無名釣叟。早在那裏相候。手一幌。朝嬰兒迎頭一按。推入室中。忙即將門關閉。嬰兒被關。那肯老實。立時跳躍起來。那幾間屋子。苗人建得本來結實。又經無名釣叟指點。窗外面橫七豎八。釘了許多粗竹。嬰兒雖然天賦稟奇姿。畢竟還是初涉人世。純然一片混沌。因在門前。吃了一掌。始終不會想到衝門而出。祇管在室內崩騰叫嘯。也無人去理他。無名釣叟。又給產婦服了些寧神補氣的丹藥。對紀光道。嬰兒降生。令愛已無危險。祇是尙須將息數月。才能勉強康復。我不想此子天性。竟野到如此。這裏四面環水。有我在。也不愁他跑脫。你已然累了一日一夜。儘可前去安歇。率性等到明晚。他餓極之時。我再去找伏他。便了。當下將嬰兒交由苗婦把守。如衝入室來。即來報信。不可攔他。以防爲他所傷。吩咐已畢。仍一同回到紀光房中安歇。紀光一方心疼愛女。一方又因無名釣叟說。嬰兒稟賦特異。雖是怪物的種。總算是自己的外孫。女兒的骨血。女兒現在已誓不適人。祇要產後平安。異日此子長大。也可稍解他當年寂寞。想了一陣。不特把以前恨惡之心。全都冰釋。反到憂喜交集起來。滿肚皮似潮起伏。那裏

還睡得安隱。偷眼一眼。無名釣叟。盤膝端坐。在當中榻上。業已入定。鼻間兩道白氣。筆直也似射出。三四尺遠近。不住伴縮舒卷。暗忖無名釣叟。劍仙驚人。已有半仙之分。可惜自己相遇太晚。不允收歸門下。祇在半師半友之間。略得了點養生安命之訣。常時想起來。就悔恨無及。當初想令女兒拜他爲師。他又說女兒前生孽重。與他無緣。執意不肯。後來遇見怪物。果然應驗。他既贊賞新生嬰兒。資質。但不知肯收不肯。想到這裏。側耳一聽。嬰兒房中。跳擲叫嘯之聲已止。打算往女兒房外。問一問產後有無痛苦。就便背着無名釣叟。撥開一點窗隙。看看嬰兒。是何形相。便輕腳輕手。走下榻來。回見無名釣叟。鼻間白氣。盜發粗勁。吞吐更疾。猜是入定已深。逕自往外走去。到了嬰兒室外。這時天已大明。見防守苗婦。因熬了一夜。俱都沉沉入睡。貼壁一聽。室中靜悄悄的。忙將苗婦搖醒。先繞向嬰兒室外。也不顧什骯髒探頭進去一看。愛女仰臥榻中。室外朝陽。正對到他臉上。面容仍然難看。人是早已瘦得剩了一把骨頭。所幸睡狀隱熟。沒有吟呻之聲。略覺放了心。兩個苗婦。一個伏几而臥。一個正背着身子。整理湯藥。恐他看見自己。出聲招呼。將嬰兒驚醒。輕輕退了出來。然後走向嬰兒窗外一找。除非將窗板下了。將窗紙戮破。雖有一兩處細縫。却看不清裏面。窗板俱被竹皮釘

牢。去時又極費事。轉身尋來一把小刀。想將窗縫挑大些。以觀室中嬰兒動靜。正用刀輕輕在撥。忽聽一種噓噓之聲。由遠處傳來。祇叫了兩下。便即停止。一會又遙聲潮水作響。浪起潮鳴。因爲一心在削那窗縫。以爲起了大風。潮浪擊盪之聲。并未在意。不多一會。水聲又止。這時窗縫。業被紀光削成一指多寬。並將刀上沾了口唾。伸進去。將窗紙弄濕挑破。全窗景物。已可一覽無遺。一看那嬰兒。身長不像初生。約有三四個月大小。祇是骨瘦如柴。手足細長。生着半寸來長的指甲。形如獸爪。滿身細茸茸的黃毛。臉貌雖不似怪物。那等醜惡。却也有幾分相像之處。看上去頗爲結實堅強。想是叫跳了一夜。有些力乏。赤條條拱背環身。臉朝外。側睡地下。牆壁上木石剝落。盡是指爪痕印。剛看得有趣。猛聽身後竹籬搖動作響。立時便有一股奇醒之味襲來。紀光覺出有異。偶一回頭。不知何時。從竹籬外面。爬進許多五顏六色。千奇百怪的毒蛇。有的上半身。已穿去竹籬。下半身還盤糾在竹籬之上。最前面幾十條小的。已蜿蜒着過來。離身祇有丈許光景。個個昂頭怒視。紅信焰焰。最大的幾條。竟似有大碗口粗細。不由嚇了個眼花撩亂。胆落魂驚。那裏還敢細看。將足一點。往外屋內縱去。脚才落地。想起這蛇既多且毒。斷非人力所可驅除。嬰兒室門。雖然封閉甚固。產婦室中門窗。

俱是竹葦等物所造。如被蛇衝進去。怎生是好。心裏一着急。驚惶忙亂中。也忘了招呼無名釣叟。手摘下外屋的苗刀毒弩。拔步便往產婦室內跑去。自來產婦避風。門窗全行關閉。紀光到了一看。大蛇已從外面天井中。沿向產房窗前。那兩扇窗戶。吃他祇一兩撞。便將柵撞斷。緩緩探頭而入。目同電射。毒口開張。磨牙吐信。醒涎四流。室中兩名苗婦。早嚇得失聲怪叫。亡命一般。奪門逃去。紀光這時心疼愛女。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一手緊握苗刀。一手端着毒弩。觀準那蛇的口睛等處。正待發放。誰知窗外和兒啼一般。呱呱叫了兩聲。那蛇條地撥轉頭。退了回去。紀光知道今日來蛇太衆。其怒難犯。見他自行退走。愛女在側。投鼠忌器。不敢再去招惹。連忙停手。用刀尖點着窗門。將他關好。然後將室中桌椅移過去抵住。回顧牀上愛女。并未驚醒。不敢遠離。因聞蛇叫甚疾。就着窗欄上紙破處。往外一看。大小羣蛇。業已聚集一處。內中一條朱鱗大蛇。頭上生着肉角。白腮。三稜。聲如兒啼。在數十百條大小環拱之下。昂然翹舉。正自四面顧盼。猜是羣蛇之首。久踞不退。遲早是禍。正自焦急。那爲首朱蛇。忽然怪叫了兩聲。撥轉了頭。直往房側土坡下穿去。其餘大小羣蛇。也都蜿蜒抽身。似錦帶一般。跟着拋起。緊緊隨在朱蛇之後。轉眼之間。俱都鑽入以前怪物所居的洞穴之內。一條

也沒剩在外面。紀光這時才想起自己忙中大錯。眼前放着無名鈞叟在此。不去求救。却來與蛇拚命。幸而下手稍慢。否則一擊不中。將蛇惹惱。父女二人豈不是要同歸於盡。事在危急。再也不暇顧於污穢。正要回身抱起女兒。逃往無名鈞叟室中求救。猛見窗外打了一道電閃。再就窗隙外一看。無名鈞叟手正抱着那初生的怪嬰。已端端正正的盤膝坐在離洞穴兩三丈遠近的一塊大石之上。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。注定穴口。面容甚是嚴肅。知他爲了除蛇而來。心中大喜。胆子一壯。便停了手。率性用手巾將窗格挑破了一個小洞。往外觀看。起初聽見洞中羣蛇一片奔騰之聲。甚是囂雜。未後祇聽呱呱叫了兩聲。羣響頓息。忽然洞口一花。數十顆五顏六色。千奇百怪的蛇頭。同時鑽將出來。約有七八尺光景。下半截身子還在洞內。俱都將頭向上昂起朝外。環成一箇圓圈。和數十根光桿蓮蓬相似。定在那裏動也不動。再看無名鈞叟仍和適才一樣。無什動作。手上怪兒似已睡熟。稍過片刻。無名鈞叟忽從大袖內取出一箇黑葫蘆。不知怎的一來。便將手上嬰兒驚醒。那嬰兒先天子極野。醒來見身體被人抱住。立時怪叫一聲。手脚齊施。亂掙亂抓。無名鈞叟目光仍注定前面。祇回手摸了兩下。嬰兒便即老實。不再作聲掙扎。這裏嬰兒方始寧靜。洞中若干蛇。又是

一陣子奔騰騷動。接着呱呱兩聲怪叫過去。從那數十條羣蛇圈成的蛇環當中。倏地鑽出那條肉角朱鱗的怪蛇。這條想是蛇中之王。羣蛇都似在聽他號令進止。一樣是上半身先出來。一顆頭却在環中翹舉。昂得高些。一出現先昂着那顆怪頭。吐着二尺長的火焰一般的紅信子。往四外一看。一眼望到前面無名釣叟。和那手上的怪嬰。猛的一聲怪叫。其聲慘厲。令人心顫。形容不出。比起適才所叫數聲。還要難聽十倍。那怪蛇叫後。三角形的兩腮。便怒漲起來。立時比斗還大口裏發出絲絲之聲。身子不住微微屈伸。身上逆鱗。急浪也似顫動。環中羣蛇好似有些畏懼。不約而同。將頭一抵。紛紛向外避開。中間空隙越大。那怪蛇的動顫也越來越疾。紀光知道那蛇見了生人發怒。就要作勢衝出。這般凶毒之物。休說被他咬上。難以活命。便聽他那一聲怪叫。也覺體麻寒噤。周身毛根直豎。無名釣叟既來除他。爲何將嬰兒也帶了出來。好生不解。打算乘怪蛇全神貫注前面之際。對準他口眼等處。給他射上兩毒藥弩箭。又因事前沒有無名釣叟知會。看無名釣叟神態。甚爲慎重。恐於事有礙。不敢妄發。正自躊躇不定。那怪蛇倏地將頭向後微縮。再往前一伸。朝着無名釣叟。將大口一張。便有數十道顏色灰黃的毒氣。比箭還疾。噴將出去。那知這裏蓄勢噴毒。無名釣叟也早

有準備。觀準蛇怪一張口。雙目微一開闔之間。適才紀光所見兩道白氣。便射將出來。長約二丈。兩下才一交接。忽然散布開來。將毒氣完全包住。更不怠慢。舉起手中葫蘆。將蓋揭開。朝着前面那兩道白氣裹住。怪蛇所噴毒氣。便似一團雲烟。往回飛滾而來。祇聽一陣陣絲絲之聲。一會都收入葫蘆之內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怪蛇見內丹已失。自己萬分急怒。一聲慘叫。連身竄起。無名鈞叟已就葫蘆蓋好。兩條白氣吸入鼻中。大喝一聲。孽畜劫數已至。還不授首。說時一道光華。從身畔竄出。兩下相隔。原不甚遠。蛇身并未出盡。正似一道赤虹往前竄起。還未下落。無名鈞叟的劍光。已繞向蛇身。一下斬為兩斷。那下半截蛇身。搭落洞口。上半截蛇身。仍和未死一般。張口吐信。呱呱怪叫。朝無名鈞叟衝去。那道光華。真也靈速。將蛇一斬兩段。早又回頭追來。朝着斷蛇頭上。又是一繞。先將蛇身直劈兩半。然後一陣亂絞。祇見光華閃閃。轉眼間。成了碎斷。怪蛇伏誅。洞口羣蛇。立時一陣大亂。紛紛作勢。向前逃竄。無名鈞叟。將劍光一指。便朝羣蛇飛去。齊洞口橫着一繞。這數十條狠毒狠粗的惡蛇。蛇頭像山石暴崩一般。紛紛斷落。蛇羣乍見劍光。自是害怕回竄。蛇頭被斬。又是一陣亂縮亂擠。那大一個洞口。立被死蛇殘身堵死。蛇頭和血肉。亂了一地。奇醒之味。刺鼻欲嘔。紀光知道洞中還

有下少毒蛇。恐留後患。剛想出聲呼喚。無名釣叟已走向窗前。說道。紀賢弟。我已見你令愛。適才想已受了虛驚。此時洞中還有餘蛇。連這洞外死蛇腥毒俱須除盡以後。此間更是藥土。嬰兒性野。被我用法禁住。先時用他爲餌。此時已無用處。可將窗戶打開。接抱過去。使他母子先行相見。等我把這裏清除完了。再說一般詳情吧。紀光聞言。忙將窗戶打開。接過嬰兒。方要稱謝。無名釣叟已回向洞口。將手一指。一道光華飛進洞去。祇聽洞中羣蛇慘叫與騰蹕之聲。亂成一片。約有頓飯時光。騷聲方息。這時紀女業已醒轉。見紀光抱住嬰兒。站在窗前。好生奇怪。忙問爹爹怎的。不怕污穢。進房則甚。紀光正略說前事。忽聽窗外無名釣叟呼喚。連忙跑出一問。無名釣叟笑道。羣蛇已被我用飛劍斬盡殺絕。總算替世人除了不少大害。祇是先斬的那條蛇王。其毒無比。身軀又極龐大。甚難處置。此地四面皆水。無法運走。火化土葬。均是不妥。一個遺毒。禍患無窮。苗人門子極小。此事難命他去。你我將鋤箕等物取來。我給你口裏啣了靈丹。先由我將堵洞蛇尸消盡。你可將這外面的死蛇斷體。運塞洞中。等我用消骨神藥化去之後。再連那有蛇毒的石土掘去。填入洞口。就此將洞堵死。以免爲害。紀光領命。忙去將應用之物取來。無名釣叟早從身畔取出。一個白玉瓶兒。用指甲連挑

出了好幾次粉紅色的藥粉。彈向洞口死蛇身上。紀光便幫用樹枝。將那些死蛇又來。塞進洞去。過不多一會。洞口那麼多的蛇身。漸漸由大而小。化成奇腥無比的綠水。順洞口凹處。往裏流去。最後才收拾到那蛇王的殘尸。紀光正一段段搬運之間。忽見死蛇斷腮間。露出一團肉紅東西。細一看。竟是新生嬰兒的胎胞。不知何時。被蛇吞入口內。還未化盡。記得嬰兒生時。無名釣叟。會命人將胎胞。丟向昔日怪物所居洞內。莫非羣蛇來犯。已有前知。剛要發問。無名釣叟已然笑道。今日之事。全從嬰兒身上所起。少時我進屋。將此子野性化去。再詳說吧。紀光道。聞得毒蛇大蟒。大都頭骨等處。藏有異珠。這麼些厲害的大毒蛇。怎的一粒無有。無名釣叟道。奇蛇毒蟒大都藏有寶珠。這僅是些尋常毒蛇。年代也不夠。那條蛇王。雖是奇毒無比。一則是條雄的。所煉丹元。已被我行法收去。所以沒有珠子。經此一來。本山附近百里之內。毒物已然除盡。儘可高枕無憂了。二人隨談隨動手。個把時辰過去。所有地上帶血肉腥涎的泥土。俱都剷起。填入洞內。無名釣叟又彈了一些消毒的藥。然後用劍光斬斷巖石。封了洞口。因湖水被羣蛇涸過。難免有毒。又留了數十粒靈丹備用。這才一同回轉室中。吩咐將嬰兒抱來。看了看。驚問道。嬰兒吃過母乳麼。產婦性命休矣。紀光聞言。連忙走至

產房外面一問。原來紀女本把怪物。恨如切骨。懷胎之時。恨不能把他打掉。被無名釣叟力阻。說所懷乃是異胎。無法打落。已是添了羞忿。產前嬰兒在腹內轉身。又受了許多痛苦。更把嬰兒恨如切骨。及至降生下來。服了無名釣叟靈藥。疼痛漸止。沈沈睡去。醒來時。正值紀光出去收拾污穢。將嬰兒交他暫抱。初接過。心中還是厭惡。隨手將嬰兒放躺在榻上。連手都懶得撫摸。這時室中苗婦。全都嚇得躲向一邊。功夫一大。覺着無聊。偶對嬰兒一看。雖然生相奇醜。那一雙眸子却是光芒炯炯。靈活非常。試一摸他週身肌肉。竟比鐵還硬。剛生嬰兒。竟知戀母。見紀女一摸他。便嘻着怪嘴。朝着紀女直笑。因為手足被無名釣叟點了穴道。不能動轉。祇將頭往懷中直拱。口裏呀呀不絕。迥不似適才在隔室騰躍時怪嘯之聲。那般難聽。由來母子天性。又想起無名釣叟。所說許多異處。自己為怪物所污。萬不能再適人。此子雖是怪種。到底也是自己骨血。一邊想。一邊撫視。漸漸轉憎而喜。動了母子天性。慈愛起來。一把將嬰兒抱過來。臥在自己腕上。祇顧逗弄。不禁越來越愛。末後見嬰兒。老是仰面注視自己。一顆頭直往胸前連拱。一時情不自禁。便解開了懷。喂嬰兒的乳食。產婦初生才祇幾個時辰。那有多少乳汁。乳頭才被嬰兒咬住。便覺吸吮之力甚大。渾身麻癢。禁受不住。欲

待不與。嬰兒又求乳甚急。祇得強忍着由他吮吸。不多一會。紀光便來抱走。無名鈞叟看出有異。問知前情。嘆道。令愛前生孽重。我祇說人定可以勝天。誰想依然難保。枉費我許多心力了。紀光驚問其故。無名鈞叟道。令愛全身精血。五分之二。耗於怪物。五分之二。耗於嬰兒。祇有五分之一。苟延殘息。如果沒有這一來。常服我的靈丹。未始不可多活一二十年。如今骨髓俱枯。元陰已竭。縱然多服靈藥。也不過是一二年間的事罷了。紀光聞言自是悲苦。無名鈞叟勸道。數由前定。哭也無用。我此次事事謹慎。一切均早有防備。却未料到產婦會給嬰兒乳吃。且莫愁苦。好在還有些日壽命。許能從死中求活。也說不定。此子如不遇我。自是難料。此番化去他的惡根野性。便是仙佛中人。也算你。不幸中之大幸了。說罷將嬰兒禁法才一解。那嬰兒便從紀光手中縱起丈許高下。伸出兩條比鐵還硬鳥爪一般的小手。對準無名鈞叟便自抓去。無名鈞叟命紀光速去。將應用食物果子取來。一面閃躲。一會食物取到。無名鈞叟先取了一枚果子。咬了兩口拋掉。等嬰兒拾起學樣。剛咬一口。又給他劈面搶來吃了。又將別的食物果子擎在手內不與。嬰兒已是餓急。不由怒發如雷。兩條細長手臂。像雨點一般。朝無名鈞叟頭臉上抓去。嬰兒雖有異稟。怎能沾挨得上。祇急得口中怪嘯。連連

不絕。無名鈞叟也不理他。等他跳叫力乏。意欲少息。又用食物上前引逗。約過有兩個時辰。嬰兒通未停止。漸漸目露凶光。野性大發。口中涎沫亂噴。幾攻伸出手爪。做出攫擊之勢。與怪物在日。生裂獸腦時的神氣。一般無二。無名鈞叟。知是時候。便不住抽空去拔扯他身上的黃毛。嬰兒又疼又惱。欲罷不能。不由急怒攻心。連身縱起。怪嘯一聲。口張處。噴出一團半寸方圓的紅塊。立時兩脚一登。四平八穩。由近屋頂處。跌將下來。紀光上前一看。業已暈死過去。無名鈞叟忙從懷中。取出一把極鋒利的小刀。忽忽將嬰兒後腦剖開。從腦門附近。割下一塊比鐵還硬的三角骨頭。放入另一個玉盒以內。然後取了一粒丹藥。手研成粉。灑在創口。從法寶囊內。取出先準備就的生鹿皮。與收口的靈膏。將創口貼好。無名鈞叟。動作甚快。等到一切準備停妥。嬰兒已然回醒。睜着兩隻怪眼。不住東張西望。口邊帶着一絲微笑。雖然仍舊醜怪。已露出初生嬰兒的天真。迥不似先前那般凶悍。惡之態。無名鈞叟給了他些果子食物。嬰兒笑嘻嘻。接過便啃。人小食量却大。又加生來就長着上下四個門牙。不消一會。便吃了好些。越發歡喜。賴在無名鈞叟懷裏。祇管牙牙學語。甚是依戀。無名鈞叟便命紀光。抱了進去。吩咐產婦。不可再給乳吃。餓了祇可給他飯食果餌之類。因為產婦懷着這

種怪胎。精血元氣。已然耗損太多。他生具異稟神力。再絕乳吃。精血更要被他吸盡。縱使華扁復生。無能爲力了。紀光稱謝領命。抱了嬰兒進去。依言囑咐。將嬰兒暫交苗婦抱持。二次出來。無名釣叟才說起除蛇經過。原來那頭生肉角的朱子。名爲獨角吹蝨。其毒無比。便是慣產異蛇的苗疆。也不常見。原是一對。以前被怪物葛魍弄死。乃是一條母蛇。無名釣叟。先聽紀光說起紀女。會發毒藥鏢。督誤中大蛇。沒有打中怪物之事。因知怪物力大無窮。爪利如刀。差一點的蛇鱗。不敢輕攪其鋒。怎會鬥了好一會。才被怪物弄死。雖覺那蛇。不比尋常。也未斷定是這獨角吹蝨。再加紀光父女。移居沙洲前後。並無異兆。也就罷了。直到紀女臨產前三日。來到紀家。第二日無心中。在沙洲上遊玩。行經怪物所居的舊洞。看見洞口。草色有異。洞外沙土中。隱隱有蛇蟠之跡。細一觀查。知有奇毒異蛇來過。暗忖這裏潮蕩沙洲。俱是怪物新闢不久。聽紀光說。平時連個蟲多影子都無。怎的會有這般大而且毒之蛇。而且洞口土石。有好幾處。都被蛇口啃碎。痕跡新舊不一。分明來此尋仇不遇。怒到極處。恨而出此。其來還是不止一次。正自奇怪。猛想起紀女遇怪時。誤中大蛇之事。覺得有些暗合。二次又一細問紀光前事。那蛇形狀。竟似獨角吹蝨。這東西專愛尋仇。些須忤犯必報。越知所料十

有二三。當下便留了心。晚間入定時。澄神息慮。運合陰陽。按先天易數。細一推算。才知雌蛇死後。被怪物扔落山澗。身上帶有怪物爭鬥時。遺留的氣息。隔了好久。才被雄蛇尋去。聞見。四出尋找怪物報仇。幾次尋到怪物所居的洞內。這東西也頗有靈性。祇當怪物未死。不在洞中。所以沒有騷害旁人。逕自回轉。這次怪嬰兒一降生。那蛇就在湖蕩左近潛伏。他如聞見嬰兒從先天中帶來怪物的氣息。定要跟踪尋來。無論人畜。祇被這種毒蛇。吹上一口毒氣。準死無疑。當時我恐嬰兒受了傷害。所以才吩咐將嬰兒室中門窗。封閉嚴緊。我知嬰兒。生在半夜。彼時正是天地交泰。毒蛇尚在洞中蟠伏吐納。來時必在天明以後。特地命你。前去安睡。由我一人。暗中處置。我本不難迎頭用飛劍將他殺死。一則他那毒氣。如能當他噴時。收斂了去。日後頗有用處。二則這蛇又是蛇中之王。遠近百里以內的毒蛇。聽見他的嘯聲。俱要趕到。這次前來。與前幾次不同。必定帶有許多同類。正好誘他入洞。一網打淨。嬰兒胞衣。氣味最重。我已預先命人。等嬰兒一降生。便扔在昔日怪物所居的洞內。一面我將本身真氣調勻。準備同蛇鬥時。將他內丹化成的毒氣包住。

第三回 續命無方二仙憐孝子 返魂有術九載待靈芝

收入玉瓶之中。那毒氣非常厲害。我不知那年份的深淺。一絲也大意不得。我還未十分將氣煉正在入定之際。你已然悄悄出去。隔窗偷看嬰兒。又私將窗板挑破。如非那蛇聞得胎衣氣味。比嬰兒濃厚。趕尋了去。此時嬰兒焉有命在。容我煉好真氣。忽聽蛇嘯之聲。再一看你不在榻上。忙出來一看。那蛇已從屋前繞向後洞。那先前拱破產婦室中窗戶的一條大蛇。剛剛退出。我隔窗看見你父女無恙。才放了心。便隱過一旁。等羣蛇擁入洞。才行現身。朝着洞口坐下。引他出來就戮。當初未有湖蕩前。那洞原是平原中。僅有的一塊大石。雖有洞穴。裏面全是堅石。並無出路。蛇到裏面。祇見胎衣。不見仇敵。越發急怒發威。亂咬了一陣。吞下肚去。我在洞外。微一引逗。便將他引了出來。先用真氣。收了他的丹元。然後無分大小。一齊殺死。如今毒蛇已盡。俱化血水。祇是那一股奇毒之氣。閉在洞中。無處宣洩。日後必產一種五色彩菌。這東西配治蠱藥。以毒攻毒。大有功效。日後發現。不可用手去挨。迅往桐鳳嶺送信。我自親來採取。令愛除非採得千年靈芝。終難永年。我走時再

給他留下數十粒丹藥。至多可保五年壽命。嬰兒萬不可憎他異種。須要好好看待。異日也是我道中人呢。紀光聞言。含淚稱謝。當下便要將嬰兒。拜在無名鈞叟門下。無名鈞叟笑道。若論我爲人。却也介乎仙俠之間。祇可惜當初投師。走錯了路。誤入旁門。所學除行醫外。俱非玄門正宗。還算我心術端良。見機又早。當先師遭劫之際。我剛學成劍法。觸目心驚。想改投正教。又覺不報仇而事仇。有負師門恩義。這才立誓。積修外功。力行善事。使各派道友。知道旁門之中。一樣也有正人。但等功行圓滿。再行兵解。轉過這一劫。以求正果。如收徒弟。異日便免不得有了門戶之見。將來學成在外。定必生事。反而累我。當初不肯收你。祇允傳你醫道。也是如此。此子有這般奇特的稟賦。異日自有機緣相就。如今剛生下地。我就肯收。也難傳授。何必忙在一時呢。紀光知道無名鈞叟性情古怪。不敢再爲深說。祇得罷了。三朝之後。無名鈞叟作別走去。紀光挽留不住。祇得恭送過湖。回家見紀女。伏臥病榻。甚是清瘦。好生痛惜。除盡心調護外。又將無名鈞叟留的丹藥。按時與他服用。紀光醫道。本已得了無名鈞叟真傳。這幾日又在百忙中。抽空領教。益發精進。每日診治。紀女病體。自是逐漸有了起色。就這樣。還是過了百天才能下地。大半年以後。表面上看似復原。要一細按脈象。真元仍是

虧損到了極處。紀光知道愛女決難長壽。心中異常愁苦。還算嬰兒靈敏。自生下地以來。身健力大。不需乳食。又經無名釣叟去了腦中惡骨。除性情古怪外。天性最厚。一點點的年紀。便知孝順。還可略娛心情。紀光給嬰兒取了個名字。叫做紀異。光陰易過。轉眼便是四五年光景。嬰兒已長大有八九歲大孩般高矮。祇是骨瘦如柴。看身材彷彿極瘦。可是生具異稟。不但蹤高跳遠。捷逾猿猴。而且身子比燕還輕。竟能飛行林杪。枝柯不動。尤其是那一雙怪眼。炯炯放光。就在黑夜之間。也能辨晰毫芒。目光所及。纖微必覩。一雙長臂利爪。更能穿木裂石。真個是力大無窮。世所僅見。紀光父女見他這般異相。一些也不嫌他醜陋。反到更加疼愛起來。這天紀光父女祖孫同席吃飯。因是夏日。便擺在湖邊。恰值日落之際。夕陽光從林蔭中。斜射到紀女臉上。紀女自從產後起床。一直無恙。紀光每日見慣。也不似前此那般憂不去懷。這時正坐在紀女對面。覺出他顏色不對。仔細一看。肉皮裏已無血色。甚是難看。私心自思。女兒近來。眠食如常。並無病狀。還以爲是陽光映射之故。當時雖有些吃驚。也未出口。及至匆匆吃罷了飯。叫紀女伸出手來。一按脈。才知一兩天功夫。脈息已有了死徵。猛想起無名釣叟行時之言。屈指一算。離產子之期。正是五年。看神氣。至多還有十日壽命。心裏

一酸不禁流下淚來。紀女本聰明。猜是不妙。便安慰紀光道。女兒自經大變。恨不速死。祇爲爹爹膝前伏侍無人。又承無名仙長靈藥保命。多偷生了這幾年。已是多餘。更幸此子。雖是怪種。頗異常兒。如今業已逐漸長大。雖祇才六七歲。却比大人還強。女兒就算短命。也是前生孽重。食報今生。爹爹有他。不愁沒人服伺。女兒雖死九泉。也瞑目了。紀光含淚答道。話不是如此說。無名仙長行時。雖有我兒祇有五年壽命之言。並非毫無解救。前年來收蛇菌。我又問過。他也說是時至再看。目前難定。如有可生之路。何忍使你撇我而去呢。紀女苦笑道。並非女兒實不願活。祇是無名仙長所說。那千年靈芝。漫說無處尋覓。縱有也是神靈怪物守護。我你俱是凡人。那裏能得到手。否則像無名仙長所賜靈丹。平素治挽沉疴。何等靈效。女兒吃了這許多。也祇保得這五年。別的藥。還有什麼效驗。父女二人。越說越傷心。說到末後。竟抱頭痛哭起來。紀異年雖幼小。早已明白事體。見祖父母親痛哭。心裏悲慟已極。暗中祇打主意。表面上却絲毫不露。祇把深含痛淚的怪眼。一翻一翻的望着乃母出神。一句話也不說。紀光父女並未在意。父女相對愁思。終是不捨分離。紀光知道除了求無名釣叟。別無方法。但是自己已然被他拒絕過了。兩次再說。未必有用。忽然想起孫兒年紀雖幼。比起大

人還要矯健得多。又是無名釣叟垂青之人。他如單人前去。或者無名釣叟念在他一番孝思。給他設個法兒。明知紀女業已神遊墟莽。此去毫無把握。但是死馬當作活馬醫。也不能不作此打算。便和女兒說了。紀女一聽桐鳳嶺相隔有那麼遠。紀異單身前往。到底年紀太幼。難以放心。力持不可。父女二人正自竊竊私語。紀異五官何等靈敏。竟自全聽了去。暗忖。明着母親必不放走。便坐在旁邊。故意裝出要睡神氣。紀光父女商量了一陣。仍未決定。見天色已晚。便喚了紀異回房安歇。紀異候至半夜。見母親仍在祖父房中泣話。越發心酸。再也忍耐不住。逕將房門倒掩。偷偷越過竹籬。到了湖邊。紀異雖不似乃父那般能在水皮上踏波飛跳。因為先天遺性。從小就愛狎弄波濤。能在水底遊行。這時更恐解船驚動祖父。便將衣服全脫下來。啣在口裏。輕輕步入水中。將頭昂起。雙足一登。就在滿天星光之下。遊魚也似直往湖的對岸泅去。一會抵岸。且喜衣服未濕。穿好便即上路。當地去桐鳳嶺。祇有兩條路。紀異會聽紀光說過。小路雖是崎嶇。一則要近得多。二則恐乃母趕來追。上。便一路翻山越澗。上下峭崖峻坂之間。由小路往桐鳳嶺那一面趕去。畢竟紀異年幼。平時出獵鳥獸。採取花果。俱在近湖數十里以內。不會出過遠門。紀光所說路徑方向。祇是一個大概。離家不

到百餘里。便入迷路。走入亂山之中。紀異一見沒了路徑。心中自然焦急。轉眼過午。論走的路已超出了幾倍。仍然未到。出門未帶食物。不由腹饑起來。紀異救母心切。仍然飛也似的前進。順手採了些道旁山果充飢。苗疆深山毒草毒果甚多。不知怎的一個不在意。隨手採了一種不知名的毒果。納在口內。剛咬了一口。覺着鹹臭無比。連忙吐出。口裏已沾了毒汁。再走片刻。漸漸口渴欲焚。心頭煩惡。難受已極。想要飲水。附近不但沒有一個溪澗。連果子也難尋到。越走越乾。口裏似要冒出火來。正自無計可施。忽然一眼望到前面峭壁上有幾枚紅草。其形如蘭。又細又長。和錦帶一般。飄飄下垂。山風動處。蘭葉當中現出一個碗大的柑子。顏色金黃。湛然有光。看去肥大可愛。碧莖朱葉。掩映生輝。紀異當時渴極求解。也沒想到柑子怎會長在初夏時分。又長在蘭葉中間。見那柑子。離地有數十丈高下。背倚危崖。下臨絕壑。崖上之壁。除這幾枝蘭葉外。寸草不生。無可攀附。一次又縱不上去。一時情急。將鞋脫去。施展天生奇能。用那比鐵還硬的長指爪。像壁虎一般抓上去。相隔還有數十丈。便聞得香風透鼻。轉眼到達。一看上崖壁已凹縮進去。成了一片畝許大小平崖。那柑子生本之所。就在崖前。根前石土零亂。彷彿剛才不久有人來此掘過。紀異也不管他。翻身上來。坐在崖

邊摘了柑子。剛用手一撥開。那股清香之味。真是難以形容。祇是與常柑子不同。柑皮去了一層。又
 一層。剝到末了。僅剩彈丸大一個果形。如去殼荔枝。顏色碧玉。四圍有一圈淺綠色的微量。鮮豔奪
 目。紀異見柑子這小。不足解渴。未免有些失望。及至納入口中。竟是一包汁水。到口融化。滿嘴甘腴。
 芳騰齒頰。把適才煩渴全都解去。精神大振。再往崖下一看。雖然自己慣於跳高縱遠。像這般數十
 丈高下的危崖。却未憑空跳過上來。情急買勇下去。手足已受了一點傷。再用前法。已是爲難。跳下
 去。又覺有些胆怯。方自沉思。將下不下之際。猛想起下旣爲難。何不往上尋路。回頭一看。身後靠巖
 處。是一洞穴。穴底彷彿有光。起身鑽往洞中。照那發光處走去。兩三轉後。居然走出洞外。面前又現
 出一片平崖。奔向崖口。雖然一樣是峭壁危削。却是藤蔓糾結。不似那一面寸草不生。而且中途儘
 多落脚之處。忙攀藤蔓。援了下去。還未到達崖底。便聽上面。銅鐘崩裂般。連連怪聲吼了兩聲。接着
 便聽叭噠叭噠。由遠而近。甚是疾驟。震得四山俱起了回響。紀異心中驚疑。仰頭往上一着。那東西
 已到了崖口。由下往上望。祇看見一個有圓桌面大小的腦袋。顏色碧綠。爛糟糟的。生着不少酒杯
 大小的眼睛。金光四射。張着血盆大口。直噴白霧。正在據崖張望。紀異雖然胆大。畢竟年幼。自從出

世以來。幾曾見過這般凶惡的怪物。心裏一害怕。打算速速下降逃避。不會想手一慌張。正抓在一根朽藤上。吶以一聲。將藤折斷。偏巧這一處崖壁。是凹進去。又在忙亂之中。再抓別處。已來不及。竟凌空十餘丈。墜了下去。當時覺着身子輕飄飄的。與往常不同。也未在意。落地時。身略一穩。即行站定。一點也沒受傷。見手中還抓住半截斷藤。忙隨手扔去。還以為上下相隔甚高。怪物未必能夠追來。誰知起初怪物見至寶。被人盜走。奮怒追來。噴看人的腳跡。追到崖口。並未看見紀異。紀異如將身子貼壁。隱在崖凹藤蔓之際。怪物目光雖然靈銳。也看不見。略待一會。自會回轉。這一慌張落下。反被怪物覺察。銅山東崩。洛鐘西應。一聲怒吼。震得四山却是嗡嗡之聲。震耳欲聾。半響不覺。怪物吼罷。竟不顧命的從崖上。縱地追來。紀異經行之處。一邊是撐天危嶂。僅有這半壁腰上。橫着的一條險徑。另一面更是一片平滑不能立足的峭壁。中間隔着一條十餘丈闊。其深莫測的廣壑。雲霧沈沈。望不見底。這一條路。寬仄不一。寬的雖有數丈方圓。仄的却祇有尺許。崎嶇峻嶮。不比平原大坂。可以奔騰馳逐。這東西更不似平常見慣的野獸。可以和他力搏。來時又是那般先聲奪人。嚇得紀異連頭也不敢回。一個勁往前逃走。怪物脚步沉重。叭撻叭撻之聲。山搖地動般追來。眼看離

身越近。路忽分成兩條岔道。寬處業已走完。越去越仄。一頭是絕地。無路可通。另一頭雖然面前一段稍仄。祇越過臨壑那一段險徑。便是一片盆地。論理原該往活路上逃走。紀異忽然靈機一動。暗忖這一面。雖然有路可逃。但是怪物行走這般迅速。難免不被他追上。那面雖是死路。可是路極險隘。山石礮擊。上下蜿蜒於危壁之間。連像自己這般矯健輕小的身材。都不能并肩行走。怪物身軀比兩個水牛還大。就使凶狠異常。沒有他容身立足之所。他也無奈已何。不如逃向絕路。且避開眼前危機。再作計較。想到這裏。便往那條絕路上飛跑下去。約有半里之遙。聽得怪物怒嘯不絕。祇是追逐之聲漸遠。同時前面的路。也將近走完。爲峭壁所阻。休說人行。便是猿猴。也難攀援。這才回頭注目一看。那怪物果然吃了身軀太大的虧。盤踞在一段下臨危壑。上覆危崖的險路口上。無法過來。頭上金光閃爍如星。不住聲的怪吼。紀異驚魂乍定。方得仔細觀察。見那怪物。生得身長兩丈以內。通體碧色。滿生綠絨。乍看爛糟糟的。伏處前高後低。看不見後半身。一顆滾圓圓的大頭。上生有七個眼睛。祇有酒杯大小。睜合之間。光芒遠射。大鼻掀天。宛若仰盂。雖然吼嘯連聲。嘴却閉住。也不知有多大。腿似不長。腳爪也爲綠絨球一般的毛團遮住。看去形相甚怪。紀異胆力絕壯。先時害怕。

全爲怪物先聲所懾。及至怪物爲地形阻住，追不過來，兩下對耗了一陣，見怪物也無什奇特伎倆，胆子不由漸漸大將起來。暗想後退無路，前行又爲怪物所阻，自己還懷有關係着母親生死大事，莫非還和他耗上一年不成。越想越後悔，不該往絕路上逃走。鬧得進退兩難，幾次四面尋找，俱都無可飛越。怪物形相凶惡龐大，手中又無有兵刃，到底有點胆怯，不敢硬闖。正自惶急，猛見這一條險徑的峭壁上面，滿生許多石包，大多形如半珠，大小不一。心想這怪物儘自不退，何不將這壁上的石包，扳折下來，去將他打走。當下隨手抓着近處石包，兩手用足平生之力一扳，嘆的一聲，居然扳了一塊海碗大小的石塊。紀異心中大喜，忙將那石頭放在足旁，又去扳第二塊。接連動手，連大帶小，約扳有十幾塊。這才挑了一塊大的，站起身來，對準怪物頭上打去。耳聽像打破鼓一般，蒲的一聲，打個正着。那怪物本已耗得有些不耐煩，經這一下，益發將他惹惱，嘩的一聲怪嘯，那口邊忽然噴出一團濃霧。頃刻之間，佈散開來。這裏紀異還不知道利害輕重，祇管將石連連往雲霧之中，打個不休。那雲霧也越來越密，漸漸怪物全身都被遮沒。憑紀異那樣的天生神目，也祇看得出一些星光，在霧中閃動。不多一會，紀異扳下來的那一堆石塊，業已打完。怪物兀自吼嘯不退，再尋石

塊來打時。雲霧已到身前。到處白茫茫。那裏還看得峭壁上面的石包。好容易發見身後高壁。離地丈許。有好幾塊附在上面。想去扳將下來。身剛縱起。猛覺雲霧中的那些星光。離身甚近。微一存思。那正是怪物的眼睛。如算相隔。至少不過七八尺以內。原來怪物四爪。本有攀崖附壁之能。紀異的石頭。有幾塊。正打在他的癢處。激得他口中噴出雲霧。側着身子。抓住危壁。似壁虎一般。沿將過來。直到近身。才行發覺。石頭還未取到手內。怪物鼻息。已自聽得甚清。心裏一着急。不和不覺。往上一提勁。竟飛躍起有十來丈高下。那雲霧已然瀰漫全崖。適才下面所見壁上石包。業已躍過。慌亂中伸手。向壁間一抓。沒有抓住。一個抓空。往下墜去。正落在怪物的頭上。足底軟茸茸的。立時便覺怪物回頭來咬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仗着平素胆大心靈。百忙中。還想起祇要能越過怪物。便是前面那條險徑。可以逃出。忙用力一墊步。從怪物身上。飛躍過去。他却不料到處雲封。路又險仄。事前沒有看準落脚之所。怎能存得身住。一個落空。直往那無底絕壑中墜去。那絕壑下面。盡是極深的污泥。無論是人獸。下去便即沒頂而死。紀異雖然失足。神志並未昏亂。還在拚命提着氣。準備落底時不致受傷。正在身子輕飄飄的。往下墜去。忽聽上面一聲大喝。接着一道雷閃。自空而下。閃了兩閃。腰

間便被抓住。往上提起。先當是怪物追下。方要掙扎。忽聽腦後有人喝道。異兒我來救你。不許亂動。耳音甚熟。頗似無名釣叟。及至到了上面一看。立身所在。已是高崖頂上。面前站定一人。果是無名釣叟。不禁喜出望外。連忙跪下行禮。無名釣叟將他拉起說道。這絕壑底下。全是千百年來。兩崖藤蔓花果。落下去積成的污泥。深固難測。毒更無比。這毒氣在下面瀰漫。離地高約數百丈。我如不來。你縱不中毒送命。爲這污泥所陷。也絕無生理。這也是你孝心感動。才使我陰錯陽差。趕來此地。你看崖壁上的怪獸。還在麼。紀異一心。祇在乃母安危。一旦與無名釣叟。不期而遇。恨不能立時。就同了回去。什麼都顧不得。聞言也不去看。祇哭求仙長。快救我娘一命。無名釣叟見他剛經大險。安危鮮奇。毫不在念。好生贊嘆。紀異方自催促。忽聽半崖腰有人大聲說道。此子果如道友之言。此時情殷於母。道友可送他回去。我已收服此獸。且待中秋節後。雲夢山相聚吧。說話聲音越來越近。一片白光。從崖底升起。當中現出一個羽衣星冠的蒼鬚道者。手中抱定一個和家貓大小的野獸。形狀與先見怪物。一般無二。祇是要小得多。晃眼功夫。冲霄直上。沒入遙空。不知去向。無名釣叟見紀異什麼都如不聞不見。惶急之態。甚是可憐。便不和他再多說別的話。將他抱起。吩咐我這就同你前

往。不要害怕。說罷。將足一頓。駕起遁光。直往紀家飛去。不消多時。便落在湖心沙洲之上。紀光父女。正在屋外焦急。見無名釣叟。果然攜了紀異回轉。俱都大喜。紀異一落地。又朝無名釣叟跪倒求藥。無名釣叟道。你先莫着急。我既前來。自然是要略盡一些人事。可惜你的緣分不深。靈藥精華。已被旁人得去。祇憑着你這點孝思。又多活兩年而已。說罷。將身後葫蘆蓋兒揭開。用手拈出十幾枝顏色鮮紅的蘭葉。對紀光道。此乃三千年幽巖朱蘭。道家奉爲異寶。若得蘭實服了。可以長生不老。乃是亘古難逢之物。待我用玉刀切斷。搗成朱泥。和成梧桐子大小的丸藥。每日與令媛晨起服上兩粒。預計又可保得兩三年無恙了。紀光父女聞言。方在拜謝。紀異一見詭異道。這蘭葉這般難得。適才遇見怪物的高崖上。還生得有一株。與這個一般無二。我還不知他能救母親。仙長會飛。何不去把他採了來。與母親做藥吃。無名釣叟聞言。對紀異細看了看。驚道。這朱蘭生在你我見面的一個巖洞外面。地勢極爲隱僻險峭。猿猴都難攀援。你是如何能到。紀異道。我因我途中吃了一個黃顏色的三角野果。當時覺着口裏。又辣又麻。連忙吐出。隨後越走越渴。路上滴水俱無。偏又再尋不見一個好吃的山果。實在渴得難受。無心中看見高崖上。有十幾枝朱蘭葉。風一吹。現出一個大柑子。

一時情急。不顧命爬了上去。採到手裏。連剝去許多層皮。才得到嘴。那柑子和別的柑子。樣子味道都不同。真是又甜又香。一包水。吃下去。嘴就一點也不渴了。我從未爬過那般高的崖壁上。到好上來時。却有些害怕。我才從巖洞中。穿尋到了一面有藤蔓的地方。縫了下去。沒到底。便遇見怪物追來。如非仙長搭救。命都沒有了。無名釣叟笑道。那千年蘭實。竟是你吃了麼。我今早到此。你祖母。正在着急。要去尋你。我說你仙福甚厚。決然無害。答應代他去尋。回到桐鳳嶺。一看你却未到。我又在附近山谷中。四外找尋。中途遇見一位崑崙派道友。蒼鬚客程迪。說聽他門人歸報。盤龍嶺絕壑高崖之上。生着一本朱蘭。祇是未曾結實。旁有神獸守護。這朱蘭生在不見日光的危崖之上。乃天地靈氣所鐘。三千年始一開花結果。蒼鬚客依言尋到。知道不久便要結實。每日均去看望。準備一結實。便行採服。連那神獸。一齊收走。誰知今日。偏巧發生要事。去得晚些。路上相遇。同往一觀。我因此物。舉世難得。一遇便隨了同去。到了一看。蘭實已爲人採走。此物精華已失。三日之內。便要枯萎。祇得各人分取了些蘭葉。偶聞神獸嘯聲。尋到側面。看出人獸正在下面危壁之間相持。我便和蒼鬚客。說了你降生的大概。因他要看你能力秉賦。所以遲到你失足墜落之時。才行援手。先祇

說那般高崖。非你能力可達。蘭實被另一人盜去。不想無心中。却便宜了你。那神獸名爲火眼蜚螭。又名噴雲獸。身生多目。能大能小。每遇怒極。必先將雲霧噴出。遮護全身。再行前進。不但力大無窮。迅捷如飛。而且眼藏毒淚。五尺之內。射人必死。真個厲害無比。如今已爲蒼鬚客收去。看守門戶。也是你孝感動天。才有這等仙緣奇遇呢。紀異一聽蘭實。如給他母親服了。便可斷病除根。延年益壽。好生悔恨。不該吃他。不禁又自怨艾。痛哭起來。無名釣叟勸道。你莫要悔恨。那千年蘭實。乃是亘古難遇的。天材地寶。一得到手。當時便要吃下去。才能有效。稍過片時。色香味俱敗。靈氣全失。有何用處。再加你在先。誤服了山中蟒涎所化的毒果。如非巧服靈藥。再過些時。便要煩渴而死。不是你秉賦特異。連那高崖。也上不去。即使想着帶回。怎能做到。此事關乎運數。我因不堪爲人師。承令祖再三相託。打算將你引進到蒼鬚客的門下。他見你質地甚好。已然應允。不過他近來正在清理門戶。又受了一個多年不見的好友之託。等我和他相見之後。便須前往赴約。有三五年光陰耽擱。再加你母。祇有這兩三年壽命。你祖父也無人服侍。一則成全你的孝道。特地使你晚入門十年。二則算出你還另有一番機緣。須等你遇合之後。中途遇到危難。那時定來度你入山。此後須要好好修持。

靜待時機。無故不可殺害生靈。以免誤却前程要緊。一面說。早把那些朱蘭搗碎成泥。又取了幾粒靈丹研散。和成梧桐子般大小的丸藥。吩咐紀女拿去。每日如法服用。紀異雖覺兩三年壽限太短。不欠即到。心中悲苦。却也無法。私心還思於這兩年功夫。朱蘭靈芝之類的靈藥。也許能夠找到。決計等無名釣叟走後。再去滿山尋找。因恐祖父母親阻攔。心事並未說出。祇不住向無名釣叟探聽。這些天生靈藥。是何形狀。以免遇上時。又失了交臂。無名釣叟憐他至孝。到也不惜盡心指教。因這一來。在紀異十九俠中。最稱博物。日後同門師弟。先有好幾個人。俱得了他的益處。此是後話不提。這一次無名釣叟。被紀光父女祖孫三人。再四挽留。住了五日。才行別去。在這五天之內。無名釣叟除教紀異。一些博物知識外。又把醫術祕奧。盡量傳給紀光。命他隨時在苗疆之中。行醫濟世。日後終有善果。紀光自是一一記在心裏。無名釣叟一走。紀異晝夜關心。乃母安危。先是推就遊玩。和打獵採果子爲名。在附近一帶。深崖峻壑之內。尋找無名釣叟所說的種種靈藥異寶。漸漸越走越遠。不特遠近周圍數百里。全被尋到。便是昔日誤走危崖。遇見神獸之所。也去過好些次。仗着服了蘭實之後。益發身輕力健。捷逾猿鳥。每去一次。最多的也祇當日打來回。日久紀光父女。俱都看出他

的行逕心思。雖然疼愛逾恆。知他比大人還矯健得多。到也沒什不放心處。反正不讓去。也禁止不了。祇得由他。紀異見祖父母親。除了囑咐出門時。須要帶上兵刃暗器。諸事小心外。並未攔阻。自合心意。率性言明了再走。光陰易過。轉眼一年多的工夫。除常見之物外。無名鈞叟所說各種靈藥。一無所獲。紀異絲毫也不灰心。仍是苦求不休。紀女心疼愛子。知道無名鈞叟。話已說完。紀異祇是徒勞。來日苦短。恨不得母子常聚。不願離開。紀異事處兩難。既不捨得違背母親。又恐良機坐失。真個是勞心焦思。日無寧處。日子就似這般過去。不知不覺間。已是兩年將近。眼看聚首光陰。越短。紀光知道修短有數。雖然傷心。也是無法。紀異年紀。又長了兩歲。越發知事。比前更加焦急。因近來日裏母親不許出去。便在半夜裏起身。仗着那一雙天生神目。和飛快的脚程。出去窮搜巖澗。到了天明之後。才廢然而返。一想到傷心處。便背人痛哭一場。這日一看藥罐。見餘藥還多。以爲乃母所服的靈藥。兩年光景。才服了不足一半。想起無名鈞叟所說。三年之內。服完藥後。如果無繼。才算無救之言。照目前存藥計算。乃母壽命。至少還有兩年。心裏略寬了些。暗忖那年所遇蒼鬚客。看神氣似比無名鈞叟道行還高。那朱蘭葉。有一多半。被他帶去。定然也是和成靈丹。想來還有。如尋到此人。苦

求或者有救。祇那雲夢山。不知在那一方。無從前往。也會連問祖父幾次。那地方決在遠處。恐自己又要私逃。所以執意不肯說。偏巧日前。母親教讀漢書。正講起漢高祖下雲夢的一段。才知道地點。是在湖北。若和上次一樣偷跑。路太遠了。母親必不放心。明說。又是不行。不去更是無望。又盤算了多少天。見母親雖然照舊服藥。常時面帶悶苦之容。與往常不同。並且一步也不許離開。心中不解。益加憂心如焚。最後一天決定。仍是在靈藥未服完以前。趕往雲夢山。去求蒼鬚客解救。即使不遂心願。那山既是仙靈所居。也許能尋到靈藥仙草之類。到底比起祇在附近山谷窮搜。要多幾分指望。便留了一封極懇摯的書信。在半夜裏。偷偷起身。往湖北雲夢山而去。那雲夢山。就在雲夢澤的附近。山并不算大。可是洞壑幽冥。窮極深秀。紀異雖是靈敏。一則年紀太輕。沒有出過遠門。二則又不懂得外邊事故。三則身上未帶着盤川。起初在山中奔馳。還能和上次一樣。採些山菓。飲些山泉。以充飢渴。即便出了山。走入苗人的村落。有那知道紀光的人。固不把他當作外人看待。就是承認得紀光的。紀異是連日連夜趕路。單討一點吃喝。也還辦得到。等到一路趕行。出了雲貴省境。走入兩湖邊界。越是熱鬧的地方。人情越薄。有時不祇要不出吃的。連問路都因紀異不明世俗虛套。

說話直率。生得又那般醜陋。不討俗人歡喜。不是不理。便是故意促弄。使他走了許多冤枉的路。還沒有耽擱。路上至多打一個盹。連睡也未睡好。也不知受了多少飢渴勞頓。好容易才得走到。按他脚程。不過數日可達。却走了大半個月光景。雖然徼倖到達。那蒼鬚客所居的洞穴。却無人知道。先在前山尋訪打聽了兩天。沒有頭緒。第三日起。也不再打聽。一個人滿山苦找。又是兩日。雖是焦急。還以為乃母手中。無名釣叟所賜的靈丹。尙未服完。晚些日回去。除了母親祖父惦記外。大事無礙。蒼鬚客在山中居住。已然到了地頭。早晚間不愁尋他不着。這日走向一個極幽僻的山洞之中。照例先跪倒默祝一番。然後邊走邊喊。入洞走有半里之遙。漸覺地面平潔。與別處所見洞穴不類。方在猜想。莫非蒼鬚客。就如此洞內。忽然到了盡頭。這種失望的事兒。紀異連日經過甚多。並未怎樣在意。正待回轉。忽聽吶的一聲獸吼。聽去甚是耳熟。再仔細一聽。那聲音就在洞壁裏面。餘響猶然未絕。猛想起這吼聲。分明和前年在危崖上。巧得蘭實。所遇怪物的吼聲一樣。後來無名釣叟。會說那東西。是個神獸。已爲蒼鬚客帶回雲夢山去。看守洞府。這裏既聽得吼聲。必與仙居不遠。不禁又生了希望。停步回身一看。洞中石壁頗有許多裂痕。試一用力推扳。竟自隨手而動。斷定仙人必

在裏面。因防外人入內。特地將入口之處堵死。便擇了一塊。可以扳動的石頭。用盡平生之力。往外一扳。那一塊六七尺大小。嵌在壁上的石頭。像後面有人推拱一般。沙沙兩聲。往外直突出來。紀異恐被石壓傷。連忙縱開時。嘩的一聲石出洞現。未及細看。洞壁後面的一怪物。早跟着衝將出來。渾身碧絨。頭上星光閃閃。正是以前所遇的噴雲神獸。紀異識得他厲害。倉卒中。喊聲不好。拔步便往洞外逃去。逃出還沒多遠。後面神獸。已然追臨切近。洞中路徑。又極黑暗曲折。越靠近洞口。地愈坎坷不平。幸而紀異。目光敏銳。如換旁人。就是好好折索而行。也難免跌倒。何況飛步逃走。紀異一聽神獸。追聲甚緊。心裏一慌。恰巧經行之處。有許多坑穴。極爲險巖。不知怎的一個不留神。踏錯了步。脚被石窩陷住一絆。栽倒在地。立覺一陣腥風。從頭上吹過。剛自害怕。猛一動念。自己此來。所爲何事。神獸既在此守洞。這裏明明是仙人所居。尋還愁尋不到。怎便逃跑。死活也須將他打伏。才能得見仙人。想到這裏。勇氣大壯。一翻身。便即縱起。正待向神獸打去。匆匆回頭一看。那神獸並未追來。記得初跌倒時。吹過一陣腥風。莫非那東西。已趕往前面。怎的會不傷自己。且不管他。仍往洞的深處趕去。二次趕到盡頭一看。不由大失所望。原來那洞壁後面的石壁。通體渾成。僅有數丈深廣。一

層複壁。爲神獸藏身之所。已於破壁時逃去。再看被自己扳落石塊的外層洞壁。却似人力堆砌而成。先還以爲仙人仍藏在其內。故弄狡狴。不見自己。及至面壁呼喊乞哀。號哭跳擲了一陣。仍是一絲影響全無。不禁失望。剛一回身。猛的眼睛一花。那神獸不知何時回來。正蹲伏在頭層洞壁外面。頭上諸目。閃如繁星。向着自己。紀異這時。已是情急悲憤。奮不顧身之際。那還有什害怕。大喝一聲。便朝神獸撲去。那神獸竟不和他對撲。撥轉身。朝着洞外飛逃。紀異見了這般光景。胆力越壯。飛也似。拔步便追。不一會。追出洞外。隨着神獸身後。一路穿山越澗。往前追趕。追了一陣。追入一個兩面危崖的深谷之中。眼看前路越仄。形勢越險。已然將到盡頭。神獸擦崖而行。漸難容身。所經崖處。兩崖藤枝樹葉。斷落如雨。紀異方在心喜。神獸走入絕地。那神獸忽然叫的一聲。怒吼。身上綠絨團團鼓起。平地直躍。往盡頭處的崖頂上飛去。數十丈高的巉崖。竟自一躍而過。紀異見那巉崖。雖然危削。中間餘有幾處危石。可以攀附。在起初遇怪物時。那座寸草不生。上凸下凹的削壁。比較上去容易一些。又加最近幾年。服了蘭實之後。益發身輕如葉。母親存亡。在此一舉。既已追到此地。如何便捨。也跟着大喝一聲。往巉崖上縱去。第一步先縱到離地十餘丈的一塊崖石上面。第二步又縱高

了七八丈。再想往上縱時。那立足之處。比起頭一二步要小得多。僅僅能容步。上面可以攀附的地方。相隔愈高。不比平地上躍。可以作勢。須要凌空拔起。正自爲難。忽見側面壁隙裏掛着一根山藤。離頭祇有兩三丈遠近。恐神獸去遠。更不怠慢。雙足一點。斜縱過去。一把撈個正着。好在身體輕靈。多年老藤甚爲結實。一路攀援。捷逾猿猴。不消片刻。相離崖頂不過數尺。同時已到那山藤生根之所。匆匆捨了山藤。腳踏藤根。一使勁竟自縱上崖頂。四外一看。那崖頂上光平。約有百畝。看那神獸。已不知跑向何方。心裏一急。拔步往前跑去。跑到崖口一看。腳底下白雲滄莽。其深莫測。正待回身。奔向側旁兩面觀查。忽聞神獸吼聲。就在崖底。祇爲白雲蔽目。看他不見。崖壁又是下削。無法下去。一時情急。暗忖神獸吼聲甚近。想必也和來的一面高下差不多。以前被怪物追逐。從數十丈危崖下躍。聽無名釣叟語意。如非壑底有那毒的污泥。并不致於受傷。比時年紀尚幼。如今又大了兩歲。長了許多氣力本領。水性更是精通。死生有命。爲救母親。跌死也值。到這裏更不再作思索。大喊一聲。蒼鬚仙人。可憐可憐我吧。人隨聲下。逕不顧命的直往無底深壑之中縱去。立時墜入雲中。頓覺風生兩臂。溫霧沾衣。周身都被雲包滿。下墜之勢本速。轉眼功夫。業已穿破雲層。漸漸望得見下面的

景物。紀異原是時時留意。提着氣穩住身子。以便到地時。不致受傷。一見雲霧漸稀。忙往下一看。不禁悲喜交集。想喊未曾出口。不覺花明石秀。水木清華。一一呈現目前。身子業已落在一人掌上。容到那人將他從手中放下。慌不迭的抱住那人。雙膝跪倒。哭求仙師救我母親一命不置。那人將他扶起。安慰道。你小小年紀。跋涉山川。經行絕險。爲延母命。幾次奮不顧身。似你這等純孝。真是難得。祇是你母前生之孽過重。運限已終。除了千年芝仙的血。便是神仙無能爲力。我連日正在封山修道。如非今日白眉老禪師命李道友來此傳諭。也難前知。既容你到此。必緊爲你設法。不過你母還有十五六日壽命。那千年肉芝。現在峨嵋山凝碧崖太元洞內。受峨嵋派老幼羣仙寶愛。再有十二年。便成正果。取他生血醫人。談何容易。如今遠水不救近火。當時想叫你母不死。勢所難能。爲今之計。祇有拿了白眉老禪師所賜的百年茉莉之根。趁你母元氣未盡時。連同殘餘的幾粒靈丹。一同服下。不消片時。人便死去。再由汝祖擇一好風水之處埋葬。等到九年之後。你已爲母積了許多功德。足可挽蓋前愆。同時必與峨嵋派發生淵源。再行拜上峨嵋。求來芝血。開棺救母。不但起死。還可長生。除此之外。不論仙凡。皆難爲力了。這是李甯大師法號甯一。上前拜過。說話的人。正是紀異連。

日所尋的蒼鬚客。旁邊還坐定一個中年和尚。紀異聞言。一聽乃母祇有十五六日壽命。不禁又驚又詫。又傷心。眼含悲淚。先朝李甯拜禮之後。重又跪問道。來時我母親靈丹。還有多半罐。預計可服二三年。怎便祇有十五六日壽命呢。蒼鬚客道。這是你母慈愛。見靈藥日少一日。恐你傷心。特地行此拙計。用別的草藥。和成與靈丹相似的丸藥。他本人却有鑒別。每日仍拿真的服用。二則免你徒勞之苦。二則藥盡卽死。事出倉卒。有你祖父在旁。不致再生別的變故。用心可謂良苦。誰知差一點。連母子最後一訣。都不能呢。話未說完。紀異一陣急痛攻心。哇的一聲。未哭出竟目閉了氣。暈死過去。李甯道。此子至性。與小女英瓊。可相彷彿。無怪連近來不問世事的家恩師。都感動了。說時蒼鬚客已將紀異扶起。背上打了一掌。當時緩緩醒過來。號咷大哭。蒼鬚客道。你哭有什麼用。我那守洞神獸。因為犯了我的家規。幽閉業已半年。今日接了白眉老禪師法諭。才特地開了封鎖。由他將你帶到此地。仗着你天生異稟。兩次縱躍危崖。身經奇險。以示冥冥中。業代汝母一死。以免逆天行事。你將來如果前靈不昧。等汝母復活以後。歸列我的門下。如自修好。必成正果。這九年之別。豈能算遠。還不聽我的話。快辦正事。紀異聞言。如夢初覺。悲切切重又拜倒。請求解救之方。蒼鬚客道。依你

脚程。如知路逕回去至多七日可達。母子二人不可貪圖這數日之聚。那靈藥多服一粒的好處。到家以後。稟知汝母。和汝祖父。速將所餘靈藥。全數服下。過了三個時辰。再將茉莉花根。用酒研服。不消片時。人便死去。切忌放聲悲哭。九年之後。求來芝血。自可回生。我本想送你前往。任你歸途跋涉。也無非使你多受辛勞成全你罷了。昨日白眉老禪師路過此地。見你在前山。逢人詢問。細算前因後果。除命李禪師。來此傳諭。另又給你四封東帖。上面標明月日。到時開看。自有好處。老禪師以前。也是前輩中。最有名的劍仙。今歸佛門。不久即成正果。飛升西土。你得蒙他垂憐。仙緣不淺。九年之後。我仍在此等你。回去好好照我所說行事。這崖你下得來。却上不去。我仍命守洞神獸。送你出去吧。說罷。喊了一聲阿良。便聽叫的應了一聲。紀異循聲注視。才看清四外景物。那地方并不大。不過里許方圓。四圍削壁。拔天直上。形如一個深井。東壁最遠。有一道飛瀑。如白龍倒掛。下注成一個大潭。珠霏玉屑。烟騰霧湧。隱聞轟雷奔盪之聲。洪洪不絕。頭上白雲滄莽。看不見天。地面一律坦平。滿種松杉檉楠之類。嘉木繁險。自成行列。西壁是個高大石洞。洞口磐石一方。大可畝許。上置茗杯。便是蒼巖客與李寧大師的坐處。這時那噴雲神獸。正從東面樹林之內。飛奔而至。到了蒼巖客面。

前跪伏在地。蒼鬚客道：孽畜，今日如非命你接引孝子，至少還得困你二年。還不背他出去。神獸聞言。又吓的應了一聲。便起身走向紀異身旁。蒼鬚客說了歸途路徑。便命紀異騎了上去。紀異早已歸心如箭。叩了兩個頭。便縱向神獸背上。剛一騎好。那神獸早四蹄開展。跑將起來。紀異下來時。是南面崖壁。見他祇在地上來回飛跑。并不往南崖上縱。好生奇怪。正自焦急。那神獸已是越跑越快。條地咩的一聲怒吼。就在這山鳴谷應。餘音盪耳之際。身上綠茸球團團鼓漲。前足一抬。恰如飛鳥鏽天一般。直往頭上白雲之中穿去。到了崖上停住。紀異縱將下來。先謝過了神獸。然後認準路徑。飛步往回路上跑去。邊跑邊看。才知來時。走了許多的冤枉路。這時紀異。真是歸心似箭。路上差不多連歇脚飲食的時候都少。睡眠是自然更談不到。歸途路徑。雖有人指示。不走繞道。日子少了幾天。但是所受的辛苦饑渴。比起來時。還要勝過許多。縱是天生異稟。小小年紀。經受這多天的磨折。勞乏。鐵打身體。也禁不住。在路上就種了病根。及至到家一看。祖父和母親正在相對悲泣。愁容滿面。紀女見他空手回來。不禁有些絕望。且喜愛子無恙。明知必死。反而坦然。先還當是紀異不知自己用假藥騙子之事。連忙斂了愁容。裝出笑臉。將紀異攬到懷中。剛喊了一聲么毛。紀異自是萬分。

忍耐不住。哇的一聲。放聲大哭起來。紀光父女。當他沒有尋到雲夢山。路上受了委屈回來。已待溫言撫慰。紀異已嗚咽着。一一說了經過。原來紀女。對於本身。雖然達觀。不以生死爲念。可是上有老父。下有愛子。那一根痛腸。也難割斷。不過運數所限。無法罷了。平日因知乃子。生有至性。唯恐到時。又出變故。才配了些假丹藥。好讓紀異看了。見藥還多。以爲母親離死尙早。一則可以略爲寬一點心。二則免得情急出事。等真藥服完。忽然身死。他已無計可施。但是這短短兩年多的歲月。光陰真比黃金還貴。來日無多。去日苦短。總恨不能父女母子三人。朝夕都不離開來才好。偏生紀異。一心想延乃母壽命。到處尋找靈藥仙草。紀女憐他孝心。既不忍心。強加禁止。又想起如非他上次去尋無名釣叟。巧得靈藥。自己早已身歸黃土。或者能有萬一之望。祇得由他。後來見他窮搜巖澗。終無所獲。光陰已過了一年多。母子相聚之日越少。這才不準他再往外跑。這日紀異半夜出走。紀女早起。看了他所留的書。再一計算餘藥。僅敷把個月之用。雲夢山遠在湖北。相隔數千里。紀異年幼。不識路徑。身上又未帶着旅費。不但徒勞無功。不知要受多少艱難辛苦。中途折轉還好。要是一味冒險前進。母子便永無相見之期。有無災禍。更是難料。想要追他回來。他那般快的脚程。怎能追上。萬

一兒子未尋到。藥却用盡。死在路上。連父女也不能永訣。豈不更慘。越想越急。不禁悲從中來。拿着那封書。就往紀光房中跑去。剛一出門。便聽籬落外。紀光與人道話的聲音。探頭一看。那人乃是無名釣叟。正與紀光對坐談話哩。這一來。真是如獲至寶。喜出望外。忙將氣一沈。略緩了緩步。先上前拜倒行禮。未及張口。紀光見女兒手中。拿着紀異所留的書。又見他張皇神色。已知來意。忙先安慰道。女兒莫心焦。我今日起得獨早。見了異兒留書。一查看。早就走遠。追他不上。知你見了。定要焦愁。平時我雖有些疑心。你所服靈丹。怎會還有那麼多。因為即使有假事。已至此。問明之後。徒增悲痛。也就罷了。適才正為異兒出走着急。恰值無名仙師駕到。說起。才知照日計算。真藥所剩無幾。我兒壽命。已無多日。我正求仙師。再發慈悲。代將異兒尋回。你就來了。無名釣叟接口道。兩年以來。異兒這等至性至行。已動天心。到處都有仙靈默佑。休看他年紀太幼。道途險阻。此行定有所獲。適才為令愛起了一卦。主於先凶後吉。異兒雖還得些日才回。蒼鬚道友。必能見到。異兒是他異日最心愛的衣鉢傳人。既允相見。無論如何為難。也不能袖手。不過中間略有阻艱。過了這一關。令愛不特起死回生。還可得享修齡。我不去把他中途尋回。一則有事他去。二則特意使他多受一點辛苦。成全

他的孝道。話已說明。無須再爲焦急。也不必去尋他。到時自會回轉。紀女聞言。自是轉憂爲喜。無名釣叟。原是路過。便道看望。坐了一會。又囑咐了紀光一片話。便自走去。經此一來。紀光父女。雖然略爲寬懷。無奈平時俱把紀異。愛如性命。見他小小年紀。孤身千里涉險。怎不心疼。父女二人。每日從早到晚。盼他早回。真是望眼欲穿。光陰易過。轉瞬多日。仍未見他回轉。那藥所剩易發服不到幾天。無名釣叟之言。雖不致誤。可是也有多受險難之言。不禁又焦急起來。這日父女二人。因盼紀異歸來說起前後諸事。越說越傷心。正自傷感。恰值紀異趕回。忽忽互說前事。父女祖孫三人。計議停妥。內中祇有紀異一人。最是傷心。紀光父女。俱認爲是絕處逢生。萬想不到。除了殷殷惜別。而外。把連日愁雲。全都打掃乾淨。並不怎樣悲苦。當下便照蒼鬚客所說行事。紀光先將家中現有的食物。備了幾樣可口的菜肴。與女兒餞別。紀女雖然死去九年。仍可還陽。在這生離死別之際。誰當着也是有些酸心。這一席別酒。三個人誰也吞吃不下。祇把那別緒離情。說個不休。勉強終席。天已不早。又備香燭。謝了仙神。算計不能再延。才將白眉禪師所賜茉莉仙根。連同餘剩靈藥。與紀女分別服下。棺木祇是兩口現成的大缸。早已備好放置當院。掘成的深坑之內。約有個把時辰過去。紀女

覺着頭暈身慵。沉沉欲睡。忙和紀光說了。紀光一按脈象。知是時候。便命紀女。盤膝坐在缸中。舌抵上顎。澄心息慮。瞑目入定。一面將備就的木棉山麻之類。將身旁四圍的空隙填滿。不消頃刻。紀女鼻間。忽然垂下兩根玉筋。氣息已斷。祇是全身溫暖。神色如生。紀光忙和紀異。將另一口大缸。合在上面。將四圍浮土。陸續埋攏。那紀異眼含痛淚。早已傷心到了極處。祇爲紀光。恐紀女將死未死以前。聞到哭聲。亂了神思。再三禁止。沒敢哭出聲來。及至紀女一死。那還忍耐得住。哇的一聲。沒有哭出。重又暈倒在地。慌得紀光忙丟了鋤鋤。將他抱起。一眼看到臉上。覺着神色有異。試一按脈象。不禁大吃一驚。忙將他抱入房中。照穴道一陣按捏。費了好些手脚。才得緩緩醒過來。口中喊了一聲娘。便號咷大哭起來。強掙着要往院中縱去。紀光含淚按住他道。孫兒不可如此。你母九年之後。仍要重生。全仗你一人修爲。你因在路。多受山嵐惡瘴。大病已成。再不聽我的話。寬心自愛。倘有差池。不特你母重生絕望。撇下你爺爺老年孤身。何人扶持呢。快聽我的話。好好睡倒。不許妄動。等我弄藥給你醫治才是。紀異聞言。吃了一驚。方不敢強掙。嗚咽着剛說了兩句。孫兒沒有什病。爺爺莫焦。容孫兒再往院中。看上我娘一眼。隨說。還想起身時。猛的一陣頭暈眼花。兩太陽直冒金星。又復暈倒。

榻上。周身火熱。人事不知。口口聲聲。祇喊着娘不止。紀光見他症象已然發作。不致悶塞在內。略爲放了點心。一邊愛孫病危。一邊愛女身死。都是一般輕重。那一邊也須顧到。忽忽忍痛含悲。便先到院中。將浮土掩好。然後回身進房。仔細觀察紀異脈象。原來紀異在路上。連受風寒瘴毒。饑渴勞頓。又加憂鬱過甚。把病都積在裏頭。全仗體實強健。支持了這些天。可是身子越強。受病也越比平常人厲害。到家時。已在漸漸發作。因紀女臨難之際。紀光通未覺得。適才見他粒米未沾。紀光正一心專注在女兒身上。祇當他是捨不得母親傷心過甚。不但沒有顧到。又強禁他悲哭。紀異連急帶痛。胸中那股紆鬱不平之氣。無從發洩。益發把病全逼在裏頭。後來滿腹悲苦。實忍不住。剛一張口。氣便閉住。容到紀光將他抱起。看出不妥。病勢已現危急之象了。紀光仔仔細細診完了脈。查清病源。開了藥方。好在家中百藥俱備。便取潮水煎了。連洗帶服。這一病直醫了八九個月。始行痊愈。把身上黃毛都脫了一大半。又養息了三兩個月。前後約有一年光景。才行復原。紀光每日都用溫語勸慰解釋。才將悲懷漸漸止住。紀異病將好時。見乃母墳頭無甚蔽蔭。扶病在墳頭四外植了許多四季不凋的長春樹。這種長春樹。生自苗疆深山之中。與別處不同。樹秧最易長成。不消半年多。便是

碧幹亭亭。狀如傘蓋。葉大如掌。甚是鮮肥可愛。祇有一椿壞處。這種樹祇生在高崖石隙之中。平地移植。易生白蟻。紀光祖孫都不知究竟。及至移植以後。第一年還好。第二年春天。便發現樹上有了白蟻。這種惡虫。并無眼睛。身輕透明。生就一張尖銳的嘴。看似膿包。却是厲害非常。無論多堅硬的東西。祇被他一鑽便透。往往山中人家房窗戶壁。看是好好的。忽然整個坍塌成了一堆灰沙。便是受了此物之害。而且孳生極速。無法撲滅。有了這東西。不特沙洲生那片竹屋。要成灰燼。就是地底兩口大缸。日久也難免被他鑽透。紀女尸骨如爲白蟻所毀。縱是大羅神仙。也無法使他還陽。這一來。怎不把紀光祖孫嚇倒。忙想方法除滅時。誰知那東西越來越多。饒你早晚不停手。看看將完。一會又復大批出現。紀女尸骨又因地氣所關。萬不能移。急得紀異晝夜悲泣不止。末後竟睡在墳上仰天號泣。誓以身殉。紀光旣痛愛女。又憐外孫。正打算往桐鳳嶺無名釣叟那裏求救。也是紀異孝感動天。第三日天將明時。紀異伏墳痛哭之際。忽聽樹上有飛鳥振翼之聲。仗着天生夜眼。抬頭一看。從空中飛落許多白鳥。正在繞樹上下飛翔。啄木之聲。密如串珠。撒豆一般。毫不休歇。轉眼天明。往樹上一看。那鳥生得俱是雪也似白的毛羽。與鷹差不多大。個個有紅眼碧睛。鐵爪鋼喙。神駿非凡。

見人甚馴。所喙之物。正是樹上的白蟻。加上鑒別之力極強。往往一塊好地皮。吃他鋼爪落處。便抓起一塊泥土。底下必是白蟻所往下鑽的巢穴。內中總有成千成萬的白蟻。蟻穴一現。祇見鳥喙亂落如雨。頃刻吃個淨盡。原來這白鳥。苗人名爲銀燕。乃是白蟻的尅星。專以白蟻毒虫之類爲食。集羣而居。許多惡鳥。見了他都得遠避。這些初生不久的惡虫。那經得起他一陣喙食。一天過去。蕩然無存。這些異鳥初來時。紀光已聞聲出視。後來看出所掀起的蟻穴。俱差不多都是二三尺深淺。知道惡虫初生。入土未久。於事無害。不由寬心大放。紀異更是喜出望外。把那些異鳥。愛如性命。感同恩人。惟恐其食完白蟻。走去。倉卒間。又想出代替之食物。便和紀光商量。把家藏許多吃的東西。全搬出來一試。祇鳥一食。便可作日後準備。誰知那鳥性子奇特。紀光祖孫搬出許多東西。連看也不看一眼。祇管繞樹飛翔。却不領主人的感情。未後紀異一時情急。無物可取。連鹽也抓了兩把出來。這回居然有了奇効。還未撒在地上。那鳥已向手間喙來。喜得紀異慌不迭的將鹽一撒。回身便跑。將家中存鹽。略留少許。餘者全都搬出。羣鳥把鹽吃得高興。竟引頸交鳴起來。音聲清脆。如同金玉交響。甚是娛耳。由此這一羣十餘隻銀燕。從此留在沙洲之上。再不飛去。三兩年後。便成了一大羣。

紀異本領日增。除了侍奉外祖。靜等乃母復活外。閒中無事。便以調鳥爲樂。那些異鳥。本來靈慧非常。一教便會。後來竟與紀異成了形影不離。在家還好。每一過湖出遊。鳥羣便飛起空中。相隨同往。紀異嫌那木漿不趁手。紀光又給他打了兩條鐵的。因想給女兒和自己。積點功德。以爲九年後女兒復活之基。自從紀異痊愈以後。便收拾好了藥囊貨箱。不時往來於雲貴川黔苗疆之中。以賣貨行醫爲名。濟人行善。端的做了不少好事。遠近苗民。俱稱之爲公公而不名。除了少數不知道的生苗外。無十不分敬愛。紀光初出門時。也會帶過兩次紀異。原想教他歷練。就便可爲自己膀臂。誰知紀異。生性剛直。愛打不平。在苗民區內。因爲不識不知。民俗蠢厚。又都尊崇紀氏父子。還不常有不平之事。一至鬧市城鎮。或是漢苗雜居的所在。少不得便倚官壓民。以強凌弱的事兒發生。紀異看。在眼裏。怎能容讓。一見便伸手。伸手便是亂子。紀光雖也是扶弱仰強。甚而還命紀異去代作之時。都有。却不是這等明張旗鼓的胡來。不由害了怕。仗着自己地靈人傑。又會一身武藝。一個人足可對付。真遇勁敵。再回來喊了紀異前去相助。也還不遲。因此稍生一點的地方。便不再許紀異同往。紀異雖然不願。一則不敢違命。二則自從鬧過白蟻之後。每次出門。日子一久。便不甚放心。怕有別

的虫豸之類。毀傷母墓。一想到總恨不能插翅歸省。尤其那一羣銀燕。紀異走在那裏。都飛在空中跟着。萬一墓上又有白蟻之禍。那還了得。心中雖想跟着外祖父出去跑。事實上却有許多礙難。再經紀光再三勸說禁止。也就罷了。於是紀光老是獨行獨往。留下紀異看家守墓。紀異閒來無事。除了把紀光所教的經書和武功。一一溫習苦練外。不是帶了一羣銀燕。在湖中打漿爲樂外。便是上山行獵。下水摸魚。紀光每次出門。至多不過一二月光景。祖孫二人除了眼巴巴盼着九年之期快到外。日子過得甚是安樂。當紀光第一次在江邊榴花姊妹茶棚中。救人的頭一天。紀異因紀光新從遠地回家。這次出門祇在近處。與人送貨。至多不過兩三天耽擱。想給外祖弄的素常喜吃的好菜。往附近一座懸崖叫着墨蜂坪的去捉兩個活的山鷄。好在沙洲四面環水。人獸俱難飛渡。便將門反扣。帶了一把苗刀。和兩樣暗器。也不坐那小船。先把上下衣脫下來。照往常往空中一扔。便有兩隻爲首的大銀燕飛過來。用爪抓住。然後口中嚙住刀和暗器。泅過湖去。到了對岸。將手一招。接過銀燕所抓的衣服。重行穿在身上。一聲長嘯。拔步往前跑去。那兩隻爲首的大銀燕。便領了那一羣雪羽。約數百。紛紛升起天空。旋成一個大圓陣。隨定紀異前進。銀光閃閃。映日生耀。趁着朱目碧

睛真是好看已極。紀異脚步如飛。不一會眼看快到墨蜂坪。紀異又是一聲長嘯。將手朝四外天空一陣亂指。又朝天比畫了一個大圈。那些異鳥也真靈慧。祇聽爲首二鳥。聲如鸞鳴般吟嘯了兩聲。鳥羣立時上升雲空。分散成了兩個單行。分左右朝前抄去。等紀異還未到坪上。那些銀燕前端已由分而合。每隻相隔丈許。成了一個里許方圓的燕陣。將墨蜂坪那一塊地方團團圍住。各在空中停住。祇將兩翼招展。不往前飛。遠遠望去。好似天上星光集成的一圈銀虹。熬是奇觀。紀異自從養馴。馴練好了這些異鳥。除有時成心和鳥獸力搏逗弄外。打起野味來。先將燕陣排成。然後隨意祇須指揮。那些異鳥便照他吩咐。憑着鐵喙鋼爪。凌空下擊。要多要少。悉憑意旨。休說像山鷄一類的飛禽。便是虎豹豺狼。這些猛惡的野獸。也非敵手。可是紀異從不貪多。祇夠食用便罷。這次一則想捉兩個活山鷄回去。祖孫二人下酒。二則想醃臘些來過冬。故此先將燕陣排成。從空中包圍上去。以便挑肥的捉。那墨蜂坪僻處萬山叢莽之中。乃一塊數十畝方圓的平地。地上芳草綿芊。四外崇岡圍繞。溪流縈帶。繁花如錦。掩映生輝。端的是一個好所在。那裏不但山鷄甚多。還有一種墨蜂。釀出一種紫蜜。爲補陰聖藥。以前無人去過。自被紀光祖孫發現。才取了這墨蜂坪的地名。近坪一帶。

路雖險巖。紀異仗着身輕力健。穿行樹杪。縱躍如飛。不一會已到坪上。如照往時。那些山鷄大都三兩爲羣。不是蹲伏地上。便是臨流照影。繞着光平的崖石。山雞一見人來。必定驚飛而起。紀異如懶得親身捕捉。祇須揀定那兩個肥的。口中長嘯。將手一指。空中銀燕自會分出一二十個追將下來。用鳥爪將他抓住。甚爲省力。今日坪上山鷄。俱不知何往。一隻形影俱無。紀異並未在意。便往坪側一片樹林之中搜索。這林中也有片小空地。盡是細沙。山鷄常時在此伏卵。紀異以爲至不濟總要遇上幾個。身入林中一看。地上落英繽紛。卵巢甚多。要尋山鷄。仍是一隻沒有。正在失望奇怪。忽聽那兩個爲首的銀燕連聲吟嘯。知有發現。連忙縱出林來。看時。並不見山鷄踪影。兩隻大銀燕已由空中朝自己飛來。轉眼落下。紀異將兩條精鐵也似的臂膀。往腰間一擋。兩燕便集在上面。紀異一見這等形狀。照着素來習慣。分明是要自己立時回去。好生不解。忙問道。這裏山鷄都逃完了麼。怎的那旁林內還有那麼多鷄下的蛋。還不快給我找去。說罷便下號令。長嘯一聲。兩燕祇管延頸連鳴。意似催他速走。動也不動。紀異情性強固。要做件事。不成不休。不由怒道。我不信那麼多的山鷄。半個多月功夫。全絕了種。今天不捉到幾個。無論如何我也不回家。你們還不給我找去。說罷將

雙臂一抖。又是長嘯一聲。將手抱着四外亂指。意在命空中燕羣分散開來。四外找尋。爲首兩燕。這才勉強慢騰騰飛起。飛到高空。朝左側面飛去。那空中燕羣。竟不似平日那麼聽話。不但未跟着飛去。連陣勢都一齊散亂。集在一起。背着爲首雙燕的去路。似在緩緩後退。再看爲首雙燕。一面緩緩前飛。不時回首長鳴。意似引路。紀異雖是驚詫。絲毫沒有覺出今日情形不妙。祇回頭朝着後退的羣燕。罵了兩句。偷懶的畜生。便朝前面雙燕跟去。那經行之路。是草坪盡處的一角。對面是一座廣崖。中隔溪流。寬可丈許。一縱而過。這墨蜂坪。紀異父子。雖來過幾次。因爲東西南三面。巖石雄秀。水木清華。俱會遊到。獨這靠着北面的一角。祇紀光採蜜去過一次。那裏不但荒巖濯濯。草木不生。而且巖盡處。忽然下落數十丈。中藏一條暗谷。谷口一帶。雖也草花繁茂。可是目光所及。祇能看到入谷十來丈遠近。谷裏面既極深黑。看似無路。常時還有成千成百的墨蜂。飛進飛出。那墨蜂與常蜂不同。螿刺長而有鈎。其毒甚烈。螿人疼癢交作。多日不愈。紀光因坪上花樹間。也有蜜可採。知道那谷深處。必是蜂王多年老巢。在坪上採蜜還可。人一近到谷口。谷中的蜂。便成羣飛出。追來螿人。這等虫類。僻處深山。人不犯他。與人無害。多殺有傷天和。再加蜂羣太多。又極愛羣。招惹不得。又加谷

中死氣沈沈。斷非善地。曾經再三禁止紀異。不可進去。紀異也覺谷中無甚景致。谷口那點草花。坪上儘多。蜂羣尤其討厭難惹。從未去過。今日也是一時任性。執意非尋到山鷄不可。以致惹出事來。雖然因禍得福。畢竟日後樹下一個強敵。糾纏不清。直到兩上峨嵋。求了玉清大師相助。才解了這場冤債。此是後話不提。且說紀異快到谷口。那前飛雙燕。已是越飛越高。沒入雲中。祇剩兩個白點。在當空盤旋不進。路太險峻。紀異一路竄高縱矮。跑高了興。目光祇注到前面。也未留神別的。剛一進谷。一眼看前面谷裏。有一團黑影閃動。彷彿文彩斑斕。先當是什麼野獸。潛伏在內。紀異目力本強。再進前幾步。定睛一看。竟是成千成萬的山鷄。每隻俱將雙翼展開。一隻疊一隻。壓住一堆。動也不動。看見人來。意下有些畏懼。互相昂首伸喙。作出飛鳴之狀。不知怎的。却飛不起來。鳴聲也甚低微。啾啾不已。密如串珠。紀異暗忖。尋了這一會功夫。通沒尋到一隻。不料全數聚伏在此。記得這裏墨蜂最多。幾時改做了山鷄的巢穴。今日一個墨蜂都未見。正往前進。距離那一羣山鷄。祇有兩丈遠近。垂手可得。忽然脖子上一涼。從谷頂滴了一點水下來。用手一摸。粘膩膩的。抬頭一看。乃是一個大有兩丈的蜂房。那墨蜂身上顏色漆黑。所製成的蜂房。却是白的。置在暗中。還有些微亮光。亮

得很顯。心想這大蜂巢。那蜜不知有多少。等到捉了山鷄之後。趁着蜂羣不在。取些攜走。豈不是好。略一端詳高下。取時並不費事。便跑到那一堆山鷄跟前。覷準兩三個又大又肥的。伸手便捉。那些山鷄。好似失了飛翔之力。祇管將頭搖擺驚鳴。一隻也不能飛起。紀異的雙手。剛捉住一隻。往上一提。猛覺那山鷄下沈之力甚大。好生奇怪。細一看底下伏着的。俱是他的同類。無什牽絆。因為這東西。已不能飛逃。反覺多取。無什意思。又要取蜂蜜。便取了身帶的麻索。一共捉了五隻大肥山鷄。除第一隻似有大力量在下面吸住外。餘後幾隻。捉時俱極輕易。紀異也就沒放在心上。綁好山鷄。意欲命銀燕帶走。長嘯了兩聲。不見雙燕飛下。恐蜂羣回轉。不好取。祇得將五隻鷄。綁住一堆。捉起走。向蜂房之下。拔出背後苗刀。兩足一點勁。飛縱起有七八丈高下。對準蜂房一角。一刀砍去。這一段地方。兩崖合攏。形如覆盂。乃谷中最低最暗之處。那成千鷄羣覆翼之下。原伏着一個身受重傷的妖人。紀異當時。如果取了山鷄就走。本可無事。偏巧在無心中。發現那數百年的蜂王巢穴。蜂羣雖為妖人弄死得乾乾淨淨。一個無存。可是蜂房上。設有妖人禁制山鷄的邪法。紀異這一刀不要緊。恰巧砍在緊要所在。將妖人的一塊令木砍斷。破了禁法。刀過處。吶吶一聲。一片火光飛濺。紀

異不由嚇了一跳。脚剛及地。便聽吧噠一聲。連蜂房代蜜。砍落了一大塊。紀異聞得清香撲鼻。知是最上好蜜。方自心喜。忽聽身後一聲長吁。接着便是呼呼展翼之聲。如同潮湧一般。那一大堆成千成百的山鷄。倏地紛紛鳴嘯。此撞彼擠。直往谷外飛去。頃刻之間。風捲殘雲。一齊飛淨。紀異見山鷄一齊驚走。飛出谷去。也沒細看身後。剛要將刀插入蜂房以內。帶回家去。猛又聽谷頂巖石。有了崩裂之聲。恐巖石墜落下來壓着。忙即將縱開。上面兩丈大小的一團極大黑影。已自墜下。落在地上。噠的一聲巨響。震得山谷俱起回應。緊接着一片白光從谷頂射將下來。黑暗之中。驟得光明。立時眼前一亮。紀異聽那響聲。大而發飄。不似巖石。等塵土稍靜。近前一看。正是上面懸着的那個大蜂房。因為近根之處。被紀異適才連砍帶受大震。雖然年代久遠。比起尋常蜂巢堅固得多。怎經得起這種天生神力。這一刀又恰砍在緊要所在。全身太重。漸漸支持不住。整個墜落下。底部中心還連着一塊巖石。這谷頂本來有一條縫隙。可透天光。直達谷底。寬仄大小不一。祇蜂房附近的所在最大。偏巧有一面巖石為蜂房所佔。日久年深。蜂房越積越大。將透光之處。完全填滿。餘者也都被谷頂老藤蔓草遮沒。看不見天。所以終年黑暗。蜂房一落。上面天光透下。全谷通明。紀異見那蜂房外

表如附霜雪。其白無比。成千累萬的蜂巢。約有拇指大小。祇當中一個蜂巢。比碗還大。微一挑破。那蜜却像紫玉一般。又香又亮。知道外祖看見。必定欣喜異常。樂不可支。正在高興。那大蜂巢中。忽有兩點豆大的金光一閃。低頭細看。內中竟伏着一個大如碗鉢的墨蜂。金光便是蜂的二目。靈黠如鐵。銳同針鈎。生相甚是猛惡。紀異雖常和毒蛇猛獸廝併。這等毒惡的大蜂。却是頭一回見到。料是蜂王無疑。知道這東西一鳴則萬蜂全集。不是鬧着玩的。先還不知蜂王已爲妖人弄死。不由吃了一驚。忙將苗刀按着蜂巢出口。一面回手取了兩枝毒箭。準備隔巢打去時。見那蜂雖然神態如生。却是無什動作。試拿那毒弩的尖往巢中一撥。見連動也不動。才知已死多時。仍不放心。便用毒箭刺入蜂身。挑將出來。扔過一旁。暗忖這塊蜂房。如此大法。怎生帶走。如分幾次搬運。又恐走後。

第四回 入古穴遇怪墨蜂坪 悟前因洩機青竹筒

爲別的野獸毒蟲跑來侵蝕作踐。想了想。決計先將蜂蜜帶走。便揮刀朝着蜂房底部砍。那蜂房甚是堅硬。適才砍第一刀時。已然缺了口。但是除此之外。別無利器。仗着力猛刀沉。被他一陣亂

砍居然砍到中心。眼看七八尺方圓。尺許厚薄的一塊紫蜜。就要到手。忽然一刀砍上去。耳聽瑤底一聲。光華火星。一齊飛濺。接着又聽遠處金刃觸石之聲。丁的響了一下。立覺手上一鬆。低頭看時。手中那柄苗刀。已然斷去半截。脫手飛去。斷處齊整的。和快刀削物一般。那蜂房三面俱被砍斷。祇剩着地的小半截。中心露出一點光華射眼。祇看不出中有何物。紀異素性倔強。握緊那大半截苗刀。揮足神力。朝那放光之處。又是一刀砍去。又聽瑤的一下。聲如龍吟。餘音猶自在耳。不絕。手中苗刀。又斷去了數寸。飛震出老遠。落在前面巖石之上。那光華便長大了些。這回勢子既猛。力也略偏。將那放光之處的紫蜜。斫裂了一塊。才看出那放光的是紫蜜包着的一段。形如寶劍的兵刃。那麼鋒快苗刀。遇上就斷。其利可知。便不再亂斫。祇將那柄斷苗刀。朝着那劍週圍。一陣斫削。紫蜜紛紛碎落。不一會。先從蜂房前面。現出上半截。果是一柄寒芒射目。晶光照人的寶劍。不由喜出望外。這時也不再顧惜那蜜。先將蜂房底部用斷刀扎斷。使其全身裂而為二。急急推過一旁。露出劍柄。手握住一拔。竟拔不動。先用手一陣亂搖。覺得有些活動。這才將雙足踹在那其堅如玉的蜜上。兩手握定劍柄。揮足平生之力。大喝一聲。瑤瑯一片微聲。一道寒光已隨手而出。紀異一時心喜。用力

太過一個收不住勁。倒退出去老遠。幾乎仰跌地上。甫一站穩。又縱回原處。縱時。身後衣服似被什麼東西扯了一下。一則紀異動作迅速。二則劍已到手。心花怒放。通沒理會。人一到。試舉劍朝那上半個蜂房。斫了一下。因為愛惜過甚。先還不捨用力。誰知就這輕輕一劍。便一揮到底。通沒絲毫阻滯。益發愛如珍寶。歡喜得不知如何才好。剛想用劍將那蜜後面。當中附着的一塊巖石。連那外皮剝斷。再分成四塊。以便捆在一起。頂在頭上。帶回家去時。忽然一陣陰風。從身後吹來。吹得周身毛髮直豎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。不由吃了一驚。連忙回身一看。從身後適才大羣山鷄覆下之處。站起一個披頭散髮。怪眉怪眼。精赤條條。周身浴血的怪人。手中拿着一個斷毛尾的蠅拂。瞪着一雙血也似紅的雙眼。正緩緩朝自己身前走來。這時紀異年已漸長。常聽紀光說起。江湖上許多異聞奇蹟。知道這人。決非善類。剛要開口。那怪人已自惡狠狠發話道。你真人爲了此劍。和這墨蜂受了千辛萬苦。却被你這頑童來享現成。念你年幼無知。真人不與你計較。快些將他放下。饒你狗命。否則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紀異先見怪人。本就有些疑他是妖人一流。一聽他口出不遜。如何能以容忍。便回罵道。你到底是人是怪。所說的話。全沒一絲毫準頭。這劍藏在蜜中。我也是才得發見。你既

說是費了千辛萬苦。如何不取。分明見我無心中得了此劍。想半途打劫。却又說我享現成。再絮絮叨叨。休怪我翻臉將你殺死。這深山荒谷裏頭。你連冤都沒處訴去。說時劍指着怪人。大有躍躍欲試之狀。那怪人先原帶着滿臉猶惡之容。大有上前伸手神氣。及至聽出紀異說話的聲音。與尋常小孩不同。再定睛一看。形神骨格。不禁心爲驚異。心中念頭一轉。立時收住脚步。改了和緩的口吻。答道。我乃赤城散仙。七真人便是。此谷乃昔年天玄子威寧修道之所。祇爲成道之時。諸魔齊來紛擾了三天兩夜。他俱不爲所動。直到末一晚上。忽然來了一個千年妖狐。威寧不知怎的一來。竟自中了他的道兒。走火入魔。將內丹失去。等道清醒時節。妖狐元陽已得。正要走去。威寧知道中了暗算。當時急怒交加。將一口煉魔的寶劍。對準妖狐擲去。這一劍祇斷落了妖狐一隻後腿。同時威寧本身三昧真火。也自發動。就此化去。那劍無了主馭。便穿在谷頂上面石壁之中。後來威寧的師父。滌煩子趕來。見愛徒已死。算出前因後果。留了一塊竹簡。和天玄子所遺許多法書。寶物埋藏谷底。簡的上面載明這段因果。說威寧十三劫後。仍要回到此地。劍斬妖狐。收回故物。祇是事前要受萬蜂刺體之苦。以償前生殺孽。才能得劍成道。因恐此劍爲人得去。特用仙法。招來一大羣墨蜂。築巢

谷頂。日久年深。那蜂蜜越積越厚。竟和玉石一般堅實。休說半截劍柄。連劍的光華。俱被遮住。這裏地勢既極幽僻。又是窮山暗谷。羣蜂之中。有一王蜂。更是厲害無比。故此四五百年以來。從無一人知道。到我出家學成道法。默參先天易數。才知那天玄子威靈。乃是我的前身。應該到此重得此劍。我知蜂羣厲害。有人壞他老巢。勢必全數出門。不死不止。我恐一人勢薄。還特地約了二人相助。三日以前。來到此地。先尋着了谷中藏珍。和那面竹筒。去除滅蜂羣。取那故劍。誰知我那同伴。起了貪心。竟乘我方在行法緊要關頭。懷寶逃去。我獨自和萬千毒蜂。鬥了三日三夜。直治昨晚方將蜂王用法術治死。可是我因打坐。運用元神。與蜂王交戰。不能顧及肉體身子。被那成千累萬。不怕死的毒蜂。螫了個體無完膚。後來雖仗我仙法。將蜂王和萬千同類一齊處死。已是遍體鱗傷。我知那蜂毒極毒。傷口不可見風。須要先將本身的毒。清除淨盡。方可用仙丹調治。便將本山許多山鷄。拘來用法術禁住。使他展開雙翼。用前胸覆在我身上。挨着層次翻轉輪流。代我將蜂毒吸去。祇惜當時疎於防範。以爲地處深山窮谷之中。上下形勢如此險峻。決無人敢前來。誰知才收了一半功效。你便趕來。那些山鷄。俱受我大力仙法禁治。看去不大。沒有千斤神力。休想拿得他起。我見生人到來。

甚是着急。看出你志在得雞。不是存心和我爲難。特地鬆了幾隻。心中巴不得你得了幾個便走。不會想你又飛刀斫密。無心中將我一塊令牌斫斷。破了我的禁法。羣雞解禁。我已恨你入骨。還念你事出無心。勉強忍住。後來蜂巢墜落。益發貪得無厭。想連蜂巢。與我那口仙劍。一齊盜走。我這才起身。憑我仙法。取你性命易如反掌。祇爲我見你雖然年幼妄爲。質地却還不差。再者你原是事出無心。特此網開一面。現有兩條活路。由你自己挑選。一條是卽速跪倒。將劍獻還。拜我爲師。另有分派。那蜜也給你一半。從此便隨我修道。有成仙之望。此條於你最是有益。還有一條。便是將劍獻出。我仍臥在原處。你祇照我吩咐。拿着我的禁符法牌。前往崖上廣坪。朝着那羣山雞棲息之所。連揚三次。便卽回身到了谷口。將禁符法牌。分別埋藏在谷口外面。然後取蜜自去。祇在三日之內。不准向人提起。我不但不究既往。日後我自會來尋你。還有別的好處。妖人這一席話。如換旁人自然上當。無奈紀異生來至孝。起初連遇無名釣叟。蒼鬚客二位仙人。俱因乃母之故。不會動念相隨。此時更是要守乃母藏蛻之所。靜候復活期至。便是叫他卽刻神仙。也不肯捨此而去。何況妖人神情詭異。素昧生平。口口聲聲。又要他那柄無意中得來的心愛寶劍呢。沒等妖人把話說完。便搶答道。你不

用再往下說了。我也無論你是怪是仙。你不惹我。我也不會傷你。這劍和蜜俱是我親手得來。蜜還可分你一些。這劍是我心愛之物。如何肯送你。我這幾年不能離開此山。既不想成仙。也不想什麼好處。祇不過我家專好助人行善。你如真是受傷爲難。需人相助。辦得到的。還可以幫你一個小忙。別的再休提起。妖人原看出紀異力大身輕。稟賦奇異。自己身受重傷。利器又到了人家手內。所以才軟了口風。滿想把紀異收歸門下。豈不人寶兩得。却不料他如此老辣。恫嚇軟哄皆不爲動。不由勃然大怒。正要發作。二次又一動念。勉強抑制。仍裝笑臉哄說道。你這孩子遇見這等曠世仙緣。竟然無福消受。那劍雖是我前身之物。既經你手。難道我能白取你的麼。你既非要不可。好在我的劍到時自會飛回。且讓你玩上幾年也不妨事。那些蜂蜜。素性也一齊歸你。祇是你拿我的寶劍。須得替我辦點事兒。可能應允。紀異道問何事。妖人答道。我身受毒蜂所螫。餘毒未盡。被你無心中。破了禁法。且喜未見日光。祇多受一日一夜苦處。我那法牌。還有一面在此。我這裏行法。你可拿了此牌。去至谷外高崖之上。照先前所說。將那羣山雞爲我拘來如何。紀異人本直率。這時忽然福至心靈。看出他說話時。雖然裝着笑臉。二目隱露凶光。而且先前的話。說得那般狠惡。這時却又如此遷就。

斷定其中有詐。祇是適才已然應允相助。不便反悔。想了想。且不接他令牌。說道。幫你忙到可以。祇是得讓我將這些蜂蜜。運將出去。然後方能照你所說行事。妖人見他聰明。也恐有詐。怒聲答道。你如取走不來呢。紀異笑道。你休小看我也。我也是仙人蒼鬚客的徒弟。豈能說了不算。這裏有陽光。你也過不來。再說我要不幫忙。明說出來。誰還怕你不成。我不過因為適才那羣山雞。飛出時非常紛亂。想將這些蜂蜜。先運到崖上。替你辦完了事。立時就走。豈不爽利。妖人一聽。他是崑崙名宿弟子。暗自吃驚。知他倔強。軟硬不吃。心中靈慧。適才言中微有漏洞。便被他聽出。自己目前畏懼陽光。本想當時行使妖法。又覺事尚有望。萬一決裂了。事再不濟。更是畫虎成犬。好在元氣身體復原之後。不患收拾不了他。祇得再三強忍。怒氣分解道。你這孩子。小小年紀。心眼特多。還不放心。我將這面法牌。放在地上。我仍回臥原處相候如何。紀異聽他一分辨。越發起疑。因想走走那蜂蜜。也不說破。笑答道。這樣也好。我不但愛這塊蜜。連這蜂巢。也要帶回家去。反正你不要他。我一運完。就來幫忙。說時。見妖人已回至適才蜂羣覆翼之處。一個石穴之中臥倒。果然那石穴外面。死墨蜂堆成了一圈。紀異也不再說話。先將中心兩塊好蜜。用劍穿起。挑舉起來。跑出谷外。運往崖上。見那雙燕也跟

了回來。嚙口長嘯。將手一招。便自飛下。紀異道：你兩個能將他們喚回。將這蜜運回家去麼？雙燕聞言。鳴聲似允。紀異大喜。一連幾劍。將蜜都斫成碗大小塊。囑咐了雙燕幾句。匆匆回轉谷中。妖人並無動靜。又挑了些好而厚的蜂蜜。連那五隻山雞一齊提出。到了崖上一看。大羣銀燕業已飛回。將第一次的蜂蜜。抓運回去。紀異原意。裝着連蜂蜜和巢。俱要運走。好乘妖人不防。第三次回去。好相機行事。及至二次將蜜。交與羣燕。正待回身。那爲首雙燕。原本通靈。忽然飛近身來。啣住衣角不放。另一個便去將那五隻小雞。抓飛過來。情知有異。定睛一看。那五隻山雞。已有四隻口流黑血。毒發身死。又見雙燕啣衣不放。似有阻他入谷之狀。便對雙燕說道：我知道他是壞人。不過我將話已經說出。不能失信於他。總得有幾句話交代。這廝畏懼陽光。手中又沒有兵器。我決不會上他的當。你們祇管帶了蜂蜜飛回家去。等我就是說罷。一抖衣角。掙脫雙燕。三次往谷中走去。剛達谷口。便聽谷中妖人怒詈之聲。進谷一看。妖人仍臥原處未動。好似嫌等得時候久了。在那裏怨罵。紀異也不理他。這次不再取蜜。猛一縱步上前。將那面法牌。拾在手內。身剛站起。便見妖人似要坐起。連忙縱回原地。心中一動。又改了主意。便用手巾。指着妖人說道：適才我還忘了問你。那些山雞。替你消

毒。你到好了。他們不知也有害麼。妖人本已忿怒到了極處。聞言不假思索。厲聲答道。這些野鳥。原是供人吃的。他雖然吸了毒。難免一死。但是受了我的仙法超度。轉劫便可成人。豈不便宜。祇有你這騷孩子。遇見這等曠世難逢的仙緣。却將他當面錯過。如今我一切都不與你計較。還不快些照所言行事。祇管絮叨。惹得你真人發怒。你就悔之無及了。紀異早看出他色厲內荏。一面端詳好了。退路。等把話聽完。成心嘔他道。你怎的又發狂言。這寶劍和蜂蜜。是我親手得來。一不該。二不欠。幫忙是人情。不幫忙是本分。再者我素來不喜多殺生靈。就說這裏的山雞。我有時也喜歡捉兩個回去。與我外祖下酒。一則所傷不多。二則我們又無求於他。那像你這等狠毒。成千累萬的全數拘來。爲你吸毒。救完了你。便全數毒發慘死。這等事。豈是修道人所爲。適才我如非看見幾隻中毒而死的山雞。幾乎上你的大當。如今既已曉得。怎肯助紂爲虐。不過我答應了你。不能白說。剩的這些蜂蜜。送你吃。就是你屢次出口傷人。依我皮氣。就難饒你。念你身受重傷。我不與病人一般見識。如有本領。祇管使來。我要失陪了。說時。谷頂蜂巢舊址。已在那裏隱隱作響。彷彿風雷之聲。一則音聲微細。紀異祇顧說得高興。沒有留神。那妖人却又是正在氣恨頭上。再一聽出紀異言中有了反悔。益

發急怒攻心。暗挫鋼牙。一心準備忍着當時苦痛。置紀異於死地。也沒注到別的。等到禍變發動。已自無及。所以兩下通沒絲毫覺察。還是紀異顧慮既少。耳目又靈。說到末兩句時。已聽出谷頂上風雷之聲。越來越大。心中詫異。祇疑是妖人弄鬼。手中按劍。足底下早加了勁。準備着退逃之勢。論起紀異平時。原是胆大包身。任什麼厲害的毒蛇猛獸都不害怕。這次忽然福至心靈。處處都加了防備。一面又覺得妖人身帶重傷。勝之不武。二則平日常聽外祖母親談起江湖上許多怪異之事。到底怪物妖邪。是什麼樣並未親眼目覩。這人不過形相生得醜陋。說話凶些。不值與他計較。心中時刻都存退想。毫無鬥志。一聽谷頂作響。將手中法牌照准妖人一扔。說聲你這廝不識抬舉。我不理你了。說罷。雙足一按勁。便往谷口縱去。脚方着地。猛聽山崩地裂一聲大震。紀異未見過這等陣仗。不由大吃一驚。那敢回頭細看。仗着身輕腿快。更不停留。接連幾個縱步。便到了崖上。那轟隆炸爆之音。震得四山都起回應。兀自響個不絕。估量相隔已遠。紀異一面飛縱逃走。驚慌忙亂中。偷眼回頭一看。妖人并未追來。那座暗谷。却已整個震塌。一片紅光。剛剛閃過。百丈塵中。隱隱約約。見有一道黑氣。從谷底飛起。比箭還疾。直往西方射去。別無動靜。紀異不知究裏。脚底仍自飛奔跑完崖上。

坪地。正待跳將下去。住回路逃走。忽聞銀燕鳴聲。抬頭一看。那爲首雙燕。已領了那成千成百的同类。銀羽蔽天。摩空而來。到了紀異面前。爲首雙燕。先自落下。飛集紀異兩肩之上。啣着紀異衣領。便扯。紀異一面跑。口裏問道。後面有妖怪追我。你還扯我回去麼。雙燕長鳴示意。紀異素來信任這兩隻爲首的大銀燕。每次出遊。祇要聽他飛鳴引導。無不如意而得。立時便停了脚步。雙燕果然飛起。仍在前率領後面燕羣。往那震塌的暗谷之中飛去。紀異暗忖。起初入谷時。雙燕曾經表示不願前去。雖經自己。逼了同往。越飛越高。不敢下落。分明害怕已極。果然遇見妖人。及至自己三次入谷。率性啣了衣角攔阻。又遇見怪人發怒。山谷崩墜之事。這時如何反要自己回身。再入險地。莫非適才大聲炸裂。不是妖法。乃是天生地震。那妖人身受重傷。行動遲緩。被這一震。震死了不成。一路尋思。燕羣飛行迅速。已達谷頂上空。爲首雙燕。先長鳴了兩聲。銀燕同聲回應。紛紛翩然飛下。直往灰塵影裏投去。那暗谷自適才一震之後。紀異來回一跑的功夫。餘響漸歇。祇激起數十丈烟塵。在那裏緩緩下落。紀異目力本來極佳。到了一看。塵影中銀羽翻飛。剝啄之聲。噪成一片繁響。那爲首雙燕。却是盤空下視。鳴聲不絕。意似在那裏監督。紀異見那灰塵甚厚。不能入內。知道這些銀燕。個個精

靈必有所爲。便由他們自己去。自己奔跑了一陣。也覺有些力乏。便坐在坪前崖石之上。看他們有何發現。約有個把時辰過去。塵沙雖小了些。因爲燕羣飛啄。仍未完全靜止。僅能分別出一些塵影中的景物罷了。紀異見千百銀燕。空自在沙石塵影中。抓擲飛鳴了好一會。毫無所獲。正有些兒不耐。忽聽空中雙燕琤然一聲長鳴。各把兩翼一收。銀丸飛墜一般。直往塵沙影裏撲去。那千百銀燕好似大功告成。紛紛飛鳴而起。一個迴旋。排成了一個燕陣。一列雙行。兩翼招展。留空待發。再往谷底一看。爲首雙燕。各自用雙爪抓住一件東西。直往紀異身前飛來。轉眼之間。爲首一個爪上抓着的東西。已然扔落下來。墜在山石上面。噹的一聲。濺起好幾尺高的火星。紀異見是一個劍鞘。先自心喜。拾起一看。非金非玉。色黑如漆。烏油油晶瑩光潔。式樣古拙可愛。拿在手上。輕飄飄的。也不知是什麼東西製成。試把適才得的那柄寶劍。往這一插。竟自隨手而入。真如嚴絲合縫。大小如一。寶劍的光華隱隱外露。紀異正愁有劍無匣。那麼鋒利的寶劍。不能隨便插在腰間。常握手內。也是不妥。見那劍柄和劍匣。同是一般色澤。連花紋都極相似。知是原匣無疑。心中大喜。祇顧高興把玩。愛不忍釋。另一隻燕。早連着那雙爪所抓之物。同時飛落身旁。都未顧得去看。直到雙燕連聲長鳴催行。

才想起還有一隻銀燕也。抓有東西飛回。低頭一看。乃是一個有鱗的兜囊。伸手進去一摸。零件甚多。還有兩個小瓶。一個書本。並非什麼兵刃暗器。不知何用。見夕陽已薄。崎嶇暝烟欲收。天色向暮。算計天色已晚。雖說腿快。也還有老遠的路程。時當下弦。又無月色。歸去晚了。恐外祖回家尋來。老年人黑夜攀越荒山險路。終是不便。當時忙於趕回。一手持劍。一手提着革囊。急匆匆徑往崖下縱跑回去。這一來因禍得福。無心中得了這麼一口好寶劍。好不興高彩烈。不但沒有查看妖人。是否葬身暗谷之下。連革囊之內。所盛何物。俱未取出細看。以致一件緊要東西。連同妖人屍體。全遺落在暗谷之中。日後被妖人尋了同黨中的能手。二次趕回原地。用左道中禁法。將真靈復體。移去身上。所受傷毒跟踪尋往紀氏祖孫所居的湖心沙洲之上。拚命爲仇。幾乎送了性命。日後還鬧出許多事來。皆是紀異年輕疏忽之故。此是後話不提。紀異回到湖邊。天已昏黑。仍然泗水過去。一看竹屋中燈光點起。一陣陣雞肉香味撲鼻。知道外祖回轉。進門請安之後。便縱向紀光身旁。拉着手喜孜孜。把墨蜂坪涉險。得劍得蜜。以及遇見妖人。山谷震塌之事。說了一遍。紀光聞言好生驚訝。先要過寶劍。未曾拔出。一看劍的形勢。和劍匣隱隱透出來的光華。自己連誇好劍。及至手按劍柄。輕輕

往外一拔。耳聽聲如龍吟。瑯的一下。屋中立時似打了一道電閃。燈影搖紅處。寶劍出匣。寒光耀眼。冷氣森森。端的是一件干莫利器。仙家至寶。不由又驚又喜道。這種至寶。我生平從未見過。無名真人。也有兩口。取人首級於數十里外的飛劍。世間希見之物。在未用之時。我看上去雖說似一泓秋水。寒光耀目。可鑒毫髮。劍的原質和形式。也沒這般好法。分明是仙家的防身至寶。煉魔利器。怎會落在你的手內。莫不成你說那妖人。真是劍的原主麼。如果此劍果係那人所有。我雖不會劍術。照着這多年的經歷看來。劍猶如此。其人可知。決非什麼邪魔外道。你要是乘人於危。強取了來。這亂子可就惹得大了。紀異聞言急道。公公你怎麼這樣說。這劍明明插在石壁之上。外面有蜂王巢穴。包住。少說也有千百年。那人連一點都不知道。明明是他想取那蜜蜂和蜂王對敵。被萬千墨蜂。將他螫傷。又用邪法。拘了無數的山雞。去替他吸毒。做那害去千萬生命。來救他自己一人的事。及至見禁法。被孫兒無心中破去。又得了一口好劍。立時見財起意。惡狠狠的當孫兒是小娃娃。連嚇帶哄。如照無名老祖所說。他這等行爲。決不是什麼好人。慢說山谷倒塌之時。他身帶重傷。又不敢見陽光。一定跑不快。壓死在內。就是他微倖逃了出來。孫兒也不怕他。這有什麼打緊。紀光聞言。撫着

紀異的頭說道。你的話也不爲沒有道理。那人看形跡到也頗似妖邪一流。祇是他既能行使禁法。拘遣山雞。那麼厲害的蜂王和萬千同類。俱都被他弄死。你一個毫無道行的幼童。豈是他的對手。不過他正在受傷之際。你的行動機警。又值山谷奔塌。幾方面都佔了便宜。才保得無恙。反禍成福。至於那人就被山石壓死。却說不定。你可會看見那人屍骨麼。紀異因那革囊中。摸去無什麼出奇物事。上面又附着好些泥土。回時因見外祖回來。心裏一喜歡。順手攔在外屋。並未攜進房去。聞言猛的想起忙答道。孫兒見山谷一塌。害怕逃走。全是兩個老燕兒飛來。引着回身轉去。谷中灰塵有好幾十丈高。人下不去。他便叫他的子孫同類。飛進灰塵之中。找了一會。也未找着什麼。灰塵始終未止。不過漸見小些。有沒有妖人屍骨。那看得見。後來還是他兩個飛下去。才得了這口劍鞘和一個皮口袋。孫兒伸手一摸。裏面好似有兩個瓶子。一本書和一些零星的東西。見天色已晚。恐祖父耽心。也沒顧得一樣樣。取出細看。便往回跑。想口袋中。雖沒什麼兵刃暗器。多少總有點用處。帶回來攔在外屋。還沒拿進來與祖祖看呢。紀光知道那革囊。既爲靈禽掘出。內中必藏異寶。聞言大吃一驚。忙命取來。紀異遵命將革囊取進屋內。紀光見那革囊形式奇古。柔如絲帛。細鱗密佈。烏光閃

閃。分明深壑藏蛟之皮所製。即使內中不會藏有珍物。單這千年蛟皮。已是價值連城的希世奇珍。連誇好寶貝不置。正在把玩贊賞。紀異心急。已將小手伸入囊內一掏。首先把那兩個瓶取出。還要伸手。紀光說道。孫兒莫忙。取過那兩瓶看。俱是一塊整的黃玉製成。玉質溫潤。裏外晶明。一大一小。雖有瓶塞結具。形式通體渾成。亞沒絲毫縫隙。背着燈光往裏一照。那小的一瓶。彷彿藏有半瓶和奶一般白的液水。那大瓶之中。却是梧桐子大小的銀珠。端詳了一會。看不出有什麼用處。祇得放在桌上。紀異又伸手進去。掏出幾件東西。除了一個大才七寸五。方形具體而微的丹爐。和一些極香的烏黑木塊外。還有一條細如紙捻。長約丈許的金鍊。紀光俱都莫明其妙。聽說有本書在內。想取出來看看。也伸手進去一掏。果然有一本五六寸長的道書。餘者盡是些零碎木塊。便都取了出來。仔細一看那書。乃是抄本。繭紉細密。翠墨如新。每一頁俱繪有符籙陣圖。字體非篆非籀。一個也不認得。甚難索解。知是以前隱居那暗谷中的主人修煉之物。必定大有來歷。翻來翻去。翻向後頁。忽發現書中。夾着一片蕉葉。上面有竹籤劃成的數行極細小字。目光剛辨認到第一行。心便怦的一動。正要往下去。忽聽紀異道。祖祖這些東西。我好像有兩樣見過。怎一時想不起來。紀光聞言。

越覺與那幾行字相合。恐蕉葉年久腐碎。不敢用手去觸。便把紀異拉近身來道。你眼力甚好。可看這蕉葉上面。寫些什麼。快念我聽。紀異就看乃祖手上一看。那蕉葉祇如掌大。字却有千數左右。葉上刺字的人。便是那谷中妖人所說的滌煩子。所載事蹟。也與妖人對紀異所說的那一番話。有一半相同。大意說本人門下。有一得意弟子。名叫戚寧。因誤犯教規。妄開殺戒。禁閉谷中。苦修多年。已將成道。忽然走火入魔。毀了元體。念在師徒情分。將他火化。埋葬以後。除那柄煉魔的寶劍。被滌煩子行法拘蜂。築巢掩護外。又將他生前所用法寶。丹爐。異香。靈藥之類。裝入法寶囊內。埋藏谷底。以待他轉劫七次之後。再來取用。谷中神蜂厲害非常。取時須先將谷口大石下面。藏着的一面護身竹簡。取出防衛。方保無恙。但是戚寧重返故物以前。必有湖南黑煞教下。兩個妖人。聞風乘隙前來盜寶。盜時必起內鬨。一個先將竹簡盜走。準備等另一個爲蜂王螫死。或受了重傷死去。再行二次入谷。以便獨享其成。這時轉世的戚寧。是個神童。也當趕到。妖人雖勉強將羣蜂害死。本身已受了重傷。決非對手。同時那轉世的戚寧。也將谷頂寶劍得到手中。寶劍一去。不消半個時辰。滌煩子預先在谷頂上。埋伏的神雷。必然發動。妖人見勢不佳。必在驚亂中。藏起軀壳。遁走元神。回山請了

同類中的能手。重來谷中。復體尋仇。那妖人並非劍仙一流。不過略諳旁門禁制之法。不能借體回生。這時威寧。如見書中蕉葉上所留仙示。務須細心。尋到妖人屍體。用新得仙劍。將首級斬下。用火焚他。方可免除後患。否則妖人求來的同類。精通祝由科。凡人死後。祇要元首未失。肢體無缺。不過三日。均能使他復生。所學黑煞妖術。也比妖人勝強十倍。妖人活轉。痊愈之後。必約了他。跟蹤尋來報仇。時機一失。定爲異日之害。等語。餘者俱是指明草囊中諸物的名稱和用途。果有兩件異寶在內。一件是那玉瓶中所盛的萬年寒玉之精。和另一瓶所盛的靈丹。另一件是那本道書。雖非天府祕笈。却也是學道人入門的基礎。紀光看到蕉葉上第一行字跡。已露出有紀異應得此劍之意。及至將全葉看完。不禁憂喜交集。紀光老謀深算。總覺要除妖人。下手愈速愈妙。最好當時前去。偏巧紀異忙了這一整天。腹中早已飢餓。又是年少氣粗。一知究竟裏。越發沒把妖人放在心上。先說明早前往。紀光不許。才改了晚飯後去。祖孫二人。將現煮好的山雞野蔬。連菜帶飯。一齊盛好。大吃喝了一頓。紀異因天黑路險。帶了寶劍。便要獨自起身。如照平日。紀光並不攔阻。這次因有妖人關係。誠恐一個疎忽。定要貽誤將來。那肯讓他孤身前去。當下祖孫二人。各帶兵刃火種。匆匆起身。駕舟過

湖在沉沉夜色之下。一路翻山越澗。縱矮竄高。同往墨蜂坪跑去。那羣銀燕。祇紀異一出門。照舊飛起。跟着紀光祖孫。還未到達。爲首雙燕。已從暗谷飛回。紀異便問你們先去可會見有妖人屍首。雙燕搖首連鳴。意似不會。紀異終要查出個實際。

第五回

兩探妖窟雷雨竄荒山

載訪仙娃願言申宿契

猛又想起那暗谷。既是自己前生修過之所。說不定還藏有別的寶物。便將手一揮。命雙燕仍往前飛去。以便率領羣燕。幫同尋找。這段山路本來不近。極爲險峻難行。紀光脚程雖快。到底不如紀異天生夜眼。縱躍如飛。由亥初走起。直到丑止。才抵墨蜂坪。耳聽崖下羣燕飛鳴。騰擲之聲。鬧成一片。跑到崖前一看。暗谷之中。甚是昏黑。祇見千百銀燕的雪羽閃動。紀異還能略辨景物。紀光簡直什麼都看不見。忙將帶去的火種取出。拾了許多枯枝老藤。繫成兩個大如人臂的火把。一人持着一個。下崖過坪。同往谷中走去。燕羣見主人攜了火光入谷。俱都紛紛飛起。祇剩爲首雙燕。各站在一塊斷石筍上。剔羽梳翎。顧盼頗是神駿。紀光見所有震塌的碎石塊。大小都差不了多少。俱堆

在一處。知是銀燕所爲。平日雖知此鳥靈慧。尙不料爪喙這等銳利多力。好生驚訝。便問妖人伏臥之處。紀異領去一看。地下盡是死墨蜂。汚血狼籍。那妖人存身的石穴。業被羣燕掘有丈許深淺。穴中爪痕猶新。還有銀燕脫落下的毛羽。妖人屍首。不知何往。紀光情知晚來一步。出了差錯。紀異却不在意。心中還惦記着搜尋別的寶物。和那剩下時蜂蜜。拿着火把。一陣亂找。不但蜂蜜一些無存。連那死蜂王。和蜂巢。俱都不見蹤跡。找來找去。找到暗谷深處。未塌倒的地方。用火一照。灰塵中。似有人臥過的跡印。妖人屍首終未尋到。偶抬頭往壁上一看。一片平整的石壁上面。也隱隱現出一個人影。滿身血汚。形相與日間所見妖人。一般無二。不由脫口喊了一聲。在這裏了。紀光聞聲。追將過去一看。不由大驚。便問妖人。可是這等模樣。紀異答稱正是。紀光頓足悔恨道。都是孫兒年幼識淺。當時得了革囊。不會細看。隨後又要吃了晚飯才來。這壁上人影。明明是祝由科中能手。來此用挪移禁制之法。將妖人救走。我祖孫二人。此後不能安枕了。紀異道。那妖人也無什麼出奇之處。他如尋仇。自己找死。怕他何來。紀光笑道。江湖上異人甚多。孫兒你那裏知道。我雖不會什麼法術。這近一二十年來。常與高人會晤。也頗知一點生尅。這斯如此狠毒。必然防你再來窺探。說不定留下

什麼害人東西。這壁上人影。切莫用手去動。且待我仔細尋找一回。便知究竟。說罷。祖孫二人重又由裏到外。再行搜查。並無什麼可疑之處。快近妖人臥處。紀光方以爲所料不中。紀異目光靈敏。猛一眼看到穴旁。一塊八九尺高的斷石上面。有幾根細松枝削成的木釘。釘着一個泥捏的蜜蜂。形像畢肖。神態如生。蜂身猶濕。彷彿捏成不久。木釘竟能釘入石內。覺着稀奇。無心中用手一碰。墜落地上。正要拾起細看。紀光在前。聞聲回視。看出蹊蹺。剛喊得一聲。孫兒不可妄動。忽然一陣陰風從谷頂吹來。手中火把頓成碧綠。火焰搖搖欲滅。轉眼被陰風吹滅。紀光闖蕩江湖多年。見多識廣。情知不妙。就這驚惶却步之間。猛聽噲的一聲悲鳴。接着便聽雙燕齊聲長鳴。展翼飛起。往谷頂沖去。紀異也聽出銀燕報警。循着怪聲。往谷頂一看。一團綠茸茸的怪物。大若盆盎。兩隻怪眼。發出白光。口中噲噲怪叫。正往下面撲來。同時雙燕也迎上前去。與那東西鬥在一處。那谷本來幽暗。僅適才被霹靂震塌之處。可見星光。偏偏山崖之上。又起了雲霧。更加昏黑。再趁上陰風四起。怪物嗚聲。淒厲。山石搖搖。似要二次崩裂。越顯得形勢危急。陰森可怖。紀光連催快走。紀異深恐雙燕爲怪物所傷。那裏肯退。黑暗中。望見雙燕和怪物。兩團白影。與一團綠影互相騰撲不休。就在離地十餘丈高。

下糾結一起。欲待縱身上去。給那怪物一劍。一則谷中太已黑暗。地下亂石密積。犀利如刃。二則兩下飛鬪迅速。惟恐一個不留神。誤傷雙燕。反而不美。幾番作勢欲上。俱都中止。耳聽雙燕鳴聲漸急。知道不是怪物對手。正自焦急。猛一眼看見怪物。那雙眼睛。雖有茶杯大小。光華並不流轉。也不能照射遠處。死呆呆的。和嵌在頭上一般。祇管隨着飛撲迎拒之勢。上下起落。不由暗罵自己。真個蠢才。放着這麼好的一個目標。竟不會用。枉自着急。想到這裏。更不怠慢。腳一點處。早長嘯一聲。拔地十餘丈。朝空縱起。一劍對準放白光的怪物頭上揮去。那怪物受了妖法禁制。甚是靈活。本難一擊便中。偏巧紀光知道妖人既有埋伏。說不定還有別的花樣。雙燕飛翔迅速。鐵爪鋼喙。正好借他抵禦怪物。抽空逃去。祇一走遠。雙燕自會跟踪飛回。豈不可以免害。一見連催紀異不走。谷黑路險。自己沒有那樣好的目力。休說不放心。紀異一人獨留。自己想走。也是勢所不能。正自驚憂胆寒。也是看出怪物頭上放光。猜是他的二目。便將毒藥連珠弩取出。覷準白光。一連就是幾箭。這時雙燕連中毒刺。已是不支。知道主人警覺發動。便飛退下來。怪物正追之際。一見箭到。剛一避過。恰值紀異縱起。當頭就是一劍。寒光過處。怪物立時身首兩斷。紀異腳剛落地。猛覺腦後風生。似有東西撲來。

仗着目光敏銳。身手矯捷。縮頸藏頭。回身舉劍一揮。這一下。又斫了個正着。將那東西。分成兩半。定睛一看。彷彿仍是那團綠影。祇是沒有頭。就在這微一遲疑的當兒。又似有東西打來。喊聲不好。忙使劍護着側面。往外一擋。剛剛擋過左面。左面又有東西打來。耳中又聽雙燕飛鳴之聲甚急。黑暗中。也不知怪物有多少。正自作慌。紀光早從紀異的劍光映照處。看出一些破綻。忙喊道。孫兒留神。這定是妖人邪法。且莫亂斫。你祇將我傳你的劍法。施展出來。護住全身。往谷外逃出便了。紀異聞言。便將一口寶劍。上下揮動。立時寒光凜凜。遍體生輝。連點水都潑不進。祇是那些怪物。被劍光掃過。雖然裂體分屍。並不落地。漸漸越變越小。也分不出頭尾身體。俱變成成百團的綠影。祇管圍着紀異。飛撲追逐。不休不捨。紀光祇見劍光閃動。雙燕連鳴。看出怪物。專攻紀異情勢危急。反正自己不能先退出去。爲救愛孫。一時情急。見陰風已止。便摸黑尋了一個壁縫。將火把插了進去。取出火種點燃。一面手持苗刀準備。一則看看是些什麼的東西。二則想將妖物引開。以免紀異受傷。及至將火把點起一看。那怪物有的是些血肉塊子。有的是些墨綠色的毛團。仍是飛撲紀異一人。倉卒中。看不出是什麼東西變化。却料定怪物。已爲紀異所斬。因受了妖法禁制。就是將他斬成灰星。仍

是追逐不捨。自己上前。也是無用。正在着急無計。猛聽紀異長嘯了兩聲。復又說道。祖祖且莫管我。雙燕還在那邊叫。不知爲何喊他不來。恐怕有鬼。快去幫他。祇須將他的子孫們喚來。不就將這些小的怪物噉完了麼。一句話把紀光提醒。順着聲一找。那雙燕正用全力。抓緊適才被紀異用劍斬落。下來的怪頭。在斷石下面死掙。紀光連忙趕了過去。從雙燕爪縫中。對準怪頭。就是一苗刀。斫了下去。雙燕原本累得力竭。見主人刀下。爪剛一鬆。怪頭立時迎刃迸起。紀光業已看出那怪頭形相。明白大半。如若放起。紀異又遇勁敵。忙就勢將刀背一扁。緊緊按住。同時雙燕略緩了口氣。二次又飛撲下來。各伸雙爪。將怪頭抓住。按在地下不放。怪頭堅硬。不比怪物身軀。紀光先那一刀。雖然斫中。並未裂成兩半。防他又起分化。不敢再斫。知道這種左道禁法。不將他發動根本所在毀去。即使將他斬成灰屑。一樣糾纏不捨。適才紀異。碰路的泥鋒。必然於此有關。便趁雙燕抓住怪頭。不放手之際。舞起一片刀花。護住頭面。闖近紀異身側不遠。將他遺落的那根火把。搶拾過來。匆匆取火點燈。回向斷石下面。仔細一尋。那泥蜂還在地上。祇是釘蜂的三根松木針。俱被紀異碰落。坐在一旁拾起一看。不但針尖帶血。泥蜂身上。三個針空。也真透明。血痕如新。料是妖人禁法本源。急迫無奈。不

問能破與否。逕將木針拾起。對準蜂身針空釘去。說也奇怪。頭一針還不怎樣靈效。第二針下去。那些圍繞紀異的綠團。已然威勢大減。飛舞緩慢。及至三針剛一釘完。沙沙連聲。火光影裏。那成千成萬的大小綠團。忽然全數失了生機。自空墜下。亂落如雨。同時雙燕也飛鳴而起。翔集斷石之上。地下怪頭。動也不動。紀光祖孫。拿火往地下一照。原來那怪物。正是日間被妖人害死的那個蜂王。一雙怪眼。已被人挖去。換了兩塊白的石卵。嵌在裏面。禁法一破。光華全失。滾了出來。露出一對鮮血淋漓的眸子。地下盡是蜂身上的殘肢斷皮。血肉狼籍。蜂身已被紀異寶劍斬成粉碎。還是這等飛撲。活躍如生。俱暗驚妖法厲害不置。依了紀異。妖法已破。無足爲害。還想搜尋一回。看看有無別的寶物。紀光終覺那裏不是善地。妖人分明重生。爲人救走。留此無益有害。祖孫二人。還在爭持去留。那石上雙燕。忽然連聲長鳴。先自冲霄而起。紀異又聽出鳴聲示警。才歇了妄想。與紀光各持一根火把照路。匆匆退出。行經谷口。已覺脚底發軟。地皮似有搖動下沉之勢。好在二人一個練過多年武功。一個天生身輕力健。見勢不佳。將氣一提。慌不迭的。接連幾縱。逃出谷來。剛剛縱到坪上。猛聽身後蒲的一聲巨響。回望暗谷。黑沉沉的。起了一團烟霧。也不知二次震塌與否。不敢停留。便往回

路趕走。這一帶山徑崎嶇屈折。本極難行。來時天色原就陰晦。有風。二人回走。沒有多遠。那風是越來越大。兩枝火把。全都被風吹滅。頃刻之間。雷聲殷殷。電光閃閃。傾盆大雨。跟着降下。山徑奇險。夜黑天陰。又有狂風大雨。紀光縱然練就一身本領。到底上了幾歲年紀。不比壯年。那裏行走得了。先時憑着紀異一雙神眼。摻扶招引。竄高縱矮。還可走一節。是一節。後來那雨越下越大。勾得山洪暴發。與雷鳴風吼之聲。匯成一片。宛如石破天驚。洪濤怒犯。千軍萬馬。金鼓交鳴。真是聲勢駭人。震耳欲聾。再加上沿路巖石。不時崩墜。一個不小心。便被壓成肉泥。幾次遇着奇危絕險。方徼倖避過。倏地雷雨聲中。又是震天價一聲巨響。前面不遠險路上。一座極高危巖。忽然傾倒。把路隔斷。雖然人走得慢了一步。未被壓在下面。可是要想越過。却是萬難。僅能順着斷崖。繞將過去。這一帶偏都是些絕澗深壑。微一失足。便落無底深壑。低處是大水瀰漫。高處是危崖仄徑。鳥道羊腸。想要覓地避雨。又恐立處山石崩墜。被他壓傷。祇得勉強着走。休說紀光。便是紀異。又要留神自己。又要照顧紀光。也有行不得也之嘆。起初是受盡難危。高一脚。低一脚的。冒險前行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冤枉氣力。後來紀異因聞雨中獸吼。恐暗中穿出撞人。拔劍出匣。以作預防。劍光居然能照見數尺以內。這一

來。無異地獄明燈。雖然略爲覺得好了一些。無奈走過的熟路。已被崩崖壓斷。繞行之處。都未曾經過。中間還隔着許多廣闊溪澗。如在平時白天。紀異本不難越過。這時兩岸都爲水淹。黑暗中望去。到是都是千百道銀蛇一般的水影。亂閃亂竄。怎知那裏是下脚之處。又還要照護着上年紀的外祖父。那敢絲毫疏忽。及至看出越走越遠。猛想起空中燕羣。可以領路時。抬頭一看。這般大的狂風雷雨。這些銀燕。雖是靈慧。也一樣禁受不住。早不知飛避何處。不見一點影子。急得紀異。朝天長嘯。喚不住聲。已吞了兩口雨水。忙吐不迭。紀光知道這般風雨雷鳴。聲勢浩大。燕羣不說。即使爲首雙燕。仍在空中也聽不見。便將紀異止住。又走了兩三里路。二人俱是鞋破足穿。紀光漸覺周身寒冷。力已用盡。實難再走。恰巧無心中。發現路旁有一石洞。便拉住紀異。一同鑽了進去。紀異借着劍光一照。地勢甚好。除洞壁上面的雨水。像瀑布一般。倒掛下來。將洞口遮住。外洞中到還乾燥潔淨。二人在大雨中。行了多時。冷氣侵骨。一但有了棲身之所。便覺溫暖如春。喜出望外。那雨兀自下個不止。風雷中。不特聞得巖石崩塌之聲。甚是驚人。二人相依倚壁而坐。那敢合眼。身上火種全都濕透。祇憑那口寶劍的光芒。照着防備。好容易耗到天明。雨勢才覺漸止。出洞一看。湖山到處。盡是飛瀑。

流泉被迅雷風雨激倒的。斷木殘枝。被水冲着。夾着泥沙碎石。紛紛由高就下之勢。直往低處。飛舞而下。頭上是滿天紅霞。一輪曉日。剛從東方升起。新霽之後。越顯光芒萬丈。晴輝照眼。真是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奇觀。二人也不知存身所在。離家多遠。急於擇路回去。那有心腸仔細賞玩。略一辨別方向。便往回去。走不數十步。紀光便見昨曉攀越藤蔓。徑行的那條仄徑。有一節。竟深藏在危巖之下。上面怪石低覆。不可仰立。下面斷崖千尺。深不可測。也不知昨晚雷雨狂風中。是怎生過來的。不禁對着紀異。吐了吐舌頭。連稱好險。紀異道。這有什麼。昨晚天黑雨大。老怕祖祖。跌在山溝裏。若像今早這般晴天。無論這山路多難走。孫兒也不怕。說時。已將那條仄路走完。經出在一個斜坡之下。二人見滿山流水。千百股銀泉。同時往下飛注。且行且玩。正覺有趣。忽聽山頭上。有人高聲疾喊道。老頭兒。快躲開。看石頭打着了你。言還未了。紀異眼快。已然看見離上面數十丈高處。一團敵許大的黑影。疾如奔馬。激起數丈高的水花。直朝二人面前。飛滾下來。喊聲不好。一待急不暇擇。一把抱住紀光的腰。用足平生之力。腳一點。平地縱起十餘丈高下。直往左側一塊突出的崖石。飛躍上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就在紀異抱起紀光飛縱之間。那從上面崩落下來。小山也似的一塊大石。恰巧從

二人脚底丈許。相隔之間滾過。直落溪澗之中。約有半盞茶時。才聽見石落深壑。轟的響了一聲。餘音隆隆。半晌方絕。墜石從脚底滾過時。激濺起千百道水和泥漿。鬧得二人滿身滿臉皆是。驚魂乍定。往山頭之一看。一所矮屋。萬竿修篁。業被風雨。打得七零八落。竹林外立着兩個頭梳了角的紅裳少女。正指着二人。拍手歡笑。絕光心中一動。暗忖這種深山窮谷。怎有女子在此。又不是苗人打扮。目前正在饑渴迷路。何不向他討問一聲。便命紀異。隨了一同上去問路。就便討些飲食。紀異素來不喜女人。因為有些飢餓。聞言無奈。祇得隨了紀光同上。未還走到山頭。看出那兩個穿紅的少女。正指着自已。竊竊笑語。心中老不大快。如非恐紀光腹飢難忍。自己拚着挨餓。也決不上去。仗着脚程迅速。不消片刻。已到山頂。一看那所矮屋。祇有兩間。位置在山頭上。一塊突出的大石之下。外面是人工搭成的屋宇。裏面是一個很深的洞穴。屋外萬竿修篁。雖被昨夜風雨。颳得七歪八倒。東斷西折。兩間矮屋。却依然穩穩的。看不出一絲殘破之像。紀光在前。剛要開言。二女已揖客入內。紀光。紀異。隨定二女。到了屋內。年長的一個。指着一條長的青石說道。家師昨晚出外。還未回來。不便請二位尊客進洞。就在外屋坐談吧。紀光見二女大的年約十七八。歲小的才十二三歲。俱都生

得十分美。眉目之間。英氣勃勃。音聲清脆。談吐從容。知非尋常女子。便恭身答道。在下紀光。這是我孫兒紀異。昨晚入山。爲大雷風所阻。迷了路徑。今日天晴。方得覓路回家。適才如非大聲警醒。險被墜石壓傷。此來一爲道謝。二爲竟夜跋涉。飢渴交加。意欲求賜一些飲食。並請見示姓名。以圖後報。那年小的一個。聞言搶答道。我看你這老頭。到是個好人。飲食現成。祇是我姊妹的名字。向不告訴人。也不要那個圖報。言還未了。長女微嗔道。雪妹怎的見人一些禮貌都沒有。還不快取吃的去。少女走後。長女便對紀氏祖孫說道。我名吳玖。他乃我的師妹楊映雪。家師大顛上人。昨晚愚姊妹。隨定家師。在此觀賞雷雨。忽見一道妖氣。由西北方飛來。直往東南萬花坪。那一帶坪地上飛落。接着又有千百成羣的銀燕。跟着飛去。家師素來心慈。因爲這些銀燕。乃是雪山神禽。性最靈慧。這般大的迅雷風雨。數目又那般多法。恐是妖人從雪山頂上攝來。準備祭煉什麼邪法。一時動了惻隱之心。連忙追去。至今尚未回來。這裏梅坳乃本山最險僻之處。四外大壑圍繞。無路可通。適才我見老先生。同令孫。行經此間。先以爲是家師朋友。來此見訪。剛看出不是時。恰巧這半山巖上。有一塊斷石奔墜。恐傷人命。一是不及救援。着了急。出聲驚叫。不想令孫小小年紀。竟有如次輕身神力。居

然避過。愚姊妹見人危難。未得效勞。反承齒謝。怎敢當呢。說時。楊映雪已端了一盤蒸的熟鵝脯。一盤野山芹。和許多煨芋大壺山茶出來。放在石桌上。請紀光祖孫食用。二人飢渴交加。略一稱謝。坐下便吃。紀異見映雪。不住拿眼看他。剛要張口。映雪笑問道。你學了幾年功夫了。居然跳得那般高法。紀光知紀異不喜女子。恐他說話莽撞。便搶答道。舍孫不過生有幾斤蠻力。雖有名師。因為在下孤身一人。獨處荒山。無人作陪。並未得過師傅。那有什麼真實本領。映雪答道。適才我見他身輕力大。頗似內功已有根底。祇是他脚底却是飄的。縱得快。落得也快。並不能看準地方下落。又不似得過玄門真傳。這一說。就難怪了。吳玫道。雪妹你有多大本領。也敢批評人。這位小朋友。休看他未得真傳。似他這等骨格清奇。神光飽滿。資稟之佳。實少比倫。如果遇名師高人指點。不消多年。正不知要高出我們多少倍呢。紀光聞言。遜謝不置。紀異見映雪言語中。大有藐視之意。心中好生不服。祇是礙着紀光。不便發話。暗自存在心裏。二人吃飽喝足。便向二女道謝問路。又說了自己的住處。吳玫道。原來萬花坪湖心沙洲。便是老先生隱居之所。前兩年曾隨家師路過幾次。久欲奉訪。不想却在此無心相遇。真乃幸會。此地離貴居。約有百十里遠近。這梅坳孤峙深壑之中。常人本難到此。

昨晚山側塌了一所孤峯。定是那峯倒下來。將壑填滿。將二位從昏黑中引渡過來。如今還得退向前路。仍由倒峯脊上渡過。再行繞路回去。才可到達尊居呢。正說之間。忽聽空中銀燕鳴聲。紀異連忙跑出去。抬頭一看。正是爲首雙燕。心中大喜。忙拍手歡笑道。祖祖。燕兒們尋來。不必再打聽路了。說罷。撮口一聲長嘯。將臂往腰間一撐。雙燕翩然而下。飛集在紀異雙臂之上。不住拿頭在紀異臉上挨擦。口中低鳴不已。神態甚是親密。吳玖。映雪也相繼出來。見了雙燕。贊不絕口。映雪更是歡喜異常。便問紀異道。這兩個燕兒。是你喂熟的麼。怎的這般馴善。紀異沒好氣答道。還有什麼希罕。我家裏多着呢。映雪喜道。這燕兒真是可愛。你既有得多。如肯送我兩隻。包管有你的好處。你可願麼。紀光知那些銀燕。善知人意。最聽紀異的話。見紀異詞色不願。忙插話道。姑娘如喜此鳥。我回家之後。命小孫挑取兩支神駿一點的。送上就是。吳玖攔道。君子不奪人所好。此鳥心靈。善於擇主。你使他離羣索居。豈所甘願。老先生雖然盛意。還以璧謝爲是。映雪念道。我正因此鳥靈慧。能知擇主。我才心愛索討。你當我是要強逼他來此麼。目前峨嵋門下弟子。有好幾位。俱養有仙禽靈獸。聽師父說。異日青城周師伯門下。十九弟子當中。也有兩位。養有這類仙禽神虎的。我們養兩隻。打什麼緊。

紀光勸道。二位姑娘。不必爭論。此鳥寒舍養有甚多。得蒙留養仙山。正是他的緣分。決無不願之理。祇惜這兩隻。略大一點的。小孫養養的時久。又是燕羣之首。和愚祖孫。出力不少。不便相贈。往日小孫出門。燕羣千百相隨。飛滿空中。偏巧昨日風雨中失散。今日又不曾尋來。否則當時便可相奉。愚祖孫暫且告別回去。明早先着小孫。將兩支燕兒送來。等到令師回山。再同小孫齋戒沐浴。前來拜望吧。紀異素來孝順。見紀光如此說。不便再說違抗的話。暗忖這些燕兒。我與他情同骨肉。愛如性命。便是我叫他在此。也未必能夠。何況我還恨你。現時祖父之命。不能違抗。到了明日。我送燕來。我却暗中囑咐。叫他一落此女之手。便即飛回。看你有什么法想。想那時我再拿話激他。看他本領如何。如是不行。我念在今日。吃了他一頓。他又是個女流之輩。好男不和女鬥。也不傷他。祇羞辱這了頭幾句。出出今天小看我的悶氣。紀異祇管胡思亂想。紀光已向二女辭謝起程。當下祖孫二人。便照着二女所指說的途徑走去。繞了老遠。走了不少險道。好不容易才尋着歸路。這一整夜的驚恐勞頓。風雨飢寒。總算還未生病。及至到了湖邊。紀異連聲長嘯。祇是雙燕在空中飛鳴應和。不見燕羣來迎。以爲是昨晚被雷雨所傷。狂風吹散。雙燕鳴聲。又不甚哀楚。好生不解。紀光想起二女之言。却料

是昨晚受了妖人之害。心中雖是痛惜。因爲乃孫最愛之物。恐他憂急。也沒說破。匆匆過湖。到了沙洲之上。船一攏岸。紀異先往燕棲的樹林之中奔去。抬頭一看。那千百銀燕。俱是好好的。棲息在樹上。瞑目縮頸而眠。仔細一點數目。并不短少。祇是不飛不鳴罷了。這才放了心。罵這些燕兒。這股嬌嫩。昨夜稍爲受了點風吹雨打。便沒精打采的裝死。我給你們拿鹽去。看是吃與不吃。如在往日。紀異每早起牀出院。一說拿鹽。羣燕定要紛紛飛鳴翔集。取悅主人。這時紀異罵了兩句。竟都頭也未抬。祇把兩隻眼睛。眨了兩下。重又閉上。紀異看出不妙。忙朝外喊道。祖祖快來。這些燕兒。全都病了。快想法醫他們吧。說時。紀光也自走到。先見滿樹銀羽。羣燕俱在。方喜所料不中。及聽紀異這等說法。心裏一驚。猛一眼又看到屋外一角。有好幾面黑旗。上畫白骨骷髏。和符咒一般的字樣。散置地上。有的折斷。有的燒焦。不是原有之物。情知有變。不暇答言。忙往屋中跑去。進門便見一個長才七八寸。週身血跡。滿畫符籙的泥人。頭已粉碎。連同兩半截素帛。散在門旁桌上。破台下面。壓着一張紙條。取到手中一看。大意說留紙人。往日經過此地。見湖心沙洲。竹屋幽林。知非俗土。昨晚迅雷風雨。山頭閉眺。偶見妖氣飛過。後隨千百銀燕。恐妖人多害靈禽。便即跟踪追來。才知妖人下落之處。

正是此地。想是與屋主有仇。一到便用極惡毒的妖法。想將主人全數置於死地。恰值燕羣趕回。見有外人侵犯。由兩個爲首的銀燕率領。與妖人拚命惡鬥。因爲來勢猛烈。千百成羣。妖人先時驟不及防。頗爲吃虧。後來妖人激怒。咬破舌尖。行使妖法。除爲首兩燕見機逃去外。其餘銀燕。俱被打傷甚重。妖人正要拘役羣燕生靈。以備回山祭煉魔法之際。正好趕到。破了妖人邪法。將他逐走。祇惜緩了一步。千百隻銀燕。中了妖法。業已堪堪待死。爲首雙燕不住哀鳴求救。動了惻隱。取出靈藥。逐個解救醫喂。直到天明。方始畢事。將燕羣一一救轉。祇是元氣大傷。還得將養些日。任其棲息樹杪。不得勞動才可復原。妖人雖然逃去。日後終必重來。屋主返家。可至後山梅塢一帶相訪。當有指示預防之法等語。書末寫着大顛二字。紀光看完。遞與紀異。看了說道。幸是昨晚爲雷雨所阻。未遭妖人毒手。此事多虧大顛上人仗義相助。適才又蒙那兩位姑娘。飲食款待。我們受他師徒三人恩禮。無以爲報。難得楊姑娘。要那銀燕。我看你却不是詞色。實是不對。我也知你素常不喜女子。他那幾句話。說得太直。使你不高興。那銀燕又是你心愛之物。不捨送他。你明日前去送燕。那燕素來聽你的話。定要弄些花巧。等你轉身。便即飛回。往常我俱由你。此事萬萬不可。那楊姑娘。既是仙人門下。

定有驚人本領。必是看出你的根力雖好。所學還差。見你年幼。所以說話不作客套。並非存心輕慢。你如再不曉事。大虧雖不致吃。定然鬧個無趣。須知千百銀燕。俱是他師所救。縱然送他幾隻。也是應該。這些靈禽。祇要你不從中作梗。去受仙人養。養。決無不願之理。起初原打算祇命你一人前去。如今受了人家大恩。不能不去叩謝。明早你可挑上兩隻大而雄健的。恭恭敬敬。隨我奉往。拜山送燕。千萬不可再像今日。這等神氣。在違我命。我就不喜歡你了。紀異不是不明理。也知燕羣。是大顛上人所救。送兩隻與他門徒。理所應該。偏與楊映雪。原有一番因果。當時心中。雖去了芥蒂。及至明日。見了映雪。微一交談。不知怎的。仍是氣不打一處來。以致鬧出許多事故。直到後來。楊映雪約同呂靈姑。搖宮盜靈藥。兩番救紀異。才得化嫌釋怨。成了同門。至好不提。到了第二日一早。紀光草草進了點飲食。帶了紀異。便往梅坳走去。那些銀燕。十九尚未復原。祇有爲首雙燕。帶了紀異挑出的兩隻小燕。在空中隨行。一路無話。行近梅坳一看。前晚倒塌的斷峯。已然移去。紀光知是大顛上人所爲。好生駭然。這四面絕壑。圍繞孤峯。最近處相隔也有二三十丈。紀異尚可奮力躍過。紀光簡直是無法飛度。二人正順着絕壑繞行。忽聽對面。有一女子高呼道。你們送燕來了麼。家師出去了。峯

背後有一處相隔要近些。我在那裏設有索橋。快到那處去。我好接引你們過來。紀光。紀異。見是楊映雪。便照他所說。奔往峯後。果然有一個所在。一塊奇石。從峯腰突出。其大可容千人。石邊挺生着幾根石筍。兩岸相隔。祇有十六七丈遠近。那楊映雪已在石上相候。身前盤着一堆麻索。見二人行近。喊一聲。接着。手揚處。那盤麻索。便平空飛起。像箭一般。直往二人存身的對崖射去。二人用手一撈。覺出頗有分量。再看繩頭上。并無什麼重的東西。紀光見這般頭輕尾重的東西。竟能隨手筆直發出。如非內功練到絕頂。縱有千斤神力。也難辦到。越知不但大顛上人。是仙俠一流人物。連二女也非常人。正悄悄囑咐言語舉止。放恭敬些。楊映雪已在對崖說道。你們可將此索。繫在那株大黃桷樹上面。看能從索上渡過不能。如其不能。我再過來指你們。紀異先聽大顛上人不在家。心便不願過去。祇因紀光來時。再三囑咐。銀燕尙在空中。不會交與。見紀光已然前走。甚是誠敬。不便說回家二字。這時一聽映雪。又說出這等輕量人的話來。心中才生氣忿。想要還他幾句。當着紀光。又不敢。一聲不發。將索頭繫住。心想相隔才這一點遠。誰希罕你幫忙。我偏要跳過去。給你看看。一面存思。暗中早將氣力運足。走向崖邊。兩足尖一挺勁。竟自飛身縱過。心中正自得意。還未張口。映雪

已看出他心意。微嗔道：「你這兩跳。昨日我又不是沒有見過。你還當這飛索是爲你設的麼？看你年歲。也不算小。怎連一點規矩都沒有。還不快縱回去。將你外祖渡了過來。紀異聞言。猛想起祇願自己逞能。一時疏忽。忘了先措送外祖。白白被他嘲笑。無言可答。不禁把一張黑臉羞得通紅。祇得轉身。重又縱了回來。要措紀光過去。紀光見他仍是倔強。不聽來時囑咐。未免也有些生氣。瞪了他一眼道：「你那麼矮小。不比昨日是個急勁。仗着你身輕。縱得他過。須知這飛索渡人。快有快法。慢有慢法。非內功有了極深根底不行。快走似難實易。慢走似易實難。手上得持有東西。你雖常練道家吐納功夫。一則爲日尙淺。二則門徑不同。既未習練。僅仗力大身輕。如何能措得我過。這大山風。難道我這大年歲。陪你跳崖麼？你如不信。也無須措我。你試空身一人走一回試看。」紀異自信從小就穿枝踏葉縱躍如飛。那裏肯服。果然單身往索上走去。起初提着滿身勇氣。走得飛快。還不怎覺難。及至離崖三四丈。忽然一陣大風吹來。一個不留神。身子往旁一偏。竟往側面墜底。翻落下去。再想穩住脚步。已然不能。還算他身子矯健。落時兩腳交叉。勾着長索。身子往上一挺。雙手將索握住。身子被風吹得晃了好幾晃。才行停止。紀光知他平日輕靈敏捷。雖難穩渡。却不致於出錯。到此也代

他暗搥冷汗。便高叫道。孫兒你已輸失。就是過去。也不算了。不必站起。仍照你平時穿躍樹枝之法。回來吧。紀異仍不甘服。還想立起試試。好容易才得穩住身形。站在索上。起初不大留心。還可憑着那股子勇氣。走得遠些。這一格外留神。惟恐二次失足。反到更難走遠。不是偏東。便是偏西。再加山風時來。無法使左右輕重勻稱。依舊手忙足亂。翻落下去。不過事前多加一分防備。沒有第一次驚惶而已。紀異見實不能立起飛渡。才知天分是天分。學問是學問。沒有練過。僅憑天資。終是不行。又聽映雪笑聲不絕。真是悔恨氣惱。不打一處來。沒奈何。祇得遵照紀光所說。攀索回到原處。紀光已折了一枝長竹竿。持在手內。低聲說道。孫兒下次。萬萬不可如此自恃。其實這飛索渡人。如有憑藉。毫無難處。我雖不如你的天資稟賦遠甚。到底練過數十年武功。且待我走給你看。少時你仍縱過去便了。說罷。將長竹竿往兩臂一橫。端平捧起。逕往索上縱去。走幾十步。緩一緩。將氣勻住。又走。有時遇見大風。人便停住。與風相戰。身子竟歪斜在向風來的那一邊。却不翻倒。整像黏在索上似的。這樣時停時進。時緩時速。點水蜻蜓一般。轉眼到了對巖。紀異也跟着縱身越過。紀光先向映雪行禮。述了來意。便命紀異將空中銀燕招下。映雪接在手裏。見那銀燕動也不動。好似喂養熟了的好。

生高興說道。家師昨早回來。言說前晚追趕妖人。在萬花坪舊址湖心沙洲上。一所竹屋之內。破了邪法。救了許多銀燕。代屋主將妖人逐走。吳師姊又談起你二人遇險路過之事。才知你們便是那沙洲主人。這裏原是家師修道之所。自從移居莽蒼山大熊嶺後。每年祇有春秋兩季。來住兩個月。去年冬天。俠僧軼凡。引進了一個女弟子。名叫呂靈姑。是個孝女。家師對他十分憐愛。老恐他一人。在山中孤單。這兩次來了。均未住多日。總是略爲指點便走。昨晚你們如來。還可相遇。今日已回大熊嶺去了。行時留話。說你們這幾天必來看望。命我轉告。你那沙洲上。產有一種蛇菌。大是有用。祇如今還未生出。須等明春大雷雨後。才有。到時請你務必留下幾個。用鹽水泡起。明春家師回山。親自去取。你送我這兩隻燕兒。到真靈巧。再經我一訓練。明年今日你們再來。看時便兩個樣兒了。祇不知他離了羣。養在我這裏。心中願不。說時。那兩個小燕。竟似懂得人意。不往慢聲長鳴。拿頭在映雪掌上挨擦。映雪見狀。越發愛極。紀光應了留菌之事。又把銀燕的好惡。和喜鹽如命。一一說了。紀異見小燕。依戀映雪。心中好生不快。正想朝乃祖示意別去。忽聽山角後面。有兩個女子說笑之聲。映雪一聽。丟下二人。口中喚了一聲。是玉姊來了麼。便往山角後跑去。一會功夫。從山角轉出兩個

女子一個便是那日所見的吳玖。另一個白衣如雪，背插雙劍，生得身長玉立，英姿飄爽，却是初見。吳玖一見紀光，帶了紀異在前恭候，便搶步上前答禮道：「承蒙枉顧，又贈愚姊妹靈禽，足見盛意。家師離山他去，雪妹想已告知。這位乃武當派名宿，半邊大師門下弟子，女峴崙石玉珠姊妹。那日老先生駕臨，一則因時太倉卒，又未奉有家師之命，不敢多留。今日並無外人，同往洞中小坐，敘談如何。」紀光自是願意，紀異也動了好奇之想，便將回意打消。祖孫二人向石玉珠見禮通訊之後，便由映雪在前率領，往洞中走去。當下便由映雪在前領路，峯迴路轉，往前山洞府之中走去。那日紀光祖孫，驚恐饑疲之餘，來去匆匆，雖覺山勢奇秀，並未識得廬山真面。這時事過心閒，又是由後山轉到前山，一路留意觀賞領路，方看出那山的妙處，真個是雄深險峻，秀麗清奇，兼而有之。走了一半路程，快到前山，按理那日所見矮屋和洞府位置，在山頂之上，原應折向高處才對。正走之間，已然望見左側山頂，便是洞府。映雪忽然領了衆人，向右側一條通往下面的仄徑走去。那仄徑藏在茂林嘉木之中，兩旁盡是參天枯樹，高與崖齊，密層層好似千頃碧波，不到近前，簡直看不出有路。人行其中，映得眉髮皆青，再加上細草蒙茸，秋葩競豔，草氣花香，沁人心脾，越顯幽絕，繞行有里許之

遙。越走地勢越低。紀異看出與洞府有點背道而馳。忍不住道。適才往上走。便是山洞。却引我們到此。則甚。紀光方以目示意。前面映雪。已然聽見。回身笑噴道。你這孩子。懂得什麼。前日你們所見。乃是後洞。平時我們煉氣觀星之所。這裏才是正門戶呢。你嫌遠。我們抄點近路吧。說時。又引了衆人。從一個危巖夾壁之中。穿行過去。那夾壁曲曲灣灣。長有百丈。兩邊危壁如削。僅露一線天光。最仄之處。人不能並肩而行。甚是幽暗。夾壁走完。豁然開朗。面前現出一片極大的山坳。三面清水。圍着一片平地。到處都是。千百年以上的老梅花樹。有的雄根虎踞。繁枝怒發。有的老幹龍伸。鐵柯虬舞。有的輪困盤鬱。磅礴屈伸。自成異態。有的疎影橫斜。清麗絕倫。俱都疎疎密密。散置其間。千形百狀。圖畫難描。如在花時。這一片香雪。更不知還有多少妙處。紀光到此。方知梅坳得名之由。另一面却是一座危崖。大小奇石。恍如飛來。高低錯落。附崖挺出。上面建了好些亭台樓閣。式樣奇古。又就着崖形。鑿了許多磴道飛橋。盤繞其上。以相通連。正當中是一座高大洞府。上有碧苔繡成的香雪洞天。四個古篆。崖底下。一邊一個丈許高的大洞。下面碧泥漣漪。其深無際。左洞乃是溪流發源之所。水從洞口。壘門而出。繞溪而流。直投右洞。水聲湯湯。清泉溪溪。泉韻山光。相映成趣。令人耳目皆清。

如入山陰道上。應接不暇。正自四面賞玩。映雪已走向當中大洞下面。石級之上。揖客入洞。紀光不說。便是紀異。從小生長荒山。也會見過不少洞穴。以爲裏面未必還勝外面。誰知到了洞中一看。竟是珠纓金絡。晶屏玉障。不但合洞通明。光如白晝。玉牀碧几。不染纖塵。而且石室修整。門戶井然。到處光華燦爛。目迷五色。紀異越看越愛。暗忖修道人竟有這些好處。他年母親復生。師父蒼鬚客的洞府之中。不知能否和這裏一樣。可惜洞中主人是個女的。否則常時來此玩玩多好。祇顧尋思。不覺隨了衆人。走向吳楊二女修道室中。陳設愈更精美。吳玖請衆落坐說道。此洞乃前百十年前。家師修道常居之所。家師會說。當時道尙未成。喜事好勝。把這座洞府。佈置得和仙宮相似。除洞前三千本老梅外。餘者連洞泉溪水。盡出人爲。真個是匠心獨運。巧奪天工。後來道成。深覺比時無聊。此非修道人居處參修之所。便要將此洞封閉。經愚姊妹再三求說。才未廢棄。近年移居莽蒼山。大巖嶺。苦修未完功果。將此洞賜與愚姊妹居住。祇石師姊和二三相知。女道友來過。因家師不許招納外人。今日尙是第一次呢。紀光聞言。忙極起立稱謝。吳玖還緊往下說時。映雪已將手中兩隻小燕。放在玉几之上。走向隔室。捧了一大盤異果。一大盤臘脯。與一瓶子酒出來餉客。二女俱都慇懃勸

用。紀異見那些果子。有好幾種。都是未曾見過。吃到口中。甘美非常。那些臘脯。名色煩多。雖然一樣香味撲鼻。因爲自己家中醃臘之物甚多。便不甚在意。祇管取那果子吃個不休。一些也不作客套。女崑崙石玉珠一見紀異。本就喜他資稟過人。見他愛吃那果子。笑道。昨日我往凝碧崖。訪看秦家姊妹不遇。得見李英瓊余英男二位道友。暢茶了半日。才知峨嵋。自從掌教真人開闢五府以後。除各派仙人所贈的。各種奇花異卉不算。長幼兩輩同門。到處搜求瑤草琪花。仙木異果。移植在內。近兩年不知從那裏。又移植了二十四株。瓊木朱果。行時承李道友。贈了十枚。此果頗有輕身延年之功。本想與舍妹等帶去嘗新。行經此間。承十姊妹招款留。又與紀老先生賢祖孫相遇。今日之會。總算前緣。待我每位奉送一枚。略表微意如何。說罷。從懷中取出四枚朱果。分給四人。紀異見那朱果。紅得愛人。還未到手。便已聞見一股子清香。看形式香味。以及皮色上的光澤。均頗與前數年求仙涉險。在危巖絕壁上。所得那枚千年蘭實相類。知道果是仙果。暗忖母親。還有幾年。便可回生。再吃這樣好的仙果。定然大有益處。自己吃了。豈不可惜。祖祖又學收藏靈藥。無論相隔多年。俱是新鮮。正好留藏回去。想到孝敬母親。想到這裏。不忍進口。略聞了聞。趁大家說笑之際。藏入袋中。恰被映

雪。看在眼裏。笑對他道。這裏果子。要吃儘有。却不許往家裏帶呢。紀異本來拙於口舌。又厭惡映雪。重拿出來。既非所願。倉卒之間。說不出理由來。祇氣憤憤的答道。這朱果是石姑娘給我的。我給母親帶回家去留着。與你何干。你恐我多吃了你的果子。我這就不吃。明日我也去採些來還你便了。紀光見他說話僵硬。石玉珠吳玖。見他認了真。滿臉稚氣。又憐他的孝思。三人俱要發言。映雪已搶着答道。你這孩子。太不曉事。你打量我請客不誠。怕你吃多了麼。這朱果乃天材地寶。千百年才一開花結果。不採不落。可在樹上。延至百年之久。乃天地間的靈物。服了可以長生。二十年前。才被峨嵋門下李英瓊道友。在莽蒼山發現。又爲妖尸谷晨倒轉玉靈巖所毀。

第六回

銀燕盤空幽壑森森逢禁侶 鐘鏈曳地清琴冷冷喜知音

近年峨眉諸位長老。方從海外仙山。覓到了十二株。移植在凝碧崖。想是恰值結果之期。樹上朱果。沒有採盡。石道友才得了幾個。凡人得此。真乃曠世仙緣。我見你貪食果子。石道友給你仙果。却拿來藏起。恐你不知輕重。好意提醒。你却出言侮慢。休說我給你吃這些果子。俱是家師月前帶

來大半塵世間稀有之物。便連這幾方臘脯。和那一瓶子養玉釀。也非尋常之物。你從何處去採得相償。言還未了。吳玖見紀異。已羞得面紅頸粗。十分窘狀。忙喝映雪道。雪妹便是這等稚氣。你自家說話不莊重。却和他一個小孩子爭長論短。你雖無心取笑。他却有意的聽。師父行時。所言前生那段因果。還須你自己化解。難道竟忘懷了麼。映雪忿然道。各憑道法。勝者爲強。要叫我不論人兒。俱都低首下心服輸。寧遭劫報。也是不能說罷。拂袖而起。紀光先見紀異。出語無狀。好生惶愧。祇插不下嘴去。這時正待道歉。映雪業已忿忿走去。老大不是意思。祇得向吳玖陪話道。小孫年幼無知。開罪楊仙姑。少時回去。定加責罰。還望代爲勸解才好。吳玖道。雪妹幼遭孤露。家師見他身世可憐。未免寬容了些。再加年幼道淺。遇事有些任性。令孫縱有稍須失言之處。其咎也是由於雪妹自取。無須理他。令孫藏果懷母。足見孝思。我率性成全於他。這裏有兩粒仙丹。乃是家師所煉。有起死長生之功。可與令孫拿了回去。以備他母親服用。我起初令雪妹延賓。原想因家師行時一番言誠。借今日之聚。捐棄前嫌。適才見他二人。俱是蘊積太深。終是未能化解。想是一切註定。好在雖有波折。終於無礙。此番回去。須囑令孫。此地不可再來。以免再生嫌隙。反而不美。石妹妹見訪。尙有他事相商。

請老先生帶了令孫回去吧。女峴崙石玉珠也接口道。令孫我也聽人說過。孝行實是可嘉。這朱果還可分給他一枚。就此一併攜回吧。紀光見主人大有逐客之意。祇得率了紀異道謝起身告辭。吳玖便領二人。由那日所見山頂矮屋的後洞口內出去。紀光歸途。暗思吳玖所說之言。暗含深意。紀異不過是年幼無知。一時失禮。對於映雪。並無什大嫌隙。怎便說出不能化解的話來。並且再拒絕二次前去。越想越不得其解。再見紀異神色。二目暗露兇光。雖然無心中。得了靈藥仙果。並掩不過心內忿恨。益發詫異。便不再深說。祖孫二人。各有各的心事。連一句話也未說。俱都悶悶的走回家去。祖孫二人回家之後。一晃半年多。紀光因吳玖的話。說得鄭重。恐去了不利。再三諄誠不許紀異往梅塢去。起初紀異雖厭惡映雪有尋釁比鬥之心。一則因外祖堅囑。二則迴想吳玖石玉珠贈送仙果靈藥。恩德深重。映雪祇奚落搶白過兩次。縱然可惡。也應看在吳石二人面上。况非深仇大恨。何必這般耿耿在懷。再加上梅塢地勢僻遠。又非常去之地。不易走到。他與映雪。本是紫雲舊侶。原有一番因果。雖有時想起前隙。不無氣忿。因有這兩三則原故。總是欲行輒止。日子一多。逐漸就淡忘了。這日也是活該有事。紀光又應苗人之聘。往遠道行醫。去了已好幾天。沒有回來。紀異一人在

家清晨起身。做完了早課。忽然心情煩燥。不知如何才好。他秉着先天遺性。最喜花果。想起墨蜂坪。那一帶行獵之區。業有兩三個月未去。現值春夏之交。正是花開季節。何不前去採集些來。移植在這沙洲之上。就便遇見什麼肥美的山禽野獸。也好打他一兩隻。回家下酒。豈不是好。想到這裏。便即起身。因爲今日出獵。不似往日貪多。再加上這半年多功夫。燕羣益發聽話。着實訓練出幾對靈慧的銀燕來。用幾個隨去。儘可足用。燕羣無須全數帶了同往。除爲首的雙燕。這時凡是大而靈慧的銀燕。都由紀異起了名字。大白二白。照例隨身不離外。又挑了丹頂。玄兒。鐵翅子。三隻最矯健的銀燕帶去。其餘燕羣。全都留守。這五隻銀燕。大白二白。領袖羣燕。自不必說。這三隻燕兒。也是個個猛烈靈警。尤以玄兒爲最厲害刁滑。專與猛獸虫豸之類爲難。祇一遇上。從不輕易放過。每出門一次。從不空回。生價也與別的銀燕不同。棲息之時。看去仍是一身雪羽。其白如銀。一飛起來。兩脇下便露出一團烏油油發光的黑毛。疾如星流。迅捷非常。目力更敏銳。到黑夜憑空。能辨針芥的地步。紀異最是喜他。幾乎駕於於雙白之上。當下紀異帶了這五隻銀燕。走向湖邊。去了衣履。交與雙白。先行啣飛過去。自己赤身踏水而渡。其餘燕羣。仍然跟着飛送。直到紀異上了對岸。再三喝止。五燕

也跟着連聲齊鳴。不許同往。燕羣才行振羽飛回。紀異匆匆穿好衣履。忙卽施展本能。如飛前進。不消多時。便行近墨蜂坪。那坪自經前番谷陷峯塌。大雷雨後。平空又添了好些景緻。加以連陰新霽。瀑肥溪漲。水聲淙淙。與滿山松濤交奏。花木繁茂。山花亂開。研紫嫣紅。爭奇鬥豔。令人到此耳目清娛。滌煩蠲慮。心神爲之一爽。紀異穿山渡澗。且行且玩。美景當前。雖覺心中減了許多煩燥。但那些野禽。俱是常見之物。不堪移植回去。除去鸞鳴翠鳥等中看中聽不中吃的細禽。僅有特遇見幾隻野禽。並無可吃的野味。獨個兒玩了一陣。忽又無聊起來。正打不起什麼好的主意。忽然一陣微風吹過。從坪後崖那邊。傳來一片鏗鏘之音。空山迴響。逸韻悠然。甚是清冷娛耳。紀異生長苗疆。雖從乃祖讀書時節。得知琴瑟形式。並未親眼見過。暗忖墨蜂坪。除相去還有數十里山路。的梅塢外。從未見過人跡。怎得有此。越覺好聽。便循聲走去。那聲音因風吹送。若斷若續。彷彿在前面不遠。可是下坪之後。連越過了幾處危巖絕澗。仍未到達。計算路程。竟走出了三十餘里。正是走向梅塢那條路上。已然相隔不遠。剛以爲是吳楊二女所爲。反至留神靜心一聽。那聲音又發自身後來路。才知走過了頭。忙卽回身再找時。那聲音竟是忽前忽後。忽近忽遠。不可捉摸。聽去明明祇在近處。祇

是找他不到。紀異性拗。凡事但一起頭。不辦到決不罷休。那裏肯捨。又找了一陣找不到。猛想起現放着善於搜尋的銀燕。如何不用。忙卽撮一聲長嘯。手揮處兩臂往外一伸。五隻銀燕。立時連翩飛下。集在上面候命。紀異喝道。你們這幾個笨東西。祇會跟着我在空中。亂飛亂轉則甚。這聲音是在什麼地方發出來的。你們在天上。看底下容易。眼睛又尖。到底是人是鬼。藏在何處。還不快給我找去。紀異先疑五燕在空中。盤旋不下。是幫着自己尋找鳥獸花草。不知自己來回奔縱。爲的是那鏗鏘之聲。所以沒有往那發聲之處去找。祇喊下來一囑咐。怕不立時尋到。誰知今日大出意料之外。紀異把話說完。五燕祇互相低鳴了幾聲。竟是一動也不動。紀異恐五燕還沒聽懂。又喝道。笨東西。你們聽呀。這聲音鏗鏘鏘。比苗人彈那大月絃子。還好聽得多呢。我們找到人家。跟他們領教。學上一學。回去做做一個。我每日弄給你們聽多好。說罷。大白二白。便朝着紀異。長鳴了兩聲。接着便用口啣着紀異的衣袖連扯。紀異原知鳥意。看出是要他回去。驚問道。你們不代我找。却還要我回去。莫非又和上次一樣。那發聲音的不是好人麼。太白二白。搖了搖頭。紀異不由性起道。你不讓我去。又說不是妖人。我此去不過看看是什麼東西。至多學他樣做做。教否隨意。並不勉強。又無招惹之

處。難道有什禍事。我就生氣。正說之間。大白二白。還在緊扯衣袖不放。玄兒條地長嘯。竟自衝霄直上。丹頂鐵翅子。大白二白。也依次飛鳴而起。五隻銀燕。在高空鳴和相應。祇是迴旋不下。紀異聽那鏗鏘之聲。突然密如萬珠齊落玉盤。隱似雜有金鐵之音。越發比前好聽。見五燕儘自圍着當頭數百丈方圓地方。盤空飛鳴。不見飛落。心中有些不耐。正要高聲呼叱。就中玄兒。忽將雙翼一收。急如彈丸飛墜。流星下馳。直往北面山凹之中投去。大白二白。跟在後面。眼看三燕。一前兩後。將要落地。大白二白。忽又同聲長嘯。振翼高鳴。凌雲直上。紀異一心想根尋那聲音來源。別的均未暇計及。一見玄兒飛落。知已尋到地方。不問三七二十一。連忙飛步跟踪追去。那北面山凹。兩面高巖。中藏廣壑。壑底雲氣溟濛。其深無際。巖壁中間橫着幾條羊腸野徑。素無人踪。全巖壁上。滿生叢草藤蘿。野花如繡。紅紫相間。地勢異常險峻。因為僻處墨蜂坪北面山後。相隔稍遠。又無路徑。鳥獸俱不往那一帶去。祇在暗谷未崩倒以前。同紀光去過一次。僅在巖頂登眺。從未下去。今日追尋琴聲。無心中行近此地。始終沒想到琴聲。發自壑底。及至追到一看。玄兒已然不見。那鏗鏘之聲。竟發自壑中。身臨切近。益發洋洋盈耳。聽得越真。方自側耳根尋。忽聽琤的一下音聲頓止。祇剩壑底迴音餘韻。驛

息消歇。危巖大壑。靜蕩蕩的。草花繁落。蒼藤虬結。荒徑荆榛。亘古無有人蹤。更無餘響遺痕。可以尋覓。深悔自己來遲了一步。暗罵玄兒。忒已心急。既領我到來。怎不等我一等。如今不知飛落何方。叫我亂找。正在四處留神觀望。玄兒踪跡。猛聽有兩人說話聲音。發自脚底。彷彿相隔甚深。好似在那裏爭論。一個道。一隻鳥兒。有什希罕。他自來送死。又非我等造孽。管他呢。姊姊偏發什麼慈悲。差點闖出大亂子來。這東西。如果和當年一樣。野性發作。我們一個制他不住。被他逃走。他年師祖回來。怎生交代。另一個道。師妹還是這等心狠。我這多年幽壑潛修。功行大進。豈是昔比。如覺制不住他時。還敢如此大意麼。如今他吃我用定法制住。業已睡去。到是這隻可愛的靈鳥。險些被他吸入腹內。又受驚。又受了點毒。我看此鳥。必非無因而至。醫好之後。放他出去。如是有人豢養。又恐招了外人。來給我們生事。豈非討厭。先一個答道。我們這天琴壑。多少年來。從無人踪。此鳥就許有人豢養。也是常人。我們如不願意留他。可命洞奴噴雲。將洞封鎖。難道還怕他硬闖進來不成。紀異還未聽出那隻幾膏怪吻的鳥。便是銀燕玄兒。正自希奇。猛聽玄兒。也在地底。微微的哀鳴了兩聲。不由大吃一驚。忙將叢草用劍掃削。去查那聲音的來源。又聽先說話的那一個女子。低低不說了。姊姊上

面有人說完。便沒了聲息。紀異明明聽出那說話聲音。出自地底。祇是脚下石土深厚。草深沒膝。再也找不着一絲影響。更不暇再尋那音聲所在。也不問地底是人。是怪。祇關心玄兒安危下落。急得手持寶劍。不住在叢草中。亂撥亂斫。恨不能把那片山石攻穿。將玄兒救出。才稱心意。似這樣胡亂斫削。撥刺了一陣。耳聽空中四隻銀燕。祇管盤空高飛。哀鳴不下。大有失羣喪偶之狀。越猜玄兒凶多吉少。妖人深藏地底。寶劍雖利。其勢難以攻透。正自焦急無計。忽然一眼看見。身側不遠。老樹濃陰之下。斷草根際。隱隱放光。近前尋視。乃是七個碗口大小的深穴。直通地底。光華便從下面透出。先原被叢草泥土遮沒。這時方得發現。再俯身仔細一看。那穴口距離地底。深約百丈。下面乃是一個極廣大的山洞。丹爐藥灶。石牀几案。琴棋書卷。陳列井井。雖無梅塲仙府富麗。却是古意悠然。當中還懸着一個磨盤大小的青玉油盆。共有七根燈穗。分懸在油盆的邊沿上。每個火頭。大如人臂。光焰亭亭。照得合洞透明。地底站着兩個布衣修整。略似道家裝束的女子。身材也一高一矮。矮的一個。相貌生得奇醜。手中拿着一把晶光閃閃的寶劍。正對上面注視。却不見玄兒踪跡。驚詫之餘。剛要張口問訊。那矮女已在下面喝道。你是何人。擅窺仙府。敢莫是欺我姊妹飛劍不利麼。言還未

了。那年長貌美的一個。忙止醜女道。我看此人。頗似山中樵牧之童。迷路經此。有類劉阮誤入天臺。師妹不值與他計較。祇是恐他出山饒舌。我們率性喚他入洞。與他一點甜頭。囑咐幾句。以免傳揚出去。生事如何。醜女正要答話。紀異已忍不住答道。我不是牧童。你們不要胡猜。適才因樂聲好聽。尋蹤不見。我命一隻家養的燕兒來找。親眼見他飛落此地。追來却無踪影。忽聞地底有人說話。聽出我那燕兒在此。我才撥草尋找。不想發現洞穴。想彼此素無仇怨。我也不是存心窺探你們蹤跡。我不問你是人是怪。祇求將燕兒好好還我。便就去。決不相擾。也不向外人說出半句。還有適才音樂之聲。不知你們弄的是什麼東西。可惜你們俱是女子。不便求你教我。如能將那樂器與我看上一眼。使我能還去做一個。無事時。弄來玩玩。那就更感謝了。那長女聞言。對醜女道。原來我救的那隻靈鳥。果有主人。此子頗有根器。決非庸流。今日不期而遇。也算有緣。我將燈光掩了。你從前洞去。將他接引下來。我有話說。醜女聞言。便朝上說明。你這人看似聰明。怎連琴音。俱聽不出。愚姊妹奉有師命。在此潛修。已歷多年。今日你的燕兒。爲我守洞神物所傷。幾死。多虧我姊妹。將他救下。但已中了我們洞奴的毒氣。暫時不能飛翔。上面穴口過小。相隔又高。你無法下來。我姊妹二人。奉有

師命在此潛修。不能擅自離開。你走向巖邊。壁中間有一塊平伸出去的大石。上有藤草掩覆。便是我們的門戶。你到了那裏。可拉着盤壁老藤。攀援下來。我去那裏等候。將你接引入洞。還你燕兒。就便將琴你看。如你胆小力弱。不敢攀援。那祇好等燕兒好了相還了。紀異一心想着玄兒憂危。立即應允。正在答話之間。洞中央所懸的那盞長明燈。忽然滅去。又聽下面醜女。連聲催走。紀異走時。彷彿聽見鐵鍊曳地之聲。當時也未注意。匆匆往巖邊跑去。探頭一看。果見一塊危石。大有丈許。孤懸崖壁中腰。上下相隔。約有四五十丈。從上到下。雖有老藤盤結。因有相隔太長。並無一根。可以直達石上。所幸崖邊突出。崖壁中凹。平跳下去。正好落到石上。中間尚無阻礙。因醜女恐他胆小力弱。不去。成心賣弄精神。先向崖下喚道。你說的地方。是這裏麼。我要下去了。下面醜女應聲道。你這人到有胆子。正是這塊大石。可惜我不能上來幫忙。上面的藤。接不到石上。援到稍上。還有七八丈高下。你援到那裏。緩一緩氣。再鬆手。撲向旁邊那一根。將他撈住。便援下來了。紀異笑答道。這點點高矮。那有這麼費事。你躲開。看我跳下來。將你撞倒。說罷。站起身形。提勻了氣。覷準下面那塊危石。喊一聲我下來了。便朝下面危石上縱去。醜女先從下面。略看出他身相清奇。不過具有異稟。仍是一

個質美未學的常人。沒料到他如此身輕力健。好生歡喜。紀異見那醜女。真長得和自己像兄弟姊妹一般。再也沒有那般相似。也是說不出來的喜歡。不覺脫口叫了一聲姊妹。我的燕兒呢。醜女滋牙笑道。我雖比你高不了許多。一定比你年長。我不知是什麼緣故。怪喜歡你的。當我兄弟。到也不錯。你姓什麼。紀異道了名姓。醜女便在頭前領路。紀異隨在他的身後。見醜女回身回得異常之快。彷彿還伸手從地下撈起一件東西。微微響了一下。這時洞中漆黑。紀異初來。洞逕由高往下。紆仄奇險。祇管專心辨路。也未怎樣留神。一會到了洞底。醜女道。你先坐下。待我將燈燃起。請姊妹與你相見。紀異剛剛坐好。忽然眼前一亮。合洞光明。對面石案後。坐着適才所見年長的一個女子。手中把着玄兒。正在撫弄。醜女立在一旁。滿臉含笑道。這人名叫紀異。姊妹你看事情。多麼奇怪。長女回睇。瞪了他一眼道。你就是這般多嘴。錦囊尚未到開視日期呢。這時三人對面。燈光之下。看得甚清。見那長女。面如白玉。星眸炯炯。眉間生着一點硃砂紅痣。甚是鮮明。上半身青衣短裝。下半身被石條案擋住。見了人來。並未起立。紀異重又說了來意。長女笑道。我姊妹二人以前。本不在此修道。祇因年輕氣盛。誤傷許多生命。犯了師門家法。受了重譴。被師父罰在這天琴壑地洞之內。負苦虔修。

村門思過。不履塵世。不見外人。已是好些年了。這琴原是洞中故物。與兩個玉連環。一面鐵琵琶。同掛壁間。也不知是那位前輩高人所遺。每當芳日嘉辰。月白風清之夜。琵琶必定互響。自爲應和。因有幽壑迴音。聲出地下。其聲若近若遠。無可根尋。天琴壑之得名。便由於此。自我姊妹幽居到此。才得發現。唯恐外人知覺。輕易不會在日裏撥弄。今日做完功課。忽覺無聊。又經師妹再三迫促。才取將出來。隨意撫弄。不想將你引來。我這洞中。還有一個洞奴。乃是神物。善於噴吐雲霧。更會放出毒烟。無論人畜。當之必死。你的燕兒。想是奉你之命。尋找琴音到此。據師妹在外所見。你那燕兒。共是五隻。看神氣早就知道這裏。想是識得洞奴厲害。祇管在空中盤桓不下。飛了好一陣。就中一隻。竟欺洞奴假睡。突然比箭還快。飛將下來。被洞奴張口一噴。一吸。幾乎吞了下去。幸我發覺得早。才行奪過。忙喂了他一粒丹藥。方保住性命。我本不知他志在奪琴。正奇怪他冒着奇險飛來。則甚。你已到來說起。要我還鳥傳琴不難。但是我姊妹。有一事相煩。不知允否。紀異恨不得卽速將玄兒要過。忙問何事。長女聞言。立時臉泛紅霞。欲言又止。紀異還要追問時。醜女已代答道。事並不難。祇是有些費時費手。如能應允。方可告知哩。紀異一則念於得燕。二則和那醜女。舊有淵源。一見如故。不由

脫口應了。二女知他誠實，不會反悔，好生欣喜。長女答道：「既承相助，愚姊妹感德非淺，不過事情祇是難料，是否有此巧遇，尚屬未定。這燕兒中毒雖深，服了家師靈丹，已無妨礙。一日夜後，便可痊愈。定比先時還要神駿。撫琴之法，雖可傳授，但你並無佳琴，傳也無用。我率性傳後，將琴借你攜去。從今以後，你每隔三日，便來這裏一次，不但指點你撫琴之法，我見你身佩寶劍絕佳，愚姊妹素精此道，你如願學，也可一并相傳。」等愚姊妹時機到來，看了家錦囊，是否相煩，便知道了。說罷，招呼紀異近前，先將玄兒隔案遞過，然後命醜女取來一張冰紋古琴，先傳了定音之法，再把適才所奏那一曲傳與紀異，絕頂聰明，自是一學便會。這一兩個時辰功夫，竟和二女處得如家人骨肉一般。把平日厭惡女子之心，打消了個淨盡。漸覺天色已晚，攜了琴燕，便與二女訂了後會，起身告辭。猛想起還忘了問二女的名姓，重行請問。二女道：「我姊妹負罪避禍，暫時出處姓名，不願告知。總算比你年長幾歲，不妨以姊弟相稱。且等時機到來，再行詳說罷。」紀異心直，便不再問。長女便命醜女送出。這次是紀異在前行有數十步，不見醜女跟來，剛待回頭去看，那盞長明燈忽又熄滅，隱隱又聞鐵鍊曳地之聲，響了兩下。紀異好生奇怪，隨口問是什麼響聲。醜女拉了他一下，悄聲說道：「這裏的故事

甚多。你不許多問。到時用得着。自會知道。我姊妹外表看似好說話。他皮氣比我。還要暴躁十倍。輕易不發。發了便不可收拾。被罰在此。幽閉多年。也是如此。我本無罪。祇爲當時她苦苦的求情。願以身代。才同受責罰。來此苦熬。如果在今日所料不差。出困之期。當不在遠。你常時來此。大有好處。要是胡亂問話。觸了我姊妹的忌諱。好便罷。一個不巧。連我也救不了你。紀異因燕兒得救。又學了古琴。已是心滿意足。聞言絲毫不以爲忤。便答道。你和那位姊妹。這大本事。住在洞中。又無人管。怎說幽閉多年。不能出困呢。醜女答道。才叫你不要問。又問。我師父現在隱居岷山白犀潭底。人雖不在此地。却有通天徹地之能。鬼神莫測之妙。不到他老人家所說日限。我等怎敢擅越雷池一步呢。說時。二人業已行近洞口。忽聞身後丁甯甯之聲。醜女大驚失色道。洞奴醒了。時機未到。恐被他追來。誤傷了你。大是不便。我去攔他。你快些上去吧。再來時。仍和今日一樣。先在上面洞口。招呼了我們。再行相見。不可輕易下來。那七個穴口。也須代我們用石頭遮好。正說之間。又聞洞底呼呼獸喘。醜女不及再說。一面揮手。催紀異急速攀縱上去。一面早回身去截。因爲舉動匆忙。返身時節。腳底下響了一下。紀異聞聲注視。是他脚底。竟拖着一條細長鍊子。醜女已慌不迭的低身拾起。往洞後飛跑下去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集分解。

